

求真雜誌

第一卷 第九期

要目

時事評論
國大後的政局展望……鶴 阜
評外長會議與聯合國大會……海 明
激戰中的越南問題……康 君

中國當前的立憲問題……陳人白

中國當前經濟改造上的社會勞動生產力與社會生產關係的問題……王亞南

兩次世界大戰比較觀……劉少嚴

第二次世界大戰幕後秘密的暴露……仁昌譯

論憲法的本質……斐迪南·拉薩爾講
雙山譯

從網球場到巴斯狄爾(法國革命史之一章)……西岑譯

廣東現狀(特約通訊)……江明蔚

求真雜誌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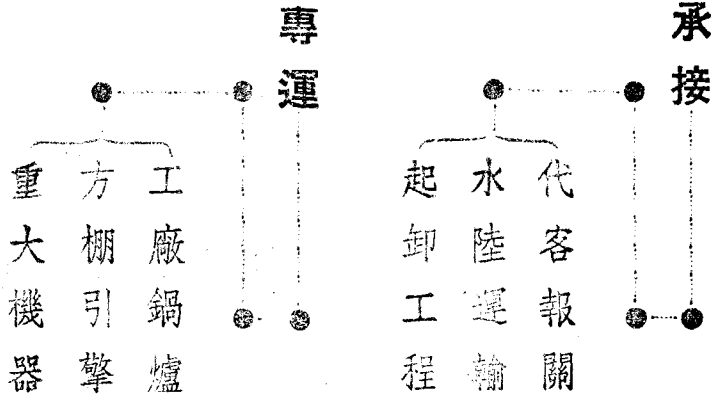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一日

華 富 運 輸 行

HWA FOO TRANSPORTATION CO.

電
話

九 九
七 六
七 五
二 四
七 二



事務所：漢口路四五五弄五號

Established in 1917

報 論 評 氏 勒 密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has earned a recognized reputation for its progressive and impartial views, unexpurgated news reports, and fair, unbiassed reviews. Stay up to date by regularly reading China's oldest and most popular English-language weekly, Enter your subscription today.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60 Chung Cheng Road (E),
Shanghai.

Please enter my subscription for a period of 3/6 months, for which I enclose \$

Name:

Address:

(Street)

(City)

Rates:—Shanghai & Outports, 3 mos., \$9000; 6 mos. \$17,000.

Outports (airmail):— 3 mos., \$17,000; 6 mos. \$33,000.

求 真 雜 誌

第一卷第九期目錄

時事評論

- 「國大」後的政局展望……………鶴 臯(二)
評外長會議與聯合國大會……………海 明(四)
激戰中的越南問題……………康 君(五)

中國當前的立憲問題……………陳人白(七)

中國當前經濟改造上的社會勞動
生產力與社會生產關係的問題……………王亞南(四)

兩次世界大戰比較觀……………劉少嚴(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幕後秘密的暴露……………拉爾非·格拉罕著
仁 昌 譯(元)

論憲法的本質……………斐迪南·拉薩爾講
雙山譯(四)

從網球場到巴斯狄爾……………米 涅 著
西 岑 譯(四)

中國農業的階級構成(二)……………天野元之助著
李 炎 彬 譯(六)

大 壩 樓……………巴爾扎克作·謝均譯(七)

廣東現狀……………江明蔚(七)

時事評論

『國大』後的政局展望

國民黨政府所召開的『國民大會』，經過一月餘的表演，已於十二月廿五日閉幕；而它所一手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經過一番戲劇式的爭論後，亦已於該『國大』會議上獲得了『順利的通過』，只候卅六年元旦正式公佈；此外，『國大』還通過了一種『憲法實施程序案』；——這一切堂皇而莊嚴的表現，似乎『一黨專政』即將終結，『實施憲政』、『還政於民』，即將開始；我們這個長久陷於野蠻黑暗而多災多難的國家，似乎快要踏上現代所謂憲政的軌道了！

但另一方面，同國民黨政府處於對立狀態的共產黨，不僅對於前者所召開的『國大』及其所通過的『憲法』，堅決予以否認，而且還毫無顧忌地加以猛烈的抨擊，它說：『整個『國大』就是一個大騙局……歸根結蒂就是一黨包辦的非法國大，并以這樣的國大所通過的『憲法』來使他的獨裁合法化，來使他向民主政黨取政治進取時有新的本錢。他們以為得到合法化的獨裁政權，不但便於取得美帝國主義的幫助，使美帝國主義便於給予幫助，而且將給他們今後進行更殘酷內戰以合法的根據……』（見『羣衆』第十三卷第十期梅意之『一幕大騙局』）。由這種毫無顧忌的猛烈抨擊看來，似乎我們這個國家不但談不上憲政，就是最令人人民感受痛苦，日益陷人民於水深火熱中的國共混戰，也將繼續拖延下去的哩！

可是，在人民大眾方面，對於當權政黨所召開的『國大』及其所通過的『憲法』，以及所宣告將要開始的『憲政』，根據過去的經驗與當前的事實，固然不會懷抱若何幻想；但對於當權黨和共產黨的繼續進行毫無出路的內戰，却更為深惡痛恨，更澈骨地感到再難忍受下去了！

國共兩黨的內戰，不但人民大眾已深感再難忍受，就是國共雙方本身對這種戰爭也快臨到山窮水盡了。從國民黨方面說，戰後一年餘來，在軍事上確已獲得了巨大的勝利：它已從共產黨手裏奪取了許多最重要的城鎮和交通線，在華北和東北建立了根基，并給共產黨以極嚴重的打擊。可是，它還沒有因此解決了問題。相反地，國民黨雖在軍事上對共產黨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和優勢，但它無法根本摧毀後者的力量，尤其在政治的統治上愈來愈趨於腐敗與無能，由於戰爭可怕的不斷破壞與損耗，使其統治下的經濟危機日趨嚴重，人民的痛苦和反感日益加深，——如果照此繼續下去，勢必釀成國家整個經濟的大崩潰，人民大眾的大騷亂。這種橫在前面的嚴重威脅，不但已為許多敏感的觀察家所指出，就是國民黨當局對此也并不是毫無所知，它之屢次宣示對共產黨問題願以『政治解決』，便是這一可怕弱點的表露。

關於共產黨方面，它在軍事上無疑地已經遭受了不可挽救的嚴重打擊；它在華北和東北已失去了重要的城鎮和連絡線，軍隊也已經大大地被削弱了。它現時雖然仍能盤據廣大的農村，不斷進行游擊戰來破壞國軍的交通網，威脅後者所據的城鎮，消耗其實力，——但這一切都無法解決橫在它當前的嚴重問題。因為共產黨在軍事上之不斷遭受慘敗，不但大大降低了它在政治上的地位，而且深刻地動搖了它的

內部基礎：它的黨員羣衆和軍隊必然已或多或少喪失了信心和鬥志；它統治區域內（所謂『解放區』）的廣大農民羣衆，在不斷的徵兵徵糧之下，尤其在不斷失敗所招致的生命財產的死傷和損害之下，（人們還應當注意：共產黨所控制的農村區域是最爲落後而貧乏的），更一定陷於異常痛苦而對它逐漸發生反感，乃至怨恨；——這情形如果繼續下去，也勢必釀成各種各式的分化和倒戈，走到不可收拾的混亂局面的。關於這一點，很少有人指出，但敢於面對事實而懂得農民羣衆運動在失敗狀態中必然發生的邏輯後果的人，是不難理解的。共產黨之始終要求『全面停戰』，要求『和平』，要求『協商會議』之類的手段解決國共糾紛問題，其秘密即在於此。

由上面所敘國共各自所處的困境及其內部所醞釀着的深刻危機看來，它們現時雖處在完全敵對的軍事狀態裏，但在不久的將來，『和平談判』還是要恢復的。十二月十八日美國杜魯門總統的『對華聲明』，就是國共將重新恢復和平談判之一種預告。大家都知道，國民黨政府的國際靠山是美國，而共產黨的國際背景是蘇聯。蘇聯和美國的關係，近一年餘來曾陷於極緊張的狀態，似乎大有走向公開決裂之勢。但最近在紐約所召開的四國外長會議和聯合國大會上，克林姆宮主人已大大地表示讓步，同時美國亦不願『逼人太甚』，立刻掀起戰爭，所以暫時將國際的緊張局勢緩和下來了。這種情形反映到中國，便將是『國共和談』的重演。

但根據過去的經驗與當前的事實，國共和談則令在不久的將來恢復，其前途仍是不許樂觀的。這與國際的緊張局勢暫時獲得緩和而不許樂觀，是同樣的邏輯。因爲國民黨方面既牢不可破地要『整編』共黨的軍隊和恢復『解放區的秩序』，以完成其『統一的民主國家』；但共產黨方面，却死死要保持它的武裝勢力和『地方民主政權』，以此達到『民主的統一』；——國共兩方面的這種根本矛盾，無論外來的『特使』或國內的『第三方面』，都是無法予以解除的。過去將近一年來的歷史經驗已充分說明了這點。馬歇爾特使雖一時爲國共雙方所倚重，甚至爲共方譽爲『和平天使』，但結果却使得已經成立的許多『協定』都變成了廢紙，徒然贏得了『偏袒使者』的雅號。至於『第三方面』呢，在和談的過程中便向兩極分化去了。在未來的和談中，難道會產生什麼新的奇蹟嗎？！

我們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和利益上，認爲國共間的內戰是必須予以終止的。但我們不幻想什麼外來『特使』或『第三方面』能合理地終止這一戰爭。我們認爲只有人民大眾自己覺醒過來，組織起來，用自己的力量來干涉這一戰爭，來澈底解決國家一切根本問題，因而解決國共間的矛盾問題，才有可能。

假如國民黨政府當局現在所通過的『憲法』，所準備開始的『行憲』，不是像共產黨所抨擊的『是一個大騙局』，它就應當讓人民獲得必須的民主自由，讓他們在民主自由的活動下團結起來，形成一種真正的民主力量，那時對於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和『解放區』，即無須國民黨『代勞』，自會獲得解決而完成『國家的統一』的。另一方面，假如共產黨真是尊重人民的民主權利的話，則它統治下的『解放區』就應首先實行民主，解除一切思想上的統制，放棄它自己的『一黨專政』，讓人民自由去認識各方面的政治主張，讓他們與全國的人民大眾在思想和組織上自由地聯繫起來。到了這時，國民黨的獨裁，也就自然被消解，『民主統一』的道路自會呈現在我們面前的。話雖如此，但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不會自動放棄它們現有的成見和各自在其統治區內的特權的。因此，今後國共兩黨的『打打談談』和『談談打打』的僵局，還得繼續下去，中國的混亂和災禍還要繼續加深！然而人民大眾的容忍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我們深信：在未來的歷史階段中，人民大眾在忍無可忍的逼迫之下，是會逐漸地覺醒過來，在一個新的旗幟之下團結起來，形成真正的第三種力量的。也只有到這時候，中國才能從現在的無比混亂，災禍和黑暗的深淵中脫離出來，走向真正平等自由與和平的大道。

充滿了戰亂與災禍的一九四六年已走到了它的終點，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大眾，尤其是當中的覺悟份子，在一九四七年開始自動團結起來，形成名符其實的『第三種力量』，準備以自己的力量去解決自己和中國的命運問題！（鶴皋）

評外長會議與聯合國大會

巴黎和會結束之後，國際上又有兩大會議開幕，即、外長會議與聯合國大會，現在這兩個會議也閉幕了。國際輿論又興起一種新的「樂觀」和幻想，人們認為即使這些會議不能盡如人意，但也算獲得相當良好的結果，而在這些結果上，就可以建築起和平的大廈來。現在我們試檢討一下這些會議有否造成「永久和平」的什麼「進步因素」。

四國外長會議的主要任務是批准五國和約和商討對德和約之基礎。這會議的性質和作用本身已構成國際政治的一個諷刺，巴黎和平會議大多數通過的「和約」却還要經過四個強國最後任意的修正和批准，而對德和約則一定要事先由四強幕後預定，這還算什麼「人民世紀」和「民主世界」？這不是赤裸裸的強權政治，或寡頭政治麼？在討論五國和約的過程中，當然只不過將巴黎和會中的爭執搬到四強的圓桌上來排演而已，結果莫洛托夫還是屈服（或為了外交的體面，稱之為「讓步」），特港和多瑙河航行自由問題，多份照英美的要求解決，不過關於後者的實施，因為牽涉到廣泛的政治經濟的影響，故尚有待於未來國際會議的具體協商。德國問題則拖延到明春的莫斯科外長會議解決。

至於聯合國大會的成就，據大公報紐約特派員十二月十六日的專電總括五點：一、裁軍，二、否決權，三、西班牙問題，四、託管，五、聯總。這裏所提的只是會議的「成就」，牠的顯著的失敗當然沒有提到，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面就要指出。

大家公認裁軍是這次聯合國大會的最大成就，我們就從裁軍說起。最初提出裁軍的是克林姆宮代表，這個裁軍的提案特別着重於原子彈的廢棄，所以立即引起美國代表康納利的「率直」批評，他認為「蘇聯之裁軍計劃，過於狹窄，其目的似為排斥原子彈，並將裁軍問題移交安全理事會，然後遇有不合其意者，即利用否決權作「原子彈」加以打擊。」康納利於是鄭重聲明：「美國反對任何國對於裁軍方案所規定之國際管理及監察，行使否決權。吾人並不欲再將此事移交安全理事會，受漫無限制之討論。而且蘇聯所主張禁用於戰爭者，僅為原子彈而不及於火箭，毒氣及其他具有大規模破壞性之武器。就常理而論，死於毒氣者與死於原子彈者，同樣不可復活」（聯合社二日電）這裏暴露了雙方的裁軍動機，克林姆宮對於原子彈秘密的特別着重證明：不久之前史大林答英國某記者時肯定蘇聯已有原子彈，是一種外交的謊言。克林姆宮仍在害怕原子彈，而且最重要的，蘇聯的經濟機構再也不能支持龐大的佔領軍與愈來愈緊張的軍事威脅，牠需要休息，需要消費品，需要美國的大借款來緩和國內的危機。美國當然在克林姆宮表現最害怕時，把原子彈的秘密把握得更緊。「裁軍嗎」？美國問，「好的，必須得真漂亮一點，什麼武器都要裁，不僅限於原子彈，而且還必須把否決權打破，這就是說，把最後的決定權操之於多數，也就是美國之手。」克林姆宮立即聲明牠也主張其他武器同時要裁，而且經過一番無效的爭持之後，也同意把否決權排於裁軍機構之外了。跟着討論與裁軍有密切關連的調查國內外駐軍問題，莫洛托夫儘主張調查國外駐軍，因為他會主張儘速撤退國外駐軍，以減輕蘇聯的負擔，但對國內駐軍，他則反對加以調查，因為「此舉不過為轉移非敵國境內軍隊調查之視線而已。」而且他還特別着重指出「軍隊之調查應包括一切武器，尤其是原子炸彈在內。」（法國新聞社紐約九日電）

英國代表蕭克洛等立即勸莫洛托夫「為世界和平利益計，放棄其孤立政策與秘密。」英國為了安慰莫洛托夫，「原則上贊成蘇聯主張一切兵器及戰爭工具均應調查。」但這不是「美國有被迫立即宣布原子彈秘密之危險」麼？英國代表團又安慰美國代表說，「美國可以利用其在安全理事會之否決權阻止其發表。」但美國代表則不以為然。（路透社十一日電）這宛如在捉迷藏，國際外交的遊戲技藝已登峯

種外交騙術使莫洛托夫放棄國內秘密。美國則連這種騙術也不贊成，為的是恐怕萬一侵犯了她的原子彈秘密。結果大家決定：「調查軍隊問題交安全理事會處理。」這就是所謂裁軍的全部結果；通過了包含上述幾點的一個空虛無力的決議案。但為什麼牠值得資產階級新聞記者如此誦揚呢？因為「蘇聯欲立即揭開原子炸彈之秘密，奮鬥已久，未獲成功。」而且莫洛托夫還「談了步」！

彷彿和裁軍的喧嘩開玩笑似的，伊朗政府在「英美支持之下」向亞爾拜然省及寇特省的民主自治政府進攻，克林姆宮的大聲恫嚇也失去效力，伊朗迅速「統一」起來了。這可以精確地稱之為裁軍爭執之會外試探，結果證明克林姆宮確乎具備了「退讓」的前提條件了；誇張的強國姿態與貧乏不安的國內經濟狀況顯出巨大不相稱。無怪有些美國人憂傷地警告，不要過份樂觀，「各國仍舊繼續備戰，美、英、加三國統一武器已經不成其為秘密了，美國海軍的南極探險一方面作為科學研究，一方面却在搜求鈾的原料，美國陸軍剛試驗過新的火箭式飛機，最高速度，比音響速度還要快。防禦太平洋的措施，並未鬆弛。」（大公報紐約特派員十二日發專電）那末，這次裁軍的最大成績也不過是裁去了蘇聯在伊朗的勢力圈和史大林那個虛構的原子彈而已。不是莫洛托夫取得美國的原子彈秘密，倒還是美國取得了蘇聯沒有原子彈的秘密！於是莫洛托夫的裁軍和「妥協」造成了美國更大戰爭威脅和外交攻勢的新陣地！這已不是新鮮的真理了；裁軍是各國軍事，政治和經濟弱點的互相暴露，因而是各國參謀部提出軍事預算和戰略佈置的較驗機會，在這個意義上，牠只是走向戰爭的一個步驟。所以列寧稱之曰：「騙人的幻想。」

除了這項最重要的裁軍決議之外，還有下列幾項值得「誇耀」的成就：

「西班牙問題——聯合國秘書各會員國一致召回駐西使節」。這個決議只引起了佛朗哥的冷嘲熱罵。

「否決權——五強都反對根本改變，但仍然」要求五強在商議時，盡力設法使否決權的運用不致妨礙安理會迅速獲得決議。」但，唉！人們忘記了：否決權的目的就是「妨礙」獲得「任何重大」決議「呀！」

「託管——這個問題最不圓滿，只解決了一半。」只把幾片最無爭執的土地確定，而大部分殖民地和根據地的處置則毫無結果。（括弧內之文句均引自大公報紐約特派員十六日發專電）

這就是聯合國大會的成績。再說一句，如果稱得上成績的話，就是英美帝國主義從蘇聯方面得到更大的，出乎意外的讓步。我們對這種成績沒有絲毫理由「樂觀」！（海明）

激戰中之越南問題

在今年春間表面上沉寂了的法越衝突，又因上月下旬法軍之佔領諒山和海防而重新尖銳化了！現在，正當法國社會黨單獨組閣告成之日，新任殖民主義部長「社會主義者」莫戴，正連同高級專員達仁里歐飛赴越南，以「保衛法國之權益」；而各地的法軍也在急調增援，大規模的戰事正在如火如荼中。我們站在被壓迫民族的立場上，對於自稱為「社會主義政府」的勃魯姆內閣這種帝國主義行徑極表憤懣，而對於爭取民族解放的越南人民則寄予無限的同情和關切，那是無庸諱言的。

法國在這次大戰中，本來已經一敗塗地了。當時的維希政府雖會一度討好日本，得以在越南維持一種名存實亡的統治；但到了一九四五年三月，却給日本一手造成的傀儡政府所代替。直到去年九月，才在另一個「社會主義」的英國工黨政府底幫助下，從越南人手中重新奪回了西貢，而與當時已產生了的越南臨時聯合政府——以胡志明為首長的維明共和國——相對抗，因此形成了法軍與維明獨立軍間長期

的衝突。世界大戰給宗主國造成了無數的困難，越南就和印度、荷印、緬甸等被壓迫民族一樣地利用這困難來進行掙脫壓迫的枷鎖了！由於勒克萊的軍隊一時不能在越南重建其堅固的帝國統治，雙方便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在河內簽訂了初步的協定，法國承認越南共和國為自由國家，並宣稱將以全民投票來決定交趾支那的命運；越南人則要求法國保證越南在五年之內完全獨立，屆時法軍完全退出。但事實上法國絲毫無意放棄在越南的宗主權。此後數月的談判，都因法國所提要求過於苛刻而擱淺了（如由法國主持外交和各省政府首長、劃軍區駐防法軍及越南南北分立等）。半年之後，才簽訂了胡志明認為「聊勝於無」而為其他領袖所不滿的臨時協定，法國再度發起停戰，保證交趾支那的民主自由，並釋放捕去的安南愛國志士等。

但這種協定只能對法蘭西帝國有利。牠給予達仁里歐準備的時間，以便重新奪回大戰中失去的屬地，維護法國帝國主義者的經濟權益，而在法國人民及各國面前挽回一點威望。這種協定之只能成了具文，不但不給越南以獨立，反而不斷引起紛爭，原是很明顯的。因此，儘管法國官方的報導如何有意掩蔽事實的真相，彷彿這次衝突的擴大完全是越南軍隊的挑釁和破壞協定所致，但美國太平洋關係研究會的調查報告書總是比較可信的，牠指責「法方殊少行動以履行其三月六日與維明共和國簽訂之協定。……法方近雖准許交趾支那自治，但迄今為止，該區政務發展，殊少直接關懷土民利益者。」（合衆社十二月十五日電）而第二天時代日報刊登的「法國與維明的談判」一文則更進一步指出，諒山海防之戰是由於「法國當局違反臨時協定而企圖在海防設立其海關行政，並控制當地的對外貿易。」

在這衝突擴大之前，法國的統治者曾企圖使交趾支那脫離維明，使後者喪失了牠的麵包籃後，在飢餓的壓力底下屈服。因此，海防河內戰事發生後，不久即蔓延至西貢，而馬上為法軍所控制了。此外，「交趾支那發生暴動，柬埔寨亦有不靖」。戰事愈來愈愈日熱化，法軍出動所有的精銳武器，以噴火式戰鬥機、轟炸機和坦克車助戰，到處進行掃蕩工作，傘兵等也在急速增援中。

以「社會主義」自居的勃魯姆內閣，登台第一天便遭逢了這種決定性的試驗，歷史太太未免太善於惡作劇了。他們爲了法國二百萬族的利益，不能不違背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憲草中不採取壓迫殖民地政策的這一諾言，而勃魯姆本人也在國民大會發表聲明，「重申殖民地部長莫戴在三日前所主張的政策，簡言之，即勃魯姆內閣將保留法國的權益，並保護法國的屬地。……政府之兩種舉措，已在議會引起良好印象：其一，勃魯姆總理與駐越南法國高級專員達仁里歐意見完全一致；其二，勃魯姆派遣法國二次世界大戰名將勒克萊將軍至越南主持機宜。」（法國新聞社巴黎廿三日電）同時在眾議院開會討論預算中，也批准明年最初三月的軍費預算爲四百一十億法郎，這數目之所以「未較本年度減少，良以越南局勢不靖故。」而在第二天舉行各政院第一次會議時，另一位「社會主義者」賈賽甚至「對於戴高樂將軍共和國」的首腦們却採取壓制的手段。（如時代日報載路透社巴黎十二月七日電稱：「法國民衆不滿政府這種帝國主義行徑的抗議，「民主以抗議越南戰事之再起，爲警察當局所禁閉，有十七人因分發傳單被捕。」便是顯例。）

這些鐵的事實暴露得太清楚了：社會黨繼承皮杜爾的衣鉢，登台第一天就現出了資產階級備僕的虛山，什麼「社會主義」、「自由平等」的外衣，都給殖民地人民的血跡染得腥臭和醜惡不堪了！

再從另一角度來看，維明共和國的上層領袖們也在事變的光照下顯露原形了：這批「英雄們」過去在敵人發生困難時極力追求一紙無保障的「協定」，讓敵人渡過了難關，準備好進攻；自己反而沾沾自喜，以爲這些協定就是「維明共和國和法蘭西民主國的偉大結合」，以爲從此便可相安無事，甚至以解散越南共產黨來討好敵人，向民衆們散布和平的幻想，使他們不及充分準備應付必然發生的事變。不但一開始就採取妥協退讓的政策，不斷地要求「談判」或請敵人「派代表團來越南調查」，即在敵人有意地着着進攻，留巴黎之維明代表團團長「以公開信致維明總統胡志明，要求採取更有力之政策，以保維明主權」的時候，這位「領袖」還反而在報端發表一文，盛讚勃魯姆之出任艱巨，對其最近發表之論文表示滿意哩！再沒有比這更可笑和愚蠢的例子了！

今天，法越的衝突正在擴大和惡化中。維明政府目前的上層領袖們固然無力採取更有效的方法去抗拒顯然佔優勢的法帝國主義的軍隊，而「社會主義」者的領袖們的武力鎮壓也是不能解決越南問題的，這一點連勃魯姆本人也公開承認了。能够真正解決的只有：立即撤回法國的高級專員以至一切軍隊等，由越南人民自己舉行全越南人民的投票，選舉代表成立獨立國！此外，一切的高壓或欺騙都只能加強越南人民的反抗而已。（康君）

中國當前的立憲問題

陳人白

——評『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

我國的立憲運動，自戊戌發動到現在，已將近半個世紀；即以辛亥革命後民主共和國成立來說，也已經過了整整的三十五年。可是，我們這個國家還遠沒有接近憲政。雖然在這將近半個世紀的當中，曾經頒佈了好幾個所謂憲法和約法，但那些『憲法』和『約法』不僅絕非由人民選舉的代表所制定，沒有能表現人民的要求和利益（辛亥革命後的『臨時約法』除外），就是那些被公佈的『憲法』和『約法』中的條文，也從沒有一條付諸實施，永久只是一些極帶諷刺性的紙上空文而已。因而中國近半世紀以來的歷史，仍然是繼續過去傳統，充滿了野蠻與黑暗的歷史；君主專制、總統獨裁、軍閥割據、一黨專政、交相遵遞；最高的統治者肆意妄為，其屬下的軍閥官僚橫行無忌；而人民大眾則陷於牛奴隸的慘境，備受蹂躪，任聽壓榨；所謂『無法無天』，正是我們這個國家的真實寫照。也正因此，我們這個國家便成了先進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異常藐視和猛烈侵略的逐鹿場！

固然，我國所以長期陷於如此野蠻和黑暗狀態，自有其更深遠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根源；但在民主共和的名義之下，竟沒有一部像樣的憲法可資遵守；甚至統治者們親手所公佈的『憲法』或『約法』也完全視之爲具文，這不能不說是我們這個國家的野蠻落後之最露骨的表徵，是我們這個『中華民國』之一種最惡毒的諷刺！

現在，國民黨政府當局在國內外的情勢壓力之下，已被迫宣示要『實

施憲政』、『還政於民』了。因而於十一月十五日召開了它自己的『國民大會』，並且將它準備及宣傳已久的『五五憲法草案』，經過最後一番修改（所謂容納政治協商會議的意見）繕成爲『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正式提交『國民大會』，請其『討論通過』了。就該『國民大會』半個月來對於『憲法草案』討論的情形看來，雖然有種種戲劇式的分歧意見，但在國民黨最高當局的壓力之下，將依照原修改草案通過是無疑的。

但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這次所召開的『國民大會』及其所提出的『憲法草案』已經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反感和批評，尤其是共產黨公然站在反對的地位，堅決表示不承認國民黨這次所召開的『國民大會』及其所提出的『憲法草案』，光就這一點看來，這次的『憲法草案』即令通過，仍是一個問題。何況全國人民大眾還遠沒有表示他們的意見呢！

我們站在人民大眾的觀點和利益上，對於現時正在召開的非由普選產生的『國民大會』及其所討論的『憲法』本身，固然感不到興趣；就是國共兩黨對於國大與憲草的爭持，也覺得同人民的真實利益很少關連。但我們始終認定：在現階段的政治局勢下，召集一個普通選舉而具有全權的國民會議來解決國家一切重大而迫切的問題，（連制定一種能表現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憲法在內），在客觀上是十分需要的。關於這方面的意見，我們在『論國民會議』一文中（求真一卷第七期）已頗爲詳盡地敘說過了。現在人們既已將『憲法』正式提出於議事日程，我們就乘着這一機會專將立

是問題以及關於憲法本身問題才略力抄譯，並形修正在許謠中留憲法草案來略予批判吧。

立憲的意義與憲法的本質

立憲或制憲，人們往往以此為一種獨立的政治範疇，其實這不過是近代民主改革運動在法律上之一種具體的最高的體現。假如沒有民主的改革運動或民衆的民主要求，所謂立憲或制憲是無由產生的。換句話說，立憲或制憲乃是民主改革運動的一種產物，沒有人民大眾的真正民主改革運動，就不會產生適合於民衆需要和利益的憲政。為要澈底明瞭這一點，先讓我們從憲政所依據的憲法的本質上來略微探討一番。

究竟什麼是憲法？或憲法的定義為何？布爾喬亞的法理學家或憲法學家們，對此曾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例如：麥因托息（James McIntosh）說：「憲法是指規定高級官吏的最重要權利和人民最根本特權的成文或不成文法律的全體」。庫里（Cooley）則認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律，它包括建立政府的原則，規定主權權力的劃分，并指定那一種屬於那一機關以及行使的方法」。而波果德（Charles Bogard）的主張是：「憲法是規定政府組織，以及決定個人或法人對於國家的關係的根本法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從這些法理學家們對憲法所下的定義看來，不但使人們對憲法得不到一個明確的概念，反而愈益感到模糊和混亂。因為他們之對於憲法，全是將它孤立起來專從形式上去判斷的。所以他們的判斷不僅陷於形式主義，而且當是膚淺、片面和機械的。固然，從形式上看來，「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律」，「是規定政治組織，以及決定個人或法人對於國家的關係的根本法律」，乃至是一切普通法所由規定的根據。然而這種形式上的定義，遠沒有能體現憲法的本質。因而對於憲法得不到一個明確而深切的觀念。要想深入憲法的本質，必須從憲法與社會的關係上去探

討。

憲法也同其他的社會上層建築物一樣，是由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上各種社會力量的相互關係，即各階級的相互矛盾所產生的。而現代的所謂成文憲法，正是資本主義發生和發展至一定程度後諸種社會力量相互矛盾相互爭的產物。拉薩爾早已說過，憲法的本質即包含在「各種社會力量的相互關係之中」、「國王」、「貴族」、「銀行家」、「工業家」、乃至「文化和傳統」，都各自是「憲法的一部份」（指一八五〇年的普魯士的憲法）。「國家的憲法，就是實際存在於那一國家的各種力量的關係」。這些力量的真實關係寫在紙上，賦予以文字的形式，且一經如此這般寫成之後，它們便不再簡單地是力量的真實關係，而變成為法律，司法的規條，誰要反對它們，誰就得受處罰了」（以上均見拉氏一八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在柏林「論憲法本質」的演辭）。【編者按：拉氏該演講詞已譯載於本期，請讀者參閱。】我們由拉薩爾這一正確的解釋，對於「憲法是什麼」一問題，便可以得出一個明確而深切的答案或定義：憲法的本質就是社會各種力量（即各階級）的真實關係；這「關係」表現在習慣上為政府機關所採用，為人民所容忍，以行使其職權及對於人民的統治，就是所謂「不成文憲法」；如果這「關係」以一定文字形式表現在紙上，來規定政府的職權與人民的關係，便成為「成文憲法」。我們現在所謂立憲政體的憲法，當然是指成文憲法而言。但凡是成文憲法對於政府的組織，職權及其與人民的關係，或政府的「權力」與人民的「權利和義務」等等之規定，倘使離開了現實社會的各種階級力量的相互關係是無從理解的。

如果我們將前面對於立憲和憲法問題所說及的再加以分析，便可以得出左列的幾個基本概念：

一 所謂立憲或制憲，是近代資產階級性民主改革運動在法律上之具體的和最高的體現。而這體現的書面形式就是憲法。

二 憲法的本質是一定社會經濟基礎上各種真實的階級力量的相互關係。而成文憲法，乃是將這種「關係」填寫在紙上。某一成文憲法是否含有進步意義，就全看該憲法是否體現了所在國家的進步的社會力量之意志和利益來決定。

三 各種社會力量的相互關係，因各個國家歷史發展條件的不同，從而各國的憲法亦表現出或多或少的差異；即在同一國家內，由於社會各種力量間的關係常發生變動，從而其憲法本身亦常發生變動，如憲法之訂定、修改、乃至廢止與重訂等等。因此，所謂「一勞永逸」或什麼「天經地義」的憲法是不存在的。

四 一國憲法之是否符合於民主的利益，則是否體現了民衆的意志和力量，又必須以該國的民衆力量之生長和鬥爭的成果來決定。如果民衆的力量壓倒了統治階級，可能產生一部進步的民主的憲法；反之，如果統治階級仍能抑制民衆的力量，它即令爲某種情勢所迫而不得不「自動」頒佈一種「憲法」，那時這憲法仍然是以鞏固統治者的地位爲目標，是反動的，有時甚至是專爲了某種特殊目的的一種掩飾物或應急劑，因而往往成爲憲法的諷刺圖。

五 凡是現代含有進步意義的民主憲法，絕非由統治階級的「自動」頒佈，或恩賜而來，而是民衆在政治鬥爭中達到某種勝利的成果。從這一點說，一個國家實施憲政所憑藉的憲法，乃是以立法的手段，記錄和鞏固在實際政治鬥爭中所已經獲得的成果。

六 因此，一個國家要想在政治上脫離野蠻的專制狀態，獲得一種民主的憲法來實施憲政，就只有發動人民大眾的力量，由民衆自己在政治鬥爭中去爭取。換句話說，只有民衆自己的力量壓倒了統治階級，社會力量的相互關係起了決定的變化，民主的憲法及民主的憲政才有被制定和實施的可能。避開人民大眾的民主鬥爭而希望上層頒佈民主憲法，實施憲政

，不是空想，就是投機，或是一者的混合物。

只有明白了以上的幾個基點，才有可能理解近代立憲的全部意義，理解憲法和憲政在各國發生、發展及實施或流產的種種不同的關係和原因。也只有如此，才能從布爾喬亞的法理學家們對憲法所散佈的迷霧中，判別各種憲法所含的某些真實性和虛偽性或進步性和反動性，因而獲得制憲的智慧和藝術。

如果從西方先進國家的憲法史看來，可以發見兩個最基本的方向：一是由革命的勝利產生了憲法，一是因革命的失敗而頒佈了「憲法」。前者以美國獨立勝利後及法國大革命勝利後所產生的憲法爲代表；後者則以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後的普魯士憲法爲典型。革命勝利後的憲法，由於社會各種力量的相互關係起了決定的轉變，所以大致能體現當時人民的某些意志和利益。即大致「是以法律的手段，記錄和鞏固在實際政治鬥爭中所獲得的成果」。而革命失敗後所頒佈的「憲法」，雖然形式上也表示統治者的某些讓步，但實際上總是「以法律的手段來重新鞏固統治者的地位和權力的」。

再如果就憲法本身的歷史作用說來，資產階級初期的憲法是為了奠定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秩序（主要是保護私有財產的神聖權），是歷史進步的因素。但當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時，不管憲法經過若何修改或表現怎樣的民主，它已逐漸變成抑制下層羣衆的更民主的要求而失去其進步的意義，變成爲歷史發展的障礙物了。

在落後國家裏，憲法常表現一種畸形、短命乃至諷刺的形態。一般地說，落後國家由於歷史的綜合律，資產階級性的憲法絕不能有一種常態發展表現，因而它們也就不能有一個實施憲政的歷史時期。因爲在落後國家裏，當社會各種力量的關係沒有發生決定性的轉變時，根本不會產生現代民主性的憲法，即令產生了，也絕不會見諸實施。但當社會力量的關係

已發生了決定的轉變時，所謂民主的憲法便已過了時，一種更高級的社會主義的憲法將起而代之了，——俄國的情形便是一個典型的先例。

中國制憲史上的一點教訓

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過，中國直到現在還不會施行過任何憲政，但我們確曾頒佈了或制定了半打以上的『憲草』、『憲法』和『約法』之類。這些個『憲草』、『憲法』和『約法』雖然極帶調劑性，可并不是沒有一點教訓意義的。

滿清在其末年曾經頒佈過兩種『憲法』，即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廿七日公佈的『憲法大綱』與辛亥年九月十三日宣佈的『憲法』十九條。『憲法大綱』的頒佈，是清廷經過八國聯軍的致命打擊，簽訂了辱國喪權的辛丑條約，已完全喪失了威信，并在同盟會的革命威脅與立憲改良派的立憲要求之下，爲了緩和局勢，并重新鞏固『萬世一統』的君主專政的一種詭計，它絲毫沒有實施憲政的誠意。所以，一方面在『大綱』上規定『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聖，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又規定九年的『預備期』。其結果只是促進了辛亥革命的到來。

當辛亥革命於八月在武昌發動，已席捲了整個的華中和華南時，清廷在驚慌失措之下，才臨時抱佛脚地宣布『憲法』十九條，組織內閣，表示要『實行憲政』，希圖以此爲救命圈來挽救其垂危的命運，雖然這十九條『憲法』比之『憲法大綱』有不少的讓步，但爲時已太晚了，它的命運再也無法挽救了。這第一次證明，在東方落後國家的統治階級，非走到萬不得已，乃至其命運陷於垂危的時候，是絕不肯放棄其專政，而施行一點憲政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君主專制，成了民主共和國，并制定了一臨時『約法』。這『約法』不管有若何缺點，但在中國歷史上確是一個進步，是中國民主憲法之首次露面。但辛亥革命雖已推翻了滿清，却并不會徹底改

變了當時『社會力量的關係』，換句話說，滿清專制政府所藉以爲基礎的官僚地主及買辦資產階級並沒有被打倒，廣大的農民羣衆並沒有翻身過來，所以袁世凱能依舊憑藉前者作基礎而與革命的勢力相對抗，而革命沒有成了曇花一現的犧牲！這在中國第一次證明，『民主的憲法』即令制定了，如果沒有强有力的民衆力量來支持，是不會自動從紙頭上跑到實際的生活上去的。

跟着『臨時約法』之後，由民元選舉的參衆兩院，曾推出議員三十人組織了一個『憲法起草委員會』，起草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當即所謂『天壇憲法草案』。但這草案還沒有走出憲草委員會的時候，即被袁世凱毀棄了。代之而起的，是袁世凱於民國三年五月一日所公布的『中華民國約法』。這『約法』的目的，路人皆知，只是袁世凱爲了『合法地』獲得一個專制自爲的正式總統地位，以便藉此作橋梁踏上君主專制的王座上去而已。這是中國式邦拉巴特的一幕喜劇兼悲劇的表演。

袁世凱的『洪憲』運動失敗後，『天壇憲法草案』又被那個重新恢復的『國會』搬了出來，經過了幾個月的毫無意義的爭論和修改，又制定了所謂『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但這草案的命運，仍然同它的前身『天壇憲法草案』一樣，還遠沒有獲得所謂國會的通過，而『國會』本身已在張勳所領導的『督軍團』的『獨立』威脅之下給解散了，這『憲草』被埋葬後所贏得的，僅是後來所謂『護憲』運動的招魂典禮。這也是我們歷史上離開民衆的運動而專鬧立憲把戲的一幕諷刺劇！

但最帶諷刺意義的莫過於曹錕的『賄選憲法』了。這位土頭將軍（大概是上將吧）爲了要過一下『總統』的癮，便不惜資本，賄買了一些豬仔議員，竟也製造出了一部堂皇的『憲法』來裝璜！我們這個國家真是無奇不有！

自前選總統曹錕於民國十三年被馮玉祥拘禁後，段祺瑞便乘機登上了「執政」的寶座。這個執政爲了進一步獲得一種「合法」的地位（總統吧！）起見，也曾下令組織了一個「憲法起草委員會」（以林長民爲首），又制出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但這個「草案」也同以往的許多憲草一樣，其命運只是給憲魚提供了一種食糧！

繼着段執政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而來的，是民國二十年五月國民黨所公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名義上也是由一個什麼「國民會議」通過的）。這「約法」無須說是革命失敗後所產生的一種軍事專政的裝飾品。但這個「約法」的命運同以往的許多「憲法」或「約法」是一樣的，不幸，因爲不但人民在一黨專政之下看不到它的影子，就是頒佈它的人，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十餘年來能够與它發生一點關係的，恐怕也只有那些蠢魚之類吧！

從前面所敘一連串的「制憲」故事看來，似乎我們這個國家還够稱得上是一個「憲法多產」的國家哩！四十年來，差不多每一個統治者，不論是專制君主、獨裁總統（連豬仔議員選舉的總統在內）攬權執政、乃至專政主席，都製造了一套「憲法」或「約法」出來，以資裝飾。然而越是有這大批的「憲法」和「約法」的裝飾，我們這個國家在政治上所表現的野蠻和黑暗，也就越顯得離奇古怪，越來越招致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鄙視和侵略，越來越陷人民大眾於水深火熱之中！現在差不多已臨到了最後的關頭，整個的國家再也不能照舊混下去了！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最基本的教訓：「憲法」本身不但不能單獨產生一種近代式的民主憲政，而且可以替任何可鄙形式的獨裁作裝飾物。這就充分證明：在舊社會的各種社會力量的真實關係沒有起過決定的變化之前，進步和民主的憲法是不會產生的，民主的憲政是無法實施的。因此，要想制定一種民主的憲法以爲依據來實施憲政，先決的條件是決定地改變現存各種社會力量的相互關係，此外，的道路是沒有的。

對「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的批判

這次國民黨當局所提出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既是根據「五五憲法草案」略予修改而成，那麼，五五憲草的基本精神究竟是怎樣呢？顯然地，除了將黨權黨的主義及其正在施行中的政制體現在那個憲草上外，就是確定集權的「總統制」。但這種「總統制」與西方國家的任何總統制很少共同之點。所以五五憲草的根本意義，不過是企圖將「一黨專政」的事實，用憲法的形式表現出來，藉以略事裝璜而已。

這次被修正後的憲草，在形式上確與五五憲草有不少差異，尤其對民主限制的減少與「總統制」向「內閣制」的妥協，前者較後者要進步得多；但就本質上說來，兩者仍然是屬於同一的範疇。現在讓我們將修正的憲草從幾個基本點上來略予檢討吧。

等一、憲草開宗明義第一章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爲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國」。這條除了加上「民有民治民享」幾個形容辭外，本質上與五五憲草毫無二致。像這樣地以一黨信奉的主義加在國家頭上，是全世界所有民主憲法中所絕無僅有的現象。正如大公報所批評：在現時狀況下，「以一黨主義冠諸國體，……強制人民接受這個國體，不僅欺人自欺，而且將貽紛擾於無窮」。『國大開後，憲政開始，根據孫中山先生遺教，憲政時期即還政於民。……若憲法規定中華民國是三民主義國家，則國家已不帝爲國民黨所有，將置四億人民於何地？若然，政權還來還去都是還給國民黨了。』「還政於民」，將何以自圓其說？（見十二月十八日該報社評）。此外，我們還可以說，以一黨主義冠諸國體，強制人民接受，則憲草中所規定的言論、出版及結社等基本民主自由權，特別是思想信仰的民主自由權，都無形中給抹殺了。這樣，凡是不信仰三民主義的人，都不能被承認爲中華民國的國民了。至於批評三民主義的人，更不用

說是有罪的「思想犯」哩！難道這是現代的民主憲政所能容許的嗎？！

第二、憲草第三章至第九章關於「國民大會」，「總統」，「行政」，「立法」，「考試」以至「監察」的種種規定，除了將黨權黨所一貫主張及其所施行的「五權」政制編制在這「憲草」之外，其根本用意是企圖將總統、行政院和立法院間的權力關係略予協調（就輕五五憲草而言）。但像這樣的政制，不啻比之西方先進民主國家一切民主政制是畸形的，而且其中充滿了矛盾和混亂。因為像這樣的政制，既非兩院制，也不是內閣制或總統制，真是非驢非馬，不知所云！其實，假如採取現代最民主的國民大會一院制，則此憲草中的一切矛盾和混亂就可以消解了。因為只要是真正由民主的普選而產生的國民大會，它不但應當代表人民選舉和罷免總統，而且應當對最高行政和司法人員有推舉、監督和撤退的全權，——在這種情形下，不但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可以獲得完全的統一與協調，可以避免立法、監察與考試等院之架床疊屋的累贅，（因為立法和監察既是國大應有的經常機能，而考試則只須一個簡單的委員會就够了），而且所謂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問題也就無形解決了。也許有人會懷疑，像這樣具有全權的國民大會未免太「專制」了，但人們必須注意，這樣國大的代表是由普選產生的，直接對人民負責，人民不但有權選舉他們，而且還有權撤退他們；同時，這樣的國大必須每隔兩年改選一次，使其不斷革新其成份，以便及時反映人民大眾的意志和利益。在目前我國政治上所表現的貪污橫暴與腐敗無能已達到極點的時候，除了實行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一院制外，是絕難獲得改革的。但這次的憲草竟完全與此背道而馳。

第三、我國當前民主改革任務上最爲中心且最迫切的是土地問題，即大家已經公認的「耕者有其田」的問題。因爲這一問題不獲得合理的解決，不但農村經濟將日趨崩潰，城市工商業的危機將日益加深，而且勢必引起

的這一中心問題，竟完全採取了敷衍的態度。例如憲草第十三章第一百二十九條說：「國家應使耕者有其田」。但怎樣才能使「耕者有其田」呢？憲草中却沒有一語道及。由此充分證明：憲草并不是要解決和規定國家的根本問題，只是將問題加以敷衍搪塞而已。

第四、對於國內弱小民族的問題。這次憲草中甚至完全忽視，無一語提及，以致在現時政府當局所一手佈置的「國民大會」上也引起了蒙、回、藏的「代表」們的不滿和抗議。其實，我們國內的弱小民族問題，現在已臨到一個最嚴重的階段了。不但外蒙早已宣布獨立脫離，新疆回族已屢起叛亂，（如伊寧事件）東蒙一度要求自治，就是內蒙也正在醞釀動亂之中。假如不及時對這些弱小民族問題有一合理的解決，即一方面承認其自主的權利，同時以聯邦的形式與漢族在一個國家內統一起來，則在不久的將來，定會發生不可抑制的民族糾紛；在東北至西北的邊疆上引起可怕的混亂的。從理論上說來，我們既反對外來帝國主義的壓迫，要求民族自主自決，則我們漢族對國內其他弱小民族也應該承認其自主自決的權利，——因爲只有在這個民族平等權的基礎上，才能避免各民族的嚴重糾紛而建立漢滿蒙回藏的真正合作與統一的國家。所以一個民主的憲法是必須將民族自決權規定在裏面的。

這次的憲法草案應予以批評的地方尚多，但作者爲了篇幅所限，暫止於此。最後，且讓我們將中共及民主同盟方面，關於憲法問題的意見來說幾句吧。

中共及民盟是現時公開反對這次憲草的黨派，尤其是前者更堅決宣言這次國民黨所修改的憲草是違反了協商會議的原意的。但中共及民盟在協商會議中對於憲法的意見究竟怎樣表示，我們無從知道。單就其領袖們的個別言論，（如周恩來氏在本年三月十八日招待記者時對憲法問題所發表

尤其從它們的事實表現上看來，它們與國民黨所爭持的，其主要點似乎是限於立法院與總統及行政院間的權限問題，以及中央集權與地方均權的問題。換句話說，中共及民盟，企圖擴大立法院的權力以抵制總統和限制行政院的權力，及以地方均權減制中央政府的權力。這種傾向，在防制一黨專政的觀點上說來，自然含有相當民主的進步意義，但就整個憲政的基本立場說來，中共民盟與國民黨只能算是五十步與百步之比。因為無論是中共或民盟，都不會爭取最民主的國民大會的一院制之實現。相反地，它們不但贊成兩院制，甚至主張削弱國民大會的權力，使之成爲一種無定形的虛設機關；其次，它們對於以一黨主義冠諸國體乃至五權政制等，都是原則上承認的；最後，它們對於極關重要的土地問題和民族問題，差不多與當權黨採取同樣漠視的態度，至少是它們並沒有積極地提出來使之規定在憲法上。這就給了民衆一種印象：中共民盟與國民黨對於憲法問題的爭持，似乎只是它們相互間權利分配問題的爭持，尤其在國大代表和國府委員人數多少的討價還價上，令人感到如此。假如中共和民盟要避免民衆對於它們這類的不良印象，那就必須爭取普選的國民大會一院制之實現，并堅持召集這樣的國大來制憲，即以國大本身來起草和通過憲法，將土地歸農民和弱小民族自決等重大問題，具體地規定於憲法之中。否則，民衆是不會諒解它們的。

結論

這次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就是最近兩天「國大」會議上討論的結果看來，其大體依照原修正案「通過」，已是確定的了。但像這樣通過的「憲法」，仍依照這樣的「憲法」來施行「憲政」，其後果是可以推想而知的。縱令不因此鬧成什麼嚴重的「反憲」運動，（像羅隆基氏所預示的）但這「憲法」對於我國今後政治局勢的改善是不會有多大幫助的。

要想真正解決我國目前的政治僵局，把整個民族帶到一個正常發展前途上去，只有廣大的民衆，尤其是工農大眾自己覺醒過來，自己組織起來，形成一種足以改變社會力量關係的真實力量，才有可能。也只有到那時，新的代表歷史進步意義的「憲法」，才能體現在紙上，并從紙上走進整個國家的實際生活之中。

科學的理論和歷史的經驗都教訓我們：憲法只能是社會各種力量的相互關係的體現，在現實的各種社會力量的相互關係不會起過決定變化之前，進步的憲法和憲政是無法產生的。所以現時橫在我們面前的問題，主要還是如何去改變社會諸種力量的相互關係的問題。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政治的、學術的綜合性月刊

湖北論壇

內容一般
時事批評
學術論著
外論選譯

每月一日出版 歡迎訂閱

漢口交通路廿六號湘芬書局印行

中國當前經濟改造上的社會勞動生產力與社會生產關係的問題

王亞南

一 問題的提起

關於中國當前經濟問題的解決，大家都喜歡強調『建設』，而我却認為依據許多理由，應特別強調『改造』。本來，這不單是一個名稱的問題。有不少在書名上題稱『改造』的作品，其內容却是在尙論着一般所理解的『建設』。但正惟其如此，我們似更應在建設與改造間，明確區劃其社會的本質的限界。

從本質上來區別經濟建設與經濟改造，必然要牽涉到社會勞動生產力和社會生產關係問題；一般談經濟建設，大都是從技術方面着眼，從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水準上着眼，而我們在這裏所理解的經濟改造，却不但從技術上着眼，同時還更注意技術之社會條件；不但要求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同時還更注意實現一種便於或允許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社會生產關係。但把問題從這一方面來理解，勢必要牽涉到許多不會為一般人所論及的理論上的乃至實踐上的基本問題。例如：

一 我們的社會勞動生產力與我們的社會生產關係兩者間，究竟是否適應？如其答復是否定的，認定它們早就處在不相調和的狀態中，那麼——

二 這種不調和不應狀態所由形成的癥結所在，究竟是起於社會勞動生產力方面？是起於社會生產關係方面？抑是同時起於兩者方面？如其認為兩方面都有問題——

三 我們應先從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入手？應先從改革社會生產關係入手？抑應從兩方面同時入手？假如在技術條件上，我們不能在一切場合，同時從兩方面入手，那麼——

四 在社會勞動生產力未發展起來的場合，是否能改變社會生產關係？或者反過來，在社會生產關係未經改變過來的場合，是否能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

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我們面對着當前經濟現實，所應當提出並應予以確定說明的。

現在且按照邏輯順序推論下去。

二 我們的社會勞動生產力與社會生產關係兩者間，究竟是否適應？

這個問題一提出，大家對於平素以為理解得非常到的事情說不定要發生一些疑惑。

首先，對於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本身，以及它們之間的關聯，就需要有所說明。

『社會生產力』一語，古典經濟學者特別是亞丹斯密及里嘉圖，（見『國富論』第一篇『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前面諸章。）就會應用以解說一個社會生產能力的概括水準。威廉培第及斯密，且明確的把勞動的分工程度當作生產力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但他們任何一位經濟學者，都不會

確定的包括的指出社會生產力或社會生產諸力所由形成的諸因素。直到『資本論』作者手中，我們才清楚社會生產力的大小，是取決於以次諸方面：勞動工具的發展程度、勞動熟練程度、生產組織規模、自然條件利用範圍、科學及技術應用水準。這諸多項目，比勞動方及生產手段所包者廣，而且它們任何一方面，都是要在應用中、在生產進行中、在生產過程中，才顯示為社會生產力的因素。正惟其如此，在上述諸因素，作着技術的聯同作用當中，同時就存在着與其相應的社會生產關係。

如其說，『社會勞動生產力』是到了卡爾·馬克思手中才得到科學的說明，那『社會生產關係』這一術語及其所代表的現實事象，就差不多完全是由這位作者所發現和闡明。他以為，社會生產諸力每發展到一特定階段，上述那些生產因素，就要被編組在另一特定財產狀況中，從而就要顯出不同的所有與使用的方式，而就社會生產全般講，就要結成不同的社會生產關係。這種社會生產關係的性質，原本是照應着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程度而形成，但當它經過法律化、制度化、風習化、而變成一定型的社會的存在時，它在一方面會發生促進生產力的作用，同時也會發生阻礙生產力的作用。文獻會為我們作着這樣的古典說明：『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它就跟該社會中現有的生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種關係就從幫助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了它的發展的障礙物。那時便導來一個社會革命時期，隨着經濟基礎的變化，而建築在這個經濟基礎上的巨大上層建築也或急或徐的發生變化。在一切生產力尚能充分自由發展的時候，沒有一種社會組織會事先消滅；同樣，在舊社會胎內沒有具備新的高級生產關係的物質條件以前，決不會有新的高級生產關係代替舊的生產關係。』

其次，我們即使理解了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兩者間的上述關係，把它應用到特定的中國現實的方面來，那亦是不能使人一看就明白的。

一個社會的生產力可以由一定量勞動的生產成果來測量，但因爲勞動生產物是勞動者藉着一定勞動工具生產出來，所以社會生產力更一般的是藉着勞動工具的效率來測量。如其說，任何一個社會，都同時存在着各種不同效率的勞動工具，那麼，依着生產關係照應着生產力而產生的事實，同一社會，也相應存在着各種性質不同的社會生產關係。這情形，特別像在中國當前這種過渡社會中，更會給人以極難辨識的印象。

惟其如此，如其提問到我們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是否適應，我們似乎可以同時作着極其不同或相反的解答。

從一方面看，小生產者應用簡單勞動工具所體現的社會生產力，那與買辦、獨立商業者、高利貸業者、超額地租佔有者、官僚和所謂準商奴僕奴農奴官奴所結成的社會生產關係，並不見得有什麼不調和不適應的地方，反之，甚且可以說，它們是恰好配合的。就是像島嶼般矗立在小生產大海中的若干現代機械工業，對於它們所表現的較大生產力，同時也鑲配着一列產業資本家與產業勞動者，以及襯托於他們之間的種種社會生產關係。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一個社會，在本質上只能有一種代表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像上述中國社會並存着兩種以上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事實，正暗示着新的生產力在向着舊的生產力掙扎，新的社會關係在向着舊的社會關係鬥爭，或者要求成長的新生產力，與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原有生產關係正在搏鬥。

我們由此知道，中國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分開各別看去像是調和的，但綜合全般看起來，却是極其不適應、不調和的。應生者不能暢快的生長，應死者不肯『知價』的死去。

這動盪不安的錯綜混亂局面，實在延續得過於長久了。

三 我們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

不調和現象，究竟是起於生產力

方面，抑是起於生產關係方面，

抑是同時起於兩者方面？

嚴格的講，一個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任何場合，任何地域，都調和得大衣無縫，沒有抵觸破綻，那恐怕只是推論上的一種假定的合理狀態。在現實上，歷史繼起的諸社會階段，那怕在極短暫時期內，都不會或都不可能全面的實現那種理想狀態。

但雖如此，那不妨礙我們上述社會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相適應的法則的建立，正如同純粹的水只是經過化驗手續才能取得的事實，並不妨礙構成水的氫二氧一方程式的建立一樣。而且，又正如同合乎方程式的水，只是用來測驗一般水的純粹程度一樣，假想中的社會調和狀態，正所以用來說明現實社會的不調和與矛盾的程度。

在過渡期的中國社會，如上面所說，其不調和與矛盾，是非常明白的。問題乃在這種矛盾現象形成的原因，究在什麼地方。

早在一百餘年乃至兩百多年以前，西歐學者如：孟德斯鳩與亞丹斯密等，已正確指出：中國社會的生產能力，早經發達到了中國社會政治體制所容許的極限。這即是說，中國社會的生產關係，早就成爲其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了。

這事實，本來非常明白；任何一個古舊而長期停滯的社會，都無疑是由於其社會可能而且要求成長起來的生產力，在不絕受着不良社會制度或社會生產關係的束縛與摧殘。其在中國，我們且不妨在這裏簡略追述它之所以長期停滯下來的大體經過：中國自有封建制度以來，王朝是更迭過許

多了，每個王朝的開始，因爲照例是在大兵亂與凶荒之後，都多方講求社會生產力的恢復。由於省刑罰、薄稅斂、勸工務農、以及其他種種有關獎勵生產事業方策之施行，不久，社會上各方面都呈現出一些生機與朝氣。農工業的恢復及其技術的改進，表示各種構成社會生產力的因素，都在相當程度上有了展拓的機會。可是這種展拓或「解放」一開始，原來隨着前一王朝末期社會生產力破壞而破滅的商業資本活動、官商結託情勢、以及由消費場面擴大與官僚機構擴增而導來的以榨取與聚斂爲能事的社會生產機構，也相應緊束其一度鬆弛的韜帶。結局，所謂「四位一體」的官僚、商人、地主、高利貸業者、聯同加諸社會直接生產者的殘酷剝削，又一度造出社會生產力的殘破局面。

從這裏，我們已不難理解到舊社會制度舊生產關係在如何限制和摧殘生產力，但人們仍有理由反問：一個王朝初期能解放社會生產力的生產關係爲什麼到了末期，又阻害着社會生產力呢？這是容易解說的。每一種社會制度或社會生產關係，都有它所能容允的某種程度的社會生產力，對於任何程度的社會生產力都不能容許，它本就无法繼續存立。所以，中國每度王朝末期所造成的生產力的破滅局面，往往就不但斷送了那個王朝，甚至幾乎要根本斷送那種社會生產關係本身。但因舊生產關係的歷史交代，是以新生產關係所依以建立的新社會生產力，已經在舊社會胎內逐漸孕育起來爲前提條件，在中國社會關係下，既把原來的生產力由胡亂榨取以及因此導來的大戰亂所摧殘了，於是新的社會生產關係就無法產生，只有讓新的統治者、新的王朝來恢復舊的生產關係。

上面這事實，或者這事實因以形成的基本法則，本來大體可以應用來說明近百年中國社會的動蕩情形。來說明中國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不調和情形，但其中顯然增多了一些錯綜的因素。

朝實質的社會生產關係，却並未會經過像樣的改變。但如其我們問：在以往的社會，顯然是不容許現代性的生產力的存在的，我們照前面所述，我們不是已有了相當規模的新式產業，相當範圍的新生產方式麼？如其傳統的社會生產關係阻害新生產力的存在和發展，那麼，我們現代的產業和新生產力的出現，要就是說，我們的社會生產關係改變了，否則，就是我們已經結論出來的命題，即生產關係阻害着生產力的命題，並不正確，或者竟是錯誤了。

但在這裏，我們須得把各種問題的限界區劃清楚。

第一、說傳統的社會生產關係不會根本改變，那是就它未作着歷史交代立論的；事實上，我們數千年的封建生產關係，每經一個王朝，都無疑有了不少的變改，其在社會生產力方面亦是如此。依相連續的王朝如秦、漢，如唐、宋來比較，我們當不易發現其大的差別，但若依時間距離較遠的王朝如漢、唐或宋清來比較，其變動，或者其向前擴展的程度，就顯然可見了，但所有這些累積的量變，或改進，終不會達出質變來。

第二、說未會根本質變的傳統社會關係，一直在阻害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那並不能據以斷言，任何程度的社會生產力，或任何程度的新生產方式，都不能產生。在五口通商以後，中國傳統的社會生產關係，顯然附加上一些新的因素，較具體的說，就是附加上了買辦商業金融階級的新因素。這些因素的滲透與調節作用，使原有的社會生產關係，有了較大的彈性，有較大的容許進步生產力的幅度，而這，也正好給人以中國傳統生產關係已經改變了無庸再改的外觀。

第三、說那種只改變了外觀的傳統社會生產關係，是中國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生不調和現象或矛盾現象的根因，那同時並未否認一種事實，就是，那怕在上述這種對現代性生產表示窄隘的社會生產關係下，有

說，生產技術上的不夠努力，還不能拿落後的社會關係來做口實。但是，就是技術上沒有盡到可能的最大努力，歸根結底，仍不能不說是在多方受着社會生產關係的阻制，這一點我們將在下面補充說明。

把上面三點解釋清楚，我們今後須多努力的方向，就似乎非常明白了。

四 我們應先從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

入手？應從改革社會生產關係入手？抑應從兩方面同時入手？

然而近一百年來，我們經歷現代化的全部努力，幾乎都用在社會勞動生產力的增進方面，都是用在技術方面。關於這，我在其他場合（見拙著『中國經濟原論』及『社會科學論綱』第四部）已分別提論過。在這裏，我只想在全文系統說明的聯貫要求上，順便予以解釋。

改進社會勞動生產力，使小生產變為商品生產，使獨立手工業變為機器工業，使零碎小農經營變為應用新式科學技術的大農場經營，而由是輸入外來機械、外來技工、外來科學技術……由李鴻章一直到翁文灝乃至現在的王雲五，通通是守着這種傳統的建設方針，任何一個希望中國現代化的人，都無疑是把一切改進社會生產力的措施，看為緊急要圖，但他們對於這種努力的成果的看法，却不一致：

在一方面，許多人以為我們社會勞動生產力改進了，或者生產現代化、機械化，就是整個中國現代化的成功，換言之，改進社會勞動生產力本身，就是現代化，就是現代化努力的目標。

同時，還有不少的人，以為我們社會勞動生產力改進了，機械化了，還只是現代化在技術方面的成功，真正的現代化，是要藉着生產改進去影

響、去變革社會制度社會生產關係。換言之，這是把社會勞動生產力改進，看作一個達成更富目的的手段、看作是建設或現代化的起點。

把新的、舊的、半新半舊的一切建設論者合起來，大體可以分成這兩個派別。它們有一共同點，就是強調社會生產力的改進。它們的差異點，却在前者根本不相信社會生產力以外還有什麼社會生產關係的問題；後者就認定一個社會的生產力即使改進了，它還不一定就是一個現代社會。比如，戰時美國國務院派到中國來作文化宣傳與聯繫的一些使節，他們就極力稱說德國和日本，應用了或者輸入了現代的科學技術，把它們的生產改進了，但可惜他們沒有輸入英、美的民主，致使其社會封建勢力的軍國主義者，誤用了那種機械生產，誤用了那種生產力，從事侵略而反動的戰爭。我在這裏引述他們的這種見解，只是表示上述那第二種人的看法，並不一定是「國產」，或者至少並非中國一般建設論者的「私言」。

從表面上看來，或者至少自我們認定社會生產力以外，還有所謂與其相應的生產關係這一回事的人看來，後一派的意見，當然比較正確，但自實踐的意義或要求上講，後一派的意見，也許更有弊害。

我得出指出，這種見解與前一派的見解，同樣不相信社會生產關係會阻礙生產力；不相信在發展生產力的一切阻力中，生產關係是最大最基本的。生產力發展的自然障礙，往往可以藉着技術的改進去克服，比如礦山開鑿困難、交通阻滯、動植物病害、水旱災、以及其他有關生產力遭受自然條件限制的種種阻礙，在某種限度內，是可能藉新式技術的輸入與科學知識的利用，而得到改善的。同時，有關技術科學發展方面的種種要求，在某種限度內，也可由社會有識人士的提倡和政府的獎助，而得到滿足。但我們認定並且中外歷史昭示我們：所有上述這些自然條件技術條件的改進，均只能限定在某種限度內，因為在一種舊的社會生產關係之下，不但自然條件技術條件的改進受到限制，就是已經得到了改進的結果的應用亦

要受到限制。我們百餘年來現代化努力的成果就可充分為我們說明此點。

一種且及全社會的生產力的擴展，並不是靠着好奇的模仿、靠着少數社會有識人士的提倡、靠着政府一時高興的獎助，就能成功的。它的成功，是要舉朝上下，特別是在社會政治上具有支配勢力的人們，都覺得那種成功，就是他們自身的利益，而事實也正是如此。但要使他們這樣「覺得」，使他們受到社會生產力改進的實惠，那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以當前現實情況為有利的人，如何能使他們在不同或相反的情況下，還能受到同樣利益呢？目前利用本國社會生產力不發達，而以從事買辦商業活動為有利的人，不願直接生產者的悲慘狀態，而以高利貸業與高率地租為有利的人，如何能叫他們在生產力發達的狀況下，還受到同樣的利益？從而，如何能叫他們「心悅誠服」的來贊助生產力的改進呢？不錯，社會生產力改進了，他們也許能收到同大的或更多的其他利益。但人們，特別是這一類人，是不能從眼前利害的境界自拔出來的。買辦商業活動一減少，高率利息高率地租一降低，社會生產力立刻就普遍增大起來。但買辦、地主、高利貸者乃至成為他們的化身的竭澤而漁的官吏們，他們任何一個人的活動，都是被決定於現有的社會生產關係，他們不過在那關係中發生其各別的機能罷了。因此，在他們中間，雖不乏明達之士，對於改善社會生產力、對於提倡科學、對於工業化的號召，由報以共鳴，甚至出而奔走呼號，但等到他發覺這些努力，會在某種場合，妨害其直接利益時，馬上便把議論或作風改變了。現實的錯綜利害，使他們一時強調科學、強調原子研究，換一個場合，又高揚起五行八卦了。（意識上的矛盾，正反映出現實利害的矛盾，該在如何捉弄人們！）

由上面的說明，我們應該「舉一反三」的理解到：

一 任何現代國家，其社會生產力的改進，是由於這個國家已經實現了現代型的政治，已經把傳統的社會生產關係改造過了，即使它這種生產

關係改造的澈底程度，因國而不同，因該國進行改造當時的客觀主觀條件而不同，比如就在前面提及的德、日諸國，我們如認為它的民主精神未同其科學技術方面的造詣成平行的發展，那亦是相對的說法，事實上，它們各別傳統的社會生產關係，如其沒有十九世紀以來的種種改革，它們那種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根本就不可。

二 任何國家當它進行社會生產力的改造時，固然需要改變原有生產關係，但當進行生產關係的改造時，如其同時不把舊社會生產關係束縛下待解放的生產力，利用一切可資利用的機會，使其站立起來，使其安置在成長發展中，並使附麗於這種新生產力的各種新人，變成社會的勢力者，則舊生產關係的改變，也不可能。

因此，在基本的認識上，我們儘管堅持舊社會生產關係的改造一般是新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要前提，但這種基本認識，並不妨阻我們在進行破除舊社會體制、或舊社會生產關係的同時，儘可能設法去解放、去促進新的社會生產力。

五 在新的社會勞動生產力未發展起來的場合，是否能改變社會生產關係？或者反過來，在舊社會生產關係未經變革的場合，是否允許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

依據上面的說明，我們已經承認：像中國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過渡社會，只要我們確認了破壞舊有社會生產關係，特別是打破傳統土地所有關係的重要性，我們在實踐上，對於增進生產力與破壞舊生產關係，就不但可以同時進行，而且應當同時進行。

在中國社會，舊生產關係是適應着舊生產力而存在的。由一切政治的社會的權利被剝奪了的小生產者大眾與買辦商人土豪高利貸者所結成的社會生產關係，是適應着我們那種小生產規模與低級技術條件所形成的生產力水準而存在的。如其說，生產力每前進一步，那種生產關係即會相應發生變化，並在其內部起着新陳代謝的作用，由是，生產力的增進過程，應當理解為舊社會生產關係的解體過程，或新社會生產關係的創建過程。不過，當我們這樣考慮問題時，可能使自己陷在一種不易自拔的循環論中。即如說，新的生產關係，既然只是伴隨或適應着新的生產力而產生，如其從前面所說，新生產力遭受舊生產關係的限制，不易發展起來，新的社會生產關係也就顯然無法建立。以我們買辦商人土豪高利貸者為支配階層所結成的生產關係，一直在束縛新式產業的發展，結局，代替這種不合理體制的新的社會生產關係，即允許並敦促新式產業發展的所謂市民社會關係，也就無從成立。於是，在這裏，就有兩個很本質的問題需要我們解答：

- 一 在新的社會勞動生產力未充分發展起來的場合，是否能改變原有社會生產關係？
- 二 在舊社會生產關係未經過根本變革的場合，是否允許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

這兩個問題，可以解作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最好同時予以說明。

引起這種問題的癥結，在我設想，那除了抱有成見者的曲解以外，第一可以說是由於文字上的表現，往往難得很包延很生動的體現着現實運動過程；其次可以說是由於人們還只慣於在觀念上去把握社會基本原則或其公式，而很少去體認原則或公式在現實上的應用。比如說，社會生產關係適應於其生產力而存在的這一命題，那是表明，任何一個特定社會，都各別有一作爲其發展標幟的社會生產力水準，也有與這生產力水準相應的生產關係。但是，不論是這生產力或生產關係，從一個發展歷史階段來看，

都有極大的伸縮餘地，而這伸縮餘地，還不僅是說，一個特定社會的生產力，會在這個水準上下，其生產關係會表現出許多參差不一的形態；同時，就是恰够水準的生產力，也並不一定就有一恰够典型的生產關係來與它相適應。變動不居參差互見，差不多是一切社會現象的特徵，但變動與參差應當理解為其中貫徹有一種求其適應、求其協調的作用存在，正如同經濟上市場價格對價值的差違，乃在表示市場價格動搖於價值水準上下，正所以要求適應於價值水準。

明白了這個關鍵，我們就可以把歷史上的許多成例，拿來解說前面提出的問題，然後再結論到中國社會改造上來。

先讓我們來解答前一項問題，即在新的社會勞動生產力未充分發展起來的場合，是否能改變生產關係？

我們依據許多史例，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現代，人類曾經歷過兩次極有典型性的革命，一是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一是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大革命，前一市民階級或資產階級的革命，把封建領主貴族權勢所寄托的社會生產關係根本推翻了，後一無產者階級的革命，把資產階級權勢所寄托的社會生產關係根本推翻了。這兩種革命，就我們這裏論及的問題來說，無疑都是在舊社會母胎內孕育起來的生產力，痛感到當時那種社會制度或社會生產關係的束縛，因而要求那破除束縛的結果。但顯然的，社會勞動生產力既然感受到當時那種統治的關係的束縛，自無從充分發展起來，如其能充分發展，它們也就無需打破各別的社會生產關係。法國在大革命以前，曾由路易十四、十五時代，實行過多方改良生產技術的所謂重商主義政策，就因為重商主義政策在法國推行最為徹底，而法國推行重商主義，又是從各各改進工業生產技術，以期增進對外貿易入手，所以有的學者竟稱重商主義為產業主義。法國當時產業發展情形，從下面這段文字可以推得一個大概，那是說：『在十八世

紀後半期，有許多擁有資本、機器和多數勞動者的企業，南部所設立的製造絹絲的大工廠，以及里昂地方的工廠以外，在波羅溫斯南克多克創設了許多大工廠，紗羅羅織物等開始大規模生產。科爾沙·安多蘭的鐵工場，也是十八世紀來所設立的。在鑄業方面，在政府限制和保護下，大多數以股份組織經營，有很大的發展。』產業或社會生產力的這一發展，隨在都要碰着當時貴族僧侶所支配的社會生產關係的阻礙，而感覺到這阻礙的，顯然不是新式產業或生產力本身，而為產業者或新生產力的導出者，他們會痛感到，貴族僧侶們的胡亂浪費生活，以及他們由此不合理生產所加於農民大眾或整個農村的破壞影響，所及於政治及其他方面的腐敗貪污與無效率的作用，在在皆不利於他們市民的商工業活動，他們由是覺得非推翻貴族僧侶的政治權力，決不能使他們的新興事業得到發展。這正是所謂資產階級的自覺意識，而當作一種運動、一種要求來體現他們這種意識的系統學說，在經濟方面就是所謂重農主義，在政治方面就是所謂人權主義，這兩種主義雖然不會叫貴族、僧侶覺醒過來，但却大大助長了新興市民階級的信念，並加深了他們與前者之間的矛盾，因此法國臨到大革命的前夜，儘管由路易十四時代以來在重商主義保育下發展起來的產業，已逐漸由戰爭與腐敗政治所摧毀了，即是，在這舊社會母胎內孕育的新生產力，雖然將近是『小產』了，但那仍不會妨阻推翻舊社會生產關係的大革命的爆發。

再說到俄國。俄國自彼得大帝於十八世紀初期『變法圖強』以來，發展現代性的產業，特別是在對外關係上，發展有關國防的工業交通業早經成為野心君主和醉心現代化的有識人士的強烈要求，但俄國的舊社會生產關係，比之法國還要落後，朝廷的腐敗與其由過度的榨取方式所加於農村的破壞影響，殆有甚於大革命以前的法國。因此，俄國每在對外挫敗之餘，欲圖振作，欲圖改進其社會勞動生產力，就不期然而然的要感到舊生產關係的阻礙。體現着舊生產關係解體所行的農奴解放，恰好是在克里米

戰爭失敗，開其端緒。迄至對日戰爭失敗後才有較進一步的改革（斯托列賓的改革）。但在實際上，這僅是指着積極的一面，解放農奴必須於失敗後始肯進行，那正說明羅曼諾夫王朝的統治機構，即整個舊社會生產關係的支配力量，每經一度失敗，即一度削弱，而其缺點與破綻，即一度暴露。

臨到二月革命前夜，沙皇及其貴族將軍們，儘可能使用一切殘酷方法，囊括全國人力物力，用以支撐當時的猛烈戰爭。戰爭的失利，大量人力物力的殘毀，繼續支持戰爭危局的迫切要求，統治者已經大大的張皇失措了；而在另一方面，痛感到戰爭和飢寒威脅的廣大士兵與農工人民，早已由革命運動者的宣揚，明確認知帝國主義俄羅斯即使勝利，亦是人民的災禍，他們不需要戰爭，他們要求清算製造戰爭者組織戰爭者，而由是要求清算到那班人依以作惡的政治組織，乃至整個社會生產關係了。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這一個難產期的陣痛，表明俄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的極大分歧點。首先，俄國的沙皇統治，與國外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當時法國結有聯繫，而俄國所有的新式產業與交通金融組織，差不多都通過這種聯繫，對舊社會生產關係，發生了補強作用；戰爭對於這些方面的新生產力的破壞，正好意味着沙皇統治力量的減弱，但同時因為當時革命的爆發是在反對戰爭，如其革命停止在變形的資產階級政權上，停止在克倫斯基政權上，根本就不會對外割斷依託關係，不會達到終止戰爭的目的；而且，第二，俄國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家，農奴解放的過於遲緩和不徹底，致使俄國新式產業工人的生活待遇遠較任何其他先進國歐洲國家為低落，而俄國產業的集中性，又無形在促使工人大眾便於團結，所以，當廣大農村被戰爭震撼起來，一般被壓迫貧苦農民找到行動機會的時候，工人革命大眾就領導的走在他們前面，把革命引到他們期望達到的道路上去。他們實現了無產階級的革命。

可是俄國革命的結果，不論怎樣和法國不同，而在我們此刻論及的問

題上，却有一個顯然的類同點，就是他們變革舊社會生產關係的當時，其社會勞動生產力並不會怎樣發展起來，倒反而是當那依着勉強努力達到相當成果的生產力，逐漸受到被毀的時候，舊社會生產關係方始實現變革。

再讓我們來解答後一項問題，即在舊社會生產關係未根本變革的場合，是否允許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

我們依據許多史例，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亦是肯定的。

照前述例解，當法國、俄國未實行社會產業關係的革命以前，我們已知道路易十四彼得大帝一流有野心而較開明的君主，已分別推行了不少發展新式產業改進生產技術的經濟方策，雖然那些經濟方策，有許多是舊生產關係可能允許的，也有一些是舊生產關係所不能容許的，但在其爲了對內對外的某種目的，覺得有貫徹某些經濟方策的必要時，即使是與維繫原有社會生產關係相抵觸，甚至要求在某種限度修正那種社會生產關係，他們往往亦是斷然作去的。明乎此就可理解到當前許多資本社會生產關係的擁護者或保守者，爲什麼也肯同意一些反乎其利益與意志的社會化法案。

但爲了更明確弄清此種關鍵，且不妨以德國和日本爲例來說。德、日都是比較後進的現代國家，惟其是後進，它們的現代化，在一方面，就比較是由於由外而內的強制，正因此，在另一方面，也就比較是由於由上而下的推動，這兩方面聯同作用，遂使它們的產業，帶有軍需的性格，它們的政治結構，滲透着濃厚的軍國主義情調。而它們彼此以戰爭起家的事實更加強了這一趨勢。顯然的，它們的國力的膨大，和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增加，都不絕在要求它們統治者，在某些場合，在某種限度內，對於舊社會生產關係，施行種種適應性的修正和變革。如將農民封建義務裝爲地租，將藩閥及其從屬分別改稱爲將校和新貴族，將封建政治變形爲形式上的議會政治等等。無論那是由於他們在主觀上想法效英國式的光榮革命，

抑是想迴避法國式的大革命，總之是把原來的社會生產關係逐漸改變了。而這逐漸改變過來的社會生產關係，雖然在實質上，還對典型的現代資本家的生產關係，大有距離，但却顯然能予新生產力以較大的發展機會。因此，德國的封建組織，儘管是到第一次大戰後社會民主黨執政時始完全予以摧毀，日本的封建勢力，儘管直到今日，還成爲異族統治者麥克阿塞將軍從新改造日本的焦心課題，但我們上面的說明，已够證示一個未根本變革過的社會生產關係，或者只經過局部改革或改良手術的舊社會生產關係，在某種限度內，對於新生產力亦尙大有發展餘地。特在這種未經較澈底變革的生產關係下，以種種強迫方式加速成長起來的新生產力，愈加使那種生產關係，對它不能適應、不能協調，以致整個社會，顯出德、日戰前那樣畸形的發展罷了。

把以上兩方面的例解，歸結到中國社會當前的改造問題上來，我們乃可參酌我們所遭值的實際情形，而綜合達出以下的結論。

一 中國社會的新式產業新勞動生產力是還未成育發達起來的；而它成育發達的障礙，無論是內發的，抑是外來的，通是通過我們那種傳統的、古舊生產關係。

二 如其舊生產關係的澈底變革，是需要依生產力發展而拾起頭來的新社會勢力者作着革新運動來達成，則中國古舊生產關係，不是絕少改革的可能麼？可是——

三 我們那種古舊生產關係，在近一百年中，已經不全古舊的了。就是在作爲其核心的農村社會生產結構部分，亦逐漸滲透進了現代資本因素，如買辦商業網，如農業單一栽培化，如農村勞動的都市進出等等。不過，這些因素對於古舊生產關係，是起着複雜的作用：一方面在分解它，同時又在維繫它。結局，我們那種社會關係，雖然不會像德、日諸國那樣，對於其逐漸成長起來的生產力，行着適應的變改，也自無法像德、日諸國那樣，藉着那種逐漸成長起來的生產力，以鞏固它自己。它自己一直

四 像這樣的經濟結構，這樣地包含着有外力在內的生產關係，儘管本質上還是古舊的、封建的，但正惟其本質上是古舊的、封建的，它就不可避免的要在它那種基本生產關係中，參組外力，或者參組進國外資本勢力者，那怕就在形式上，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了的今日，所有一切與強大國家簽訂的不平等互惠條款，（如最近公佈的中美商約）結局都將成爲『片面義務』和『單惠他人』的東西，都將成爲外資用另一套面具，另一個姿態在中國橫行的東西，在這種情形下，古舊生產關係即使本質上未曾根本改變，但因在它基礎上參組進了外力，也就可能在相當限度內容許其與外力有關的新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但其發展不但在其內在關係上，有一個限度（在拙著『中國經濟原論』中國資本形態一節中我已詳細分析到了外國產業在中國發展的限界）而且就是那種有限的發展，亦還不得不是畸形的和變態的。

五 在當前的實際關係下，這樣一副社會經濟結構，一方面固然容易受到震撼，容易暴露出它的弱點，同時，那怕只是只能有限度的變態的發展的生產力，亦很容易孕育出對它表現『反動的』力量。惴惴無以自保的有限民族資本家，成千成萬在飢餓線上掙扎的工農大眾，對帝國主義對軍閥統治感到深惡痛嫉的覺醒的知識階層，再益以在長期抗戰中高揚起來的一般民族意識，與冶鍊起來了的奮鬥精神，那會無形的滙合成一種對抗古舊社會生產關係的偉大勢力，因爲如此，我們的社會生產力即使無展拓機會，甚至一部分乘機發達起來了的，又復挫折下去，但那正和社會生產力橫遭破壞的法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前夜的情形一樣，那並不因此就認爲古舊生產關係沒有根本改革的可能，却反而證示那種可能是更大的。

在理論上，我將總括的解明一句：社會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辯證發展關係的提示，那無非是一般社會變動的準則，把那準則應用到實踐歷程中，只懂得機械的套公式是不够的，我們不要以爲在目前的社會生產關係下，生產力就絕無發展的可能，（自然，現在正有許多人在『誇大』這種可能。）我們尤其不要以爲在新生產力未遂其成長或橫被摧殘的情形下，舊社會生產關係就沒有澈底變革的可能。（誇大前一種可能者，往往就樂觀的不肯承認這種可能。）錯綜複雜的現實，需要我們極審慎的運用社會科學的提示。

兩次世界大戰的比較觀

劉少巖

一 戰爭的原因、性質和藉口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爲一種經濟的危機所促成，已成爲歷史家的定論。

這種經濟危機所造成的直接後果便是關稅壁壘的增加、軍備競爭之白熱化、帝國主義兩大營壘的明確劃分、局部戰爭之連續爆發（兩次巴爾幹戰爭），這些直接後果的交互作用便造成了總的爆發。我們明白誘發戰爭的真正歷史根源，我們就不難判斷牠的性質：一種帝國主義爲了掠劫和瓜分世界的強盜戰爭，而帝國主義當然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後階段。關於這一點淺顯的真理（第一次大戰的比較簡單，使這一真理顯得格外淺明），在大戰之前夜不僅爲國際工人運動的上層所承認，（參閱第一次大戰前夜第二國際大會的許多關於戰爭的討論和決議吧！）而且甚至連自由派資產階級也不否認。最令人難忘的就是這些工人領袖和自由派在戰爭臨近爆發之前大都是口頭上最激烈的和平主義者和反戰派，譬如英國的自由派就也曾大多數宣言反對參戰，他們的輿論在國際上與裁軍、海牙仲裁法庭、及其他許多空虛無力的和平妥協程序，宛如合成一枝壯烈的和平交響曲，但會幾何時，戰爭第一砲發放，這些和平家便爭先恐後的「擁護祖國」，贊成帝國主義政府的軍事預算案，和平反戰進行曲代之以「神聖戰爭」的進行曲，在第二國際隊伍中只有寥寥可數的幾個人（如德國的李卜克內西、盧森堡、俄國的列寧、托洛斯基，美國的魯布司等）仍然堅持革命的反戰態度，在英美的自由派中只有羅素等少數幾個人具有反對戰爭的勇氣。

在第一次大戰當中，人們替本國政府造成種種動聽的藉口，如協約國

方面認爲他們的戰爭目的是推翻歷史上最強梁的軍國主義、反對尼采哲學、保護正義、民主、與持久的和平等等，在同盟國方面則宣言打倒封建的沙皇制度，同樣答應給人類帶來幸福。而且他們都異口同聲的宣誓：這次戰爭是最後一次戰爭。

僅僅等到大戰結束之後，全般的輿論才又逐漸的改變。上一次大戰證明人類的瘋狂的自欺和自殺潮流中，那少數堅持反戰的革命家所指出的關於戰爭的性質和人類的遠景是完全正確的，這不僅由布爾什維克的勝利來證明，而且也由布爾什維克所公佈的密約和後來的凡爾賽和約來證明。於是人們又彷彿大悟，連那些最頑固的戰爭擁護者也不得不默認布爾什維克對戰爭的「批評的武器」與「武器的批評」全是真理，雖然苦了一點。於是第一次大戰後突然瀰成了一道反戰的可怕洪流，從工廠、窺鄉僻巷到自由派的沙龍都以戰爭的反對爲一種最憤激的天經地義，「我們受了帝國主義強盜欺騙了！」大家都拿這一句話來發洩胸中的積怨。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反戰的文章和小冊子，以及第三國際關於第二次帝國主義大屠殺的預言頓然成了國際反戰運動會議室裏的座右銘，誰敢再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是強盜戰爭、重分世界的強盜戰爭呢？

列寧還在一九一五年八月的『齊米瓦爾德左派決議草案』裏就把這個時代的戰爭性質加以概括的指出：

現代的戰爭是由帝國主義本身產生出來的，資本主義已經達到這個最高階段了。社會底生產力與資本底數量過分發展地衝破了民族國家狹隘的範圍。因此產生了強國奴役別個民族的野心，劫奪殖民地，而企圖把殖民地當作原料的

泉源與資本輸出的地方。全世界匯合在一個經濟的有機體當中，整個世界被少數列強瓜分了。社會主義客觀的條件完全成熟，所以現在的戰爭，是資本家爲爭取特權與壟斷的戰爭，企圖以壟斷來展緩資本主義的死亡。

那末，在第二次大戰，在列寧久已預言了的『新屠殺』中，帝國主義交戰雙方有什麼性質上的變更呢？這次大戰之前夜同樣經歷着一個深刻的空前未有的經濟恐慌（一九二九年），這個恐慌同樣立即引起關稅壁壘的增高、市場的爭奪、軍備競爭和連續爆發的局部戰爭（意阿之戰、日本侵華、與希特勒對萊茵河非武裝地帶、奧國、捷克的侵入），而所有這些同樣因素的交互作用也就同樣促成了第二次大戰，所不同的僅僅是這一次造成新屠殺的資本主義經濟背景更無比衰敗了，所以帝國主義彼此間的猜忌更深、分辨朋友和敵人更難、背叛和互相乘機出賣更頻繁、同盟的關係更不穩定和缺少明確性、對於自身的命運和革命的威脅更畏懼、因而更缺乏自信、更野蠻、更無比地陷於內心的空虛和癱瘓的狀態吧了。另一個不同點就是不僅帝國主義自身表現得卑怯和失去『常態』，甚至一般自由派和小資產階級反戰派也早在戰爭之前就屈服於帝國主義的輿論之前了。這種投降和破產與第一次大戰初期的現象是不可比較的、是空前可怕的。因爲第一次大戰中領導這一投降運動的是第二國際，牠所發生的影響只是思想背叛的突然發生所引起的混亂和迷失方向，牠並沒有一種國家權力的物質力量與一個勝利革命的權威來支撐，而第二次大戰前夜，領導這一從反戰運動轉變爲『民主反法西斯』神聖戰爭的旗手却是第三國際及其後台——蘇維埃的官僚層，這個小資產階級性的新興工人貴族在戰爭的威脅之下竟比第一次大戰的第二國際同僚們更早、更胆怯、更絕望地屈服於帝國主義面前，企圖藉依賴於這一帝國主義或另一陣營來挽救自己。當然，這種轉變不是突然的，而是逐步完成的，牠逐漸從革命的反戰態度轉移到單純希望對資產階級施行壓力的『反戰反法西斯大會』，再由此發展至企圖利用『民主

陣線』的虛張聲勢來恐嚇希特勒，促成德蘇妥協，然後在事實的打擊之下，趕忙走入同盟國來反對軸心，這個轉變過程是冗長而複雜的，『民主陣線』於德蘇協定的一個短暫時期，曾匆促地被人打得破碎，一種應急的對於希特勒戰爭與法西斯主義的詭辯式的寬解也一度產生。戰爭的責任應由英法帝國主義及凡爾賽和約負之，『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思想，人們自有擁護或反對的自由，這是一個興味問題！』（一九三九年十月九日聯共黨機關報），『德國與蘇聯民族的友誼，是用血來結合着，我們有一切理由來相信牠會永遠地繼續。』（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打電道賀史大林的六十大慶時，史大林回答德外長和希特勒的電報）但這種『永遠地繼續』的友誼僅僅『繼續』了幾個月，希特勒便立即向蘇聯用『血的』兵勢來證明這種『結合』的不可靠了，於是破碎了的『民主陣線』才又被人連忙補綴起來，『法西斯主義』又重新成了『野蠻』與『背信』的獸性，英、美、法帝國主義又被除掉可憎的戰爭責任，一種十足神聖的戰爭便突然因爲同盟者的轉變而產生起來。帝國主義之一方（英美）因爲蘇聯的參加已突然改變了牠們的戰爭性質和掠奪目的，成爲純粹的爭取民主、自由與持久和平。而希特勒則不幸因爲冒天地犧牲了克林姆宮的『友誼而喪失一切反凡爾賽和約的『正義』，重新背起戰爭的責任來，彷彿歷史和社會的發展過程是可以任從魔術師隨意改變似的！事實上，克林姆宮這種典型的馬基唯利主義和大儒主義的無原則的跳躍，只是證明在這一次大戰之前夜，小資產階級愈『獨立』選擇道路的可能而已。人們既已不相信而且反對這個世界的根本改造，那就只好在巨大的災變之前犧牲一切（當然包括那一些生硬的革命原則）來挽救自己。但這個『不同點』給予歷史的禍害當然比第二國際的突然叛賣顯得無可較量，因爲人民不是於二十四小時內，而是在整整一個年代內有系統地利用十月革命的權威和『占地球六分之一』的物質力量來麻痺世界無產階級的意識，藉思想和肉體上的無情毀滅來

證明革命之不能再起，然後把那個久已破碎不堪的民主聖戰公式加以修補，把那些害怕革命到死的帝國主義者的「士氣」鼓勵起來。

二 新的辯解

人們辯護這次「民主戰爭」的第一個理由就是認為英美方面無論如何還保持某種民主權利，而希特勒則把整個國家變成監獄，假如後者勝利則整個世界就變成黑暗云云。這並不是新鮮的理由，前一次大戰英、美、法也同樣用尼采哲學和威廉二世的軍國主義地獄來恐嚇人類，而威廉二世也很懂得「恐嚇」的藝術，他也指出沙皇農奴主的勝利將威脅歐洲的文明。這簡直是頗有意義的諷刺：沙皇在上一次大戰也因為參加到英美方面變為「民主國」了，而威廉二世則要社會民主黨在普魯士法典與沙皇專制之間決定誰值得保護，「當然是寧取前者也不願取後者！」這就是德國謝德曼們投降的口實。

最先發動戰爭者，或更正確的說，最先選擇攻勢的時機者往往是那些最急於謀自掠劫中獲勝的國家，這種國家之獲得這種急不及待的心理又是它們出生較晚，市場不足，根基較弱的反映，而這種食不飽的、先天不足的帝國主義國家又是最需要集中一切的，所有資源、資本、社會和政治生活都最好組織和集中到一個極端的尖端上，這就是普魯士式軍國主義的來源。第一次大戰的德國與第二次大戰的德國的唯一不同就是希特勒代替了威廉第二，愈加窒息、愈加集中，愈加「監獄化」的法西斯主義國家代替了半妥協的軍事專政。這僅僅是資本主義一般衰落的反映，在「數量上」是日益黑暗了，但在本質上我們在威廉第二與希特勒之間找不出任何進步與反動之分，這等於我們在淺黑與深黑之間找不出黑、白分明的分野一樣。既然我們在第一次大戰不能為「反普魯士軍國主義」或「反沙皇主義」所欺，而參加帝國主義之任何一方，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在這次大戰中為

「反法西斯主義」的藉口而去擁護「民主」帝國主義的戰爭呢？難道有一個魔術師能證明因為有了一個希特勒出現，英美帝國主義的國家及其手段（戰爭）的性質就突然變成抽象的道德範疇——「善」了麼？

『假如對方勝利』——這種恐嚇的謊騙不是單方的，希特勒、莫索里尼和日本天皇也一貫在用這種恐嚇手段，他們也恰好向本國人民在說：『假如敵人勝利，一個更壞的凡爾賽和約就加在我們和我們的後代身上了。』不幸雙方的恐嚇都真是含有某種真實性的，否則就不致引起人民的恐怖和絕望的抵抗了。假如法西斯主義勝利，不錯，這就是人類要過一種非常嚴格的監獄生活的開始，但幸而人類並沒有蠢到這個地步，願意歡迎這種生活；而資本主義的生存競爭法則也證明強梁帝國主義在戰爭中始終壓毀那些較弱的、虛張聲勢的小強盜，所謂強梁帝國主義的特徵之一便是尚能容忍某種「民主」的奢侈政制，因而在精神上、心理上構成征服軸心國家的優越因素。但資本主義的衰敗既然把德國從魏瑪憲法階段迅速推向法西斯主義階段，則「民主」帝國主義也不得不逐漸走上普魯士式的軍國主義，而且更壞的，果然給戰敗國帶來一個更壞的凡爾賽和約，使整個世界過着比監獄還黑暗和痛苦的生活了。『這是對戰敗國好戰者應有的懲罰！』人們企圖拿這句陳詞濫調來解嘲，這是殘酷的謊言！一個正直的歷史家應該指出：這不是對某一個抽象的思想集團的拍拉圖式的懲罰，這仍舊和第一次大戰所造成的罪惡一樣，是歷史對於整個舊制度的懲罰，牠企圖靠殺人來延長壽命，結果戰爭使牠變得更衰敗、黑暗和野蠻了，事情就如此簡單。

人們企圖在兩次大戰之間劃一條反動和進步的分界線的最後而又似乎最有力量理由就是：第二次大戰中混雜着一個工人國家（蘇聯）和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中國）抵抗其主要敵人（德、日帝國主義）的進步戰爭。因為帝國主義之某一陣營的戰爭與中、蘇的抗戰交織在一起，所以大家都『進

步」起來了。這是中世紀煉金術士的魔法，人們居然企圖靠中、蘇兩國抗戰的兩滴血來改變帝國主義的掠劫目的。戰爭是從某一定的社會和國家的機體中發揮出來的機能，牠的性質是取決於後者的性質的。人們既然不能靠任何魔術在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與一個殖民地國家，或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與一個工人國家之間劃一個等號，他同樣也不能把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的戰爭性質與工人國家抵抗資本主義國家侵略、殖民地國家抵抗帝國主義進攻的戰爭性質混同起來。有意的混同就是有意幫助帝國主義拿中、蘇的解放戰爭來裝飾牠的掠奪戰爭，又因為最強梁、最富足的「民主」帝國主義者最有利用這種裝飾的資格，或更確切的說：最有財買這種裝飾的財富，於是「社會主義」與「民族解放」的鍍金使發霉的「民主」頓然金碧輝煌起來，而人們的出賣也顯得更無比的罪惡！

三 「軍事是政治藉其他手段的延長」

現在我們從「觀念的領域」移到實際的戰場上去觀察問題。我們立即發現在這次大戰較之在上一大大戰中，軍事與政治的因素互相纏結得更密切。這主要是從我們上面提及的那個原因產生出來的結果，這個原因就是國際關係的不穩定與複雜性。上一次大戰帝國主義彼此間的同盟關係是比較明確的和穩定的，而戰爭所牽入的社會矛盾也似乎比較單純，至少表面上還保持一種「純淨」的帝國主義面目，但第二次大戰却是在第一次大戰所造成更衰敗的物質基礎上進行，不僅帝國主義間的同盟關係變得極度不穩定，而且戰爭一開始就在整個星球的規模上捲入了全部複雜和無比深刻的社會矛盾，這次已不是一種「純淨」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了，裏面已捲入了一個工人國家和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的抗戰了。這種國際關係的複雜性與不穩定性是互為因果的，牠們深刻的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和臨死的掙扎。戰爭與革命，這兩個因素那種奇特、緊密地交織在這次大戰裏

，在戰爭進行中，這兩個因素那樣無情地互相排斥，前者竭力遏抑、操縱、破壞後者，這在歷史上還是僅見的現象。

希特勒之走入戰爭是以徹底壓毀了國內革命為前提條件的，這是他比威廉第二更「野蠻」的地方，但還有一個更重要之點，我們不能加以忽略；在軍事上，特別是在戰爭的最初階段，許多人都驚奇於納粹的閃電戰的奇蹟，人們以為這是希特勒對德國生產力的天才的組織和利用。這僅僅注意到戰爭的技術方面或「物理」方面，希特勒軍事勝利的秘密恰好在這裏，而在於：他非凡地利用了國際資產階級的寄生、惰性、無能、保守、以及最重要的，對於革命這一怪物的歇斯德里的驚悼。假如真是有所謂成功的心理戰術的話，則希特勒已確乎做到這一點了。假如「布爾什維克主義黑死病」的威嚇能夠取得英、美資產階級的諒解和金錢，並從德國資產階級方面得到寵愛和權力，為什麼不可以用同樣的威嚇在國際上取得更多的東西，甚至歐洲的霸權呢？這是希特勒的戰爭哲學。遠在戰爭發放第一之前，希特勒已差不多在歐洲的每一個角落裏安置好一枝法西斯的「第五縱隊」，把每一個國家的資產階級都事先加以澈底的心理麻痺了。沒有這一點，希特勒的「出乎意外的」迅速勝利是不可能的。所謂「第五縱隊」並非指少數僱傭的納粹間諜，而是指歐洲以法國為首的資產階級國家統治者，在階級鬥爭的震動中驚惶失措地培養起來的法西斯組織，而這些組織唯一目的也不是在替一個外國天才服務，而是想造成一個希特勒式、或比希特勒更兇橫和集中的專制國家，保護本國帝國主義的利益，牠們與希特勒的共通點最初只是在精神上或廣泛的階級利益上，但僅此已够，希特勒所利用的也只是這一點。法國是被階級鬥爭的大火燒得最厲害的國家，因而也是資產階級心理上最癱瘓、最急於尋覓法西斯救命鎗的國家，了解這一點，我們便無法了解何以法國參謀部老遠以前，已完全放棄了拿破崙的軍事理論傳統——自由地選擇攻勢的時機；甚至還眼見希特勒的攻勢

準備，而轉入無望的、宿命的防禦戰——一道三合土的馬奇諾陣線！在嚴格的軍事戰略意義上，法國資產階級的防禦戰只是一種失敗主義的偽裝。

希特勒的心理戰術不僅包含上述這一點，還包含他對蘇維埃官僚的心理攻勢，當他準備集中全力征服西歐時，他利用克林姆宮官僚對於戰爭，或更具體的說：對於希特勒閃電戰的畏懼和保守心理，與他們匆促地簽訂了一個不侵犯條約，瓜分波蘭。這使希特勒未來進攻蘇聯在戰略上取得兩個便利：他在全世界的輿論面前迫使蘇維埃官僚的政治破產，孤立他們，同時麻痺了他們的戰爭心理。蘇維埃官僚實行那樣大的政治代價，取得這一份『友誼』，無疑是希望希特勒的一隻手束縛於西歐，爭取多變的『中立』時間，但希特勒把這個時間縮短到幾個月而不是延長到一年或幾年以上，那無論如何是出乎史大林的意外的。這一點不容否認是蘇聯受侵略初期狼狽潰敗的主要原因之一——蘇維埃官僚的保守性造成了希特勒閃電襲擊的前提條件！

現在我們從戰場的彼方來觀察問題。德蘇戰爭給了英美一個喘息的好機會。他們全部反攻的戰略的計算現在建築在德蘇戰爭的儘可能的延長上。這些『民主』帝國主義國家因為長期享受世界的特權和豐富的財源，於是牠們在政治上表現為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在戰略上天然又成了一個防禦者，這使牠們在戰爭的輿論上占了一個便宜的地位，但在心理上，精神上使牠們生長了一種致命的保守，而那些被享受腐蝕得最厲害的國家，則表現得更可憐，更達到宿命主義的極致。在這一點上，第一次大戰與第二次大戰相較，『民主』國除了表現得更為守勢戰略所轉換之外，沒有根本的不同。戰爭一開始，法國便屈服——完全屈服於納粹的閃電攻勢之下，她這一次不是像前一次一樣，退到巴黎，靠耐心的防禦來準備一個反攻了。在革命的幽靈威脅之下，法國的將軍們需要趕快投降！不要讓『無政府』有一分機會！除此以外，法國資產階級還在埋怨英國的背叛，這當然會

有卸脫責任的企圖，但這種埋怨也不是全然無根據的，我們只須從大戰前夜張伯倫外交的傾向中可以窺測一二，因為船隻快要下沉了，張伯倫背着法國的外交部和希特勒玩弄陰謀，甚至儘可犧牲法國，不惜把她推下水去，挽救自己。在戰爭中，即一同丟入大海中之後，我們不相信英國會比往日更重視友誼，她無疑在維持別人儘可能多犧牲，自己儘可能節省的話言。關於這一點，我們最好結束了法國一頁，轉而觀察英國對德蘇戰爭的態度，這要我們看出英國不僅在儘可能犧牲自己的盟友（在軍事關係上）而且在儘可能犧牲敵人（在制度上）。爲了把這兩個敵人加以澈底耗竭，她儘可能把準備反攻的時間拖延，當史大林大聲要求他的盟友開闢第二戰線時，邱吉爾對羅斯福扮鬼臉，搓着雙手極力抑制他的快樂。羅斯福希望儘可能結束歐洲戰局以便集中對付日本，但在歐洲戰場上，英國的戰略地位却佔了絕對的優勢，而且英國的陰謀也並不與美國的遠大利益相悖。當正式的反攻行動開始時，英國却出乎許多優良的戰略家意外，她把軍隊調到北非，沿着地中海的海島，一直跳到西西里，攻入意大利，這時，蘇聯的紅軍已乘史大林格勒戰勝的餘威，把納粹軍隊一直趕入巴爾幹了。這連最愚蠢的人也明白，英國的反攻不是建築在『友誼』上，而是建築在帝國的整個利益上，而帝國利益受威脅最大的就是那些貧弱而易於傳染革命的東歐小國家。在多瑙河上擋回布爾什維克的大潮——這是邱吉爾的目的。這不是一第二戰線——這是史大林的憤怒的回答。

現在我們轉向遠東，在這裏日本代替了德國的地位，以同樣戲劇性的閃電攻勢，佔據了一切重要的戰略基地。所不同的，就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老遠之前，日本已在中國進行了長期的螺旋戰爭，一九四一年的發動只是這一戰爭的必然歸趨。日本自『一九一八』以來對華的軍事侵略，是以不斷的妥協談判的撫養爲輔助的，這又是軍事與政治因素緊相銜接的證明。當日本被迫需要和美國在戰場上決戰之時，她趕忙利用蘇維埃當局的弱

點——畏懼東西同受夾攻——和牠簽訂了一個不侵犯條約。克林姆官僅僅在東方才實現了牠的希望；日本果然被南進政策束縛了雙手，愈陷愈深了；當然這絲毫不妨礙牠於最有利的時機出賣這種廉價的『友誼』。美國的遠東戰略却成了英國在歐洲的戰略的複版——儘可能的延長中日戰爭。最初美國利用『中立』的地位把軍火和原料品接濟雙方，最後，又利用『參戰』的地位，極力支持中國拖住日本一雙手，耗竭她；『敵人愈耗竭，美國的犧牲愈少，同盟者愈耗竭，她愈容易於戰爭之翌日變成美國的附庸』——這是美國在遠東的戰略目的。等到歐戰臨近結束，時機成熟時，美國便從太平洋的最切近的海島，一個一個的攻到日本。她在幾個海島上所耗費的代價與中國的長期消耗所引起的貧窮、衰竭、死亡，簡直無從比較；到了最後，美國還利用了兩顆原子彈和日本數十萬人口的不分皂白的屠戮

來節省自己的消耗。但美國在遠東的決戰上無論如何負了一個主要的責任，她的同盟者——英國則簡直把幾十萬大軍用來監視印度民衆，所以她的收復失地只是收拾日本失敗的果實。另一個同盟者——蘇聯則僅僅在日本最後表示屈服一瞬間，伸手奪去滿洲的果子。這就是第二次大戰呈現於我們眼前的全部經緯和線索。軍事不僅是政治的延長，而且是與政治本身緊相連接的因素，一句話：第二次大戰比之第一次大戰，軍事愈少獨立的表現了。帝國主義同盟者的互相犧牲，互相衝突，牠們對革命任何象徵的壓抑和摧殘，以及牠們對兩個敵人而又是同盟者（蘇聯和中國）的陰險企圖——這些都是無誤的證據，證明我們上述的結論，同時也證明：全部『民主反法西斯戰爭』的學說只是掩飾『民主』帝國主義搶劫性的一種烟幕！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一卷第五期目錄

時事評論	從『周報』被迫停刊說起	海明
	尼赫魯上台與印回衝突	康君
	巴黎和平會議之檢討	海明
論當前經濟危機的嚴重性及其解救之道		陳人白
論利息的支付所及於物價的影響		郭大力
日本屈服後的局勢及其前途		劉少嚴
*日本無產階級之弱點及其出路		
與唐虞世先生論維新運動		張大軍
爲『古史辨的解毒劑的解毒劑』進一解		李季
再答李季先生論老孔思想		歐伯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社會民主黨	盧森堡著	子規譯
*盧森堡的人生觀		
法蘭西大革命及其歷史的研究		唐虞世
論古典主義戲劇【中】	冰夷編譯	冰夷編譯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五）	李毓鏞	李毓鏞
教育的愛【小說】	謝少翁	謝少翁

第一卷第六期目錄

時事評論	華萊士『和平』演詞之分析	海明
	從軍事政治和經濟觀察內戰及其出路	海明
	論收回香港九龍問題	康君
論官僚資本		陳人白
官僚制度下的教育		陳覺
美國操縱世界的命運		劉少嚴
△美國一半人口生活在水準以下▽		
第二次大戰與美國獨占資本之生長		帕萊斯
△出版自由下之出版獨占▽		
印度尼西亞民族解放運動史的研究		李雲編譯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社會民主黨		盧森堡著
秦漢大一統與先秦諸子的結局		子規譯
答張大軍先生論維新運動		唐虞世
再答李季先生論老孔思想（續完）		歐伯
△思想與實際▽		
評嵇文甫先生的道家與小農		李季
李季的邏輯與態度		蔡尚思
論古典主義戲劇【下】	冰夷編譯	冰夷編譯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	李毓鏞	李毓鏞

第一次世界大戰幕後秘密的暴露

拉爾非·格拉罕著
仁 昌 譯

著者按：在愛里奧·羅斯福的一本書：『As He Saw It』中，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台政治，暴露得更清楚。這本書尚未發表。現由美國『展望雜誌』加以摘要，逐期發表。愛里奧·羅斯福，已故羅斯福之子，和他父親一道參加戰時的三頭、四頭和五頭會議，且熟知這些會議的祕密勾當和盟國之間的異議。在『展望』第二次發表的上述文章中（九月十七日），小羅斯福說出一九四三年一月卡薩勃朗加會議所洩露的內幕。

除了別的事情之外，他還證實恩格沙爾所說及的英國致力於經巴爾幹的侵略路線。他述說：『美國的聯合參謀部首腦們一貫就勸父親接受他們的種種計劃，關於這些計劃，他們和他們的英國反對者發生很大的爭執。事情發展一至於此：他們的意見分歧百出，英國首腦們和邱吉爾合作擬訂的日程表與美國的日程表差異甚大。英國人絕口不提向歐洲兩翼的猛攻，只是致力於地中海的小規模行動。他們提議經由西利及其他中途站取得勝利；例如，經杜特干尼斯羣島直搗希臘，攻入巴爾幹山地……他（邱吉爾）常常表示這個意見，認為我們應該經由這條路侵入歐洲，與紅軍會師於中歐，這樣英國的東歐勢力範圍便能夠儘可能地維持下來。』

故總統永遠明白美帝國主義的命運，而且從不錯過時機，犧牲英國同盟者來增進華爾街的利益。小羅斯福說：在卡薩勃朗加召開的一個宴會上，有摩洛哥的蘇丹參加。『父親和蘇丹正談着摩洛哥天然資源的財富。邱吉爾改變話題，但蘇丹又重新回到這件事上。父親指出英、法的金融家如何剝奪殖民地致富，並提出摩洛哥的油藏量問題來。他對蘇丹說及他可以舉辦商行——美國商行——來實現開發的計劃……蘇丹的臉孔發亮了……這是一頓快活的午餐，每一個人——只有一個例外——都盡情的享受。英國的首相則怒目而視，咬着他的雪茄烟，追着蘇丹的後面走出餐室。』

官家的戰爭史事實上照例是絕口不提戰爭的政策。牠們把戰爭當作一種獨立的現象來看待，只限於暴露戰略的計劃、描寫戰爭的程序、紀錄戰役的結果——這一切都不出軍事學本身的範圍之外。試讀一讀馬歇爾和愛森霍華兩位將軍的佈滿插圖的報告，我們所得到的正是這種知識，別無他物。這宛如一個人看着一場賭賽，這場賭賽除了使參加者得到褒獎、旁觀者得到教訓之外，別無其他特別目的似的。但假如我們接受這句十分穩當的格言——戰爭是政治的延長，那末戰爭的政策就分明是戰爭的最重要的一面。武裝結集的人類的流血衝突、遍佈屍首的戰場、蹂躪了的城市、通通都是政治的發展和政治的決定所造成的結果。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政治，在第一砲發射老遠之前，就被馬克思主義者了解和宣佈出來了。交戰國的真正目的，一點也不與利他主義的目的相符。

合，這僅是牠們爲了騙取人民去作戰和自相殘殺，才不得不說說吧了。當布爾什維克黨人公佈戰爭密約，戰勝國草就凡爾賽『和約』時，上述的事實便得到最確切的證據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掠劫性質便大白於全人類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形也一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牠的一貫的反對者。只有他們才宣布：第二次大戰的眞正性質，就帝國主義者而言，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一個掠劫的戰爭。

這一估計的淺顯眞理，現在正特別被那些戰勝國強加於戰敗國的強盜條約證實。當這次大殺戮正在進行時，那些受僱的宣傳家盡全力去維持『民主』反法西斯主義和反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的神話，因而故意避免提到『民主』參戰國的眞正政治目的。上層的戰爭計劃者在極嚴格的秘密中會商一切。檢查制禁止作家們去把不愉快的事實暴露出來，這些事實雖然嚴守

秘密，却是可能獲得的。

現在全部真相開始揭露了。各種各樣關於戰爭內幕的書籍都出版了。

其中特出的就是拉爾飛·恩格沙爾的『上層秘密』(哈爾古特·伯累士公
司一九三六年出版於紐約，三元美金)和夫利德·厄爾德列茲的『緬甸之
怒』(道勃第公司出版，三元美金)。恩格沙爾的書是一個新聞記者關於
同盟國入侵歐洲的故事。著者是紐約《NY》報的編者。上戰時曾充任盟國遠征
軍最高總部的設計參謀官。厄爾德列茲是一位年輕的報章員。他曾充當史
迪威的公共聯絡官，和史迪威一道經歷緬甸戰役。這兩本書沒有一本講
出歐洲和緬甸戰役幕後政治的全部故事，因為牠們實際上只是戰役的報告
書。但每一本書都把那隱藏着幕後活動底物質利益的一幅帷幕，揭開頗大
的一角。就這一點而言，牠們是有價值的。

政治的顧慮，帝國主義交戰國利益的增進都是產生戰爭的激發因素，
同時也必然成爲戰略，甚至戰術計劃的重大成分。恩格沙爾在他描寫英、
美共同進行反軸心戰爭的互有衝突的政策時，把這一點暴露得最清楚。當
這兩大強國爲着一個共同的總軍事目標而聯合一致時，牠們彼此仍然是帝
國主義競爭者，具有互相衝突的世界利益，因之難於在普通的行動計劃上
一致。恩格沙爾說：

不列顛帝國和岡美利加合衆國雙方都設法澈底摧毀德、日、意三大帝國的
武裝力量。

美國之企圖達到這一點，實際上是無條件的！——即是說，設法在最短的可
能期間，經由最直接的道路摧毀敵人的武裝力量，對生命和肢體的犧牲只須加
以合理的注意，而對於物質資源的消耗則毫不在乎。在追求戰爭的勝利中，美
國就是對於政治顧慮也不顧及的！——牠願意和達蘭打交道，取得非洲的利益；
同時又允許史大林在巴爾幹取得利益，這兩種行爲必須受這一試驗：牠們加速
對軸心武裝力量的最後勝利。你們可以把美國的總括如下：一短期內摧毀

軸心的武裝力量。』

不列顛帝國也在設法摧毀軸心的武裝力量！——但只限於運用這樣的戰略，
即能最巧妙地增進不列顛帝國底最艱難的經濟與政治利益的戰略。照『純淨』
這兩個字的化學意義說來，簡直是沒有所謂『純淨』的英國軍事目的這回事的
——或者至少在任何大過於小接觸的軍事行動中沒有這回事。英國往往把政治
與軍事的動機混淆在一起。

恩格沙爾在這裏，正如在他的全本書中一樣，表現他對不列顛帝國主
義及其目的採取一種公正的客觀態度。但他却以一個美國主義辯護人的
資格表現一種同等明顯的偏愛。把他自己的帝國主義主人們加以理想化。
我們一定要記着：英國是以一個沒落的世強國的地位資格參加戰爭的，
她絕望地設法保持一種不復與經濟現實相符的地位。牠的帝國，而且有一
個時候，甚至牠之爲一個世界強國的地位，也受了軸心國威脅。但她也受
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盟友』威脅。而且她還一直害怕史大林的擴張政策的
前途。爲了應付更急迫的軸心國的威脅，她迫得和那個強大的大西洋競爭
者以及和蘇聯成立戰爭聯盟。如果被軸心國打敗，她就會遭逢滅亡的。如
果勝利，她就不得不和她昨天的強之盟友們發生爭執。正因爲如此，英帝
國主義者所最重視的，還是在戰爭當中，設法鞏固舊的陣地，收復已失的
陣地，儘可能爭得新的，以及在總的方面，準備應付明天的排戰者。
美國與英國不同，美帝國主義的戰後計劃却是穩可拿到的，因爲牠保
有巨大的經濟和金融領導權。而這一種權力與外交保證軍事的優勢。戰勝之
後，美國就能從容自得地蒐集果子。美帝國主義的野心因爲是屬於全球
範圍的，所以取得了一種地理的無形態性，使一些特殊的目的變得隱晦不
清。這一點使美帝國主義的宣傳家們易於把美國之參戰渲染成爲推廣『民
主主義』至全世界的一個堂皇的、無私的十字軍遠征。

雖然如此，又雖然恩格沙爾所見不同，美帝國主義者却一點也不遲

疑，沿着勝利之路，把他們所能檢得的東西檢起來。他們攬取這乃至長期的軍事基地，並專心致志地侵略世界市場。

珍珠港事件不久之後，羅斯福和邱吉爾同意首先致力於擊敗歐洲的軸心力量，對日本則進行一種『拖戰』。恩格沙爾說：『焦點既縮小於歐洲範圍，『英、美兩國目的的衝突，看起來便主要限於侵歐的要路應經過地中海或橫渡英倫海峽——這一問題的爭執。』他們確乎同意橫渡海峽的入侵了，但事情却以某種『神秘的』方式洩露出來：原來集中起來專供這一軍事行動之用的軍火、船隻、裝備却改運到別的地方去了——先是接濟北非的戰役，後又接濟西西里，後又送到意大利。

意大利戰役

北非戰役實際上是爲了打開西地中海，供盟軍船運。繼之而起的西西里戰役，據恩格沙爾說：是一種『讓步的進攻』——是美國對英國要求的讓步——而且從來就不把牠視爲隨後攻入意大利的一個重要的戰略軍事行動。但後來發生的却恰好是如此。英國人因爲操縱了戰爭在歐洲方面的最大演武場——英倫本土，似乎能够指揮軍隊於他們所選擇的地方行動起來，然後迫使美國人就範和援助。因此，雖然在最高的計劃水準上，橫渡海峽的進攻佔有最高的優點，而『英、美所能製造和輸送的全部資源』却被西西里和後來的意大利戰役耗竭了，結果，橫渡海峽的進攻宣告延期，不是一次，而是幾次。

羅斯福和邱吉爾早在一九四二年就會同意橫渡海峽的攻勢應於是年秋李發動。北非戰役於是插入來。同時準備仍然進行；而另一個日期也指定了。於是又發生了西西里和意大利的登陸。這個進攻又延期，又指定了另一個日期。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這個以德日（D-Day）才到來。西西里和意大利戰役實際上是從英國目標的觀點出發的。但就儘可能

迂迴和儘可能節省其應戰中心區自守應戰的實力，這些軍火長官並未考慮的，而且還是最浪費的。關於意大利戰役，恩格沙爾證明：牠『從未造成什麼軍事意義。』德國戰敗也就等於意大利及德國的巴爾幹德備國的自動崩潰。對她們舉行軍事行動是毫無必要的。可是事實上在意大利半島中却終於演成屍如山積，全國到處都被蹂躪遍了。整個戰爭都毫無必要的拖延下去了。但生靈塗炭城市毀滅，在帝國主義的估計中是無足輕重的。

據恩格沙爾的證明，英國從始至終熱中於經巴爾幹的攻德路線。因此又熱中於進意大利。因爲意大利是入巴爾幹的主要門徑。英國之熱中於這方面，無非預想通過巴爾幹與德的戰役將代替橫渡海峽攻德的戰役而已。

這種熱中最初，而且一直到最後也還往往在歐洲戰場中，與美國的軍事戰略發生衝突。他使英國政府走到那樣遠，首相竟親自造了一句驕人的成語來把他通俗化起來——他散佈這樣一種思想，認爲大陸上面那些最險惡和易於防守的山巒屏障構成『歐洲的柔軟的下體。』

羅米爾戰敗於北非和英國防軍之怡然駐紮於意大利殖民地之後，西部地中海對於同盟國的船運便安全起來。英國第二步便關切東地中海，以及連帶着關切到她到印度和遠東去的生命線，在遠東方面，她正用非常憂懼的眼光睇視着美國操縱反日戰爭。意大利戰役對於英國，是合乎邏輯的第二個步驟，因爲除了打開英國的生命線之外，牠還可以提供一塊攻入巴爾幹的跳板。

英人專心致志於巴爾幹的理由是明顯的。正如恩格沙爾所指出的一樣：他們很有理由……甯可取道巴爾幹也不取道海峽；比俄國人先取得巴爾幹全是爲了他們所瞭解的長遠利益計。這也是他們專心致志於經巴爾幹路線取勝的並非秘密的祕密。

紅軍已經攔截了德國進攻的高潮。邱吉爾想在東歐的北部和南部插入一根盟軍的鏢子，以阻止蘇聯征服巴爾幹。一個蘇維埃支配的歐洲是英帝國主

義的噩夢。但除了西西里和意大利戰役之外，美國的戰略觀念却佔了上風：從西面進攻德國的堡壘。在旗幟國主義者覺得他們不久之後能夠對付史大林。

史大林當然十分知道邱吉爾的致力於巴爾幹，他不斷催迫在西方開闢「第二戰線」。羅斯福並不準備爲了滿足英國的東歐目的，而甘冒與蘇聯決裂之險。另一方面，邱吉爾却要俄國人儘可能的苦戰而無須西方第二戰線之助。正如恩格沙爾所說：「俄國打得愈長久，俄國人在戰爭結束時便愈被削弱，而英國人在戰後奪取歐洲霸權的鬥爭中就有更好的機會（俄人則相反）。」

雖然邱吉爾不能發動一個巴爾幹戰役，但英國的陸軍元帥亞歷山大却能够從盟軍中糾合一枝包含波蘭人、法國人、巴西人和加拿大人（再加上若干英、美人）的雜色軍隊，繼續進行他的戰役，一直沿着這隻意大利靴而上，到了阿平寧山。一九三五年四月，他又能够跨過波河，進迫特里雅斯特港——剛好在歐戰結束之前。特里雅斯特港，這個人巴爾幹的門徑，便因此從狄托——和史大林的手中救出來。

法國已被盟軍攻入之後，在如何攻入德國的問題上，在英、美之間又發生了新的衝突。英人想經過荷蘭低地，橫越漢堡平原，以便直搗柏林。美國人則寧願取道所謂「佛蘭克福之裂隙」——以越德國的腰部。他們的戰略家相信德人在北方平原的防禦是最強的，這個地方大小河道交錯，地面平坦且過於低陷，不甚堅實，無法支持重裝甲車行駛。另一方面，佛蘭克福之裂隙則是一條崎嶇石路，需要衝破梅茲，跨越毛些爾（Moselle）和薩爾；而只要在最人烟稠密的地點攻入「西方長城」。但據恩格沙爾說，佛蘭克福之裂隙却提供下列的條件，足以抵消上述的障礙：

- 一、跨越萊茵河，這一段河身只有牠近出口處之一半闊。
- 二、遼闊的無武裝夾谷，可供通路（漢堡平原則滿佈軍事設備，組織成爲

德軍訓練的場所。）

三、供給車輛以堅牢的立足點，牠們可以隨處馳騁。

四、奇襲的最大可能性，因爲大家都知道，德人更無比地擔憂北路，因爲這裏可以直搗他們的首都。

五、在佛蘭克福入德走廊的盡頭處，對於戰略的運用具有非凡的可能性。軍隊突破此處，就可以有三個方向來自由選擇——北攻柏林；東向與俄人會師；或南下巴伐利亞和奧國。

另一方面，人們愈深入漢堡平原，則其企圖也愈明顯，而敵人之能夠集中抵抗也愈容易。

儘管有這幾點值得考慮；英人却固執地贊成漢堡路線，他們所持的理由很簡單：他們「要佔取柏林和德國北部海岸，以保證萬一碰到德國崩潰時，這些地方不致落入俄國人手中。」後來暴露出來的事實是兩種戰略都採用。蒙哥茂萊的軍隊取道漢堡平原，美國柏拉德萊將軍則衝過德國腰部，與紅軍取得連絡於易北河。但史大林最先到達柏林。

英、美關於歐洲戰爭政策的最後一次衝突就發生於易北河。這個插話在報紙上從未披露，這是帝國主義的政策往往保持秘密的另一個富有教訓意義的例子。底下就是恩格沙爾所敘述的：

戰爭結束後過了一個時期，英、美、蘇在德國的行動範圍才公佈於報上。實際上，這些範圍早已決定，且已在雅爾達正式通過了。我們的軍事地圖已把牠們標出。戰爭結束兩個月之前，我們就有一份特別的地圖來作這些行動範圍的參考。唯一未確定的界線就是法國區的邊境，這些邊界尚在談判中，因爲法國並未出席雅爾達會議。

柏拉德萊攻抵易北河之後！此處深入雅爾達會議已贊同讓於俄國人的領土——他的計劃便是儘可能迅速地撤回美軍界線內。他之這樣做是出於非常實際的顧慮。我們剛剛攻入德國便發現不是幾千人而是幾十百萬移民的人，釋放了戰俘，以及拘留於集中營中的奴隸勞工和囚犯。他們中有一個巨大百分數

是來自俄國和東歐的。這些難民成了我們一個最嚴重的難題。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努力宛如一家公共汽車公司在五時至七時之間，把全部定期車票使用者送出紐約一樣。因此，柏拉德萊下令所有俄國人、波蘭人和東歐人隨軍遷移，計劃把他們集中在他所攻入的俄國區域裏，然後引退，這樣他就可以把他們送回俄國人，不化一加侖汽油或一小時的討論。

柏拉德萊抵達易北河時，羅斯福逝世了。羅斯福死後不久，有一個晚上，邱吉爾親自訪問柏拉德萊，不經過愛森豪華便擅自請求他不要撤離易北河——因為他，邱吉爾希望利用這個地方更進一步和俄國人講價還價。柏拉德萊說他認為這件事會引起麻煩；他覺得一定要引起誤會，因為這些界線已大家正式同意過……因此他簡單地把這個問題退回最高盟軍司令去解決。

我們現在明白，英帝國主義者對於蘇聯控制東歐和巴爾幹，比之他們的美國盟友所應該害怕的遠較厲害。在戰爭進行中這一顧慮比加速軸心國軍事失敗的思想占了上風。盟軍勝利已在望。延長一點痛苦又有什麼關係呢？

在遠較小規模的緬甸戰爭中，我們看到一種類似的情形：卑污的物質動機隱伏於軍事戰役之後面。日軍攻破脆弱的英國殖民地防線，擁入緬甸，威脅鄰接的印度——英國的最大殖民地領。在奪回緬甸的戰役中，問題並不是在於解放緬甸，而是在於恢復英國的殖民地統治。在花旗帝國主義者看來，緬甸只是戰爭的一種附屬事件，不過也很重要吧了。他們想要中國繼續戰爭，而達到這一步的唯一辦法就是經過緬甸打開一條供應中國的道路。美、英、中三個盟者永遠在互相衝突。這種衝突與『純淨』戰略的問題毫無關係。在每一個場合都正如厄爾德列茲在他的書中所暴露的一樣，產生異見的正是參戰國的廣泛的政治和物質利益。

帝國主義的陰謀

自始英人就拒絕允許中國軍隊備足兵額開入緬甸，從中國邊境方面逐退日本人。他們寧願眼看全緬甸陷入日軍鐵蹄之下，也不願中國人去幹英國人自己所不能幹的事情。中國在緬甸打勝一定會增高中國的威望，並相應地減少英帝國主義那本已低落的聲望。而且戰爭之後，把中國人撤出去一定困難。美國的增援則無法送到，因為蘭宜的港口操在日人手中，而日

本的海空軍控制了所有東亞的水道。鑒於印度正陷於不安鼎沸中，英人不曾冒險調動印度軍來和日人作戰。駐緬甸的同盟軍——英、美、中——就是這樣迅速慘敗被逐出緬甸的，這次慘敗，史迪威稱之為『打得一團糟』

當奪回緬甸的計劃，則需要英、印和中、美軍隊參戰的計劃一到執行的時候，衝突和爭執便愈來愈多了。『同盟國』繼續背道而馳。英人實際上把他們在印度募集的全部軍隊，用來維持印度三萬八千五百人民繼續屈從他們的統治。他們不會讓出大軍來實現『解放』緬甸的任務。美國則把主力用來進攻菲律賓和日本，這些地方是太平洋霸權之樞紐。史迪威的工作是訓練和指揮中國軍隊，來保護美國在華的空军基地，同時又在緬甸和英人合作。但撥充中、緬之用的軍事租借物資悉操之中國最高當局之手。而中國獨裁者却把這些供應品用來攻擊中國的共軍。他對史迪威的駐緬中國師團也不供給足夠的瓜代兵額。他保持他的軍隊，以便往後用來舉行進攻延安的內戰。在戰爭中，他從頭到尾把他的最好的師團用作『封鎖』中國西北的『赤』區。中國政府軍這種保守性竟到了這個程度，中國當局甚至容許日軍摧殘華南的美國空军基地，也不願調動必需的軍隊來保衛牠們。當史迪威怒氣沖沖，要求那些封鎖延安的國民黨軍隊調來抗日時，中國最高當局便以要求撤回史迪威來答覆。

中國最高當局當然也要把日本人逐離中國。但他計算到日本一旦在本土被征服，則日本在華的佔領軍便會自動的崩潰——結果果然如此。因此他認為更切要的還是保持他的軍力來和共軍作戰，他知道這場內戰一定跟着抗戰而來的。同時，他竭力從美國盟友方面盡量搭多一點租借物資。

英人也同樣要收復緬甸。但他們知道日本一旦戰敗，緬甸將有如一粒熟梅子一樣，和馬來、香港一道落入他們的懷中。他們在緬甸所要做的只是一種象徵式的軍事行動，讓日軍在這裏疲於奔命，阻止他們侵入印度。同時，他們也節省人力和物資，以便戰爭一停便迅速開回他們的遠東屬地去。這一點後來也實現了。

爲民主而戰？從日本帝國主義手中解放亞洲？這些只是欺蒙人民的口號吧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第一次一樣是帝國主義者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打的。戰爭的目的既不是『民主』也不是『解放』，而是世界霸權、殖民地、市場、勢力範圍、利潤。

論憲法的本質

斐迪南·拉薩爾講
雙山譯

——一八六二年四月十六日講於柏林——

承蒙邀來此地對這些個可敬的聽衆講演，這回我選了這一個問題。那是值得諸位注意的，因為牠是一個頂合時宜的題目。我要講到憲法的本質。

開始，我要問：什麼是憲法？什麼東西構成了牠的本質？

今天，無論什麼人，從朝到夜，都在討論憲法。在每一張報紙上，在每一個集會上，每一個酒館中，關於憲法人們進行着無窮盡的討論。

但是，假使我鄭重地提出這個問題：憲法的本質及其概念為何？那末我怕在這許多滔滔不絕討論着這問題的人中，祇有很少人能夠給一滿意回答的。

一被問到這個問題，許多人會覺得必須揀起一八五〇年的普魯士法典來，讀一讀那裏面關於普魯士憲法所說的幾節話。

形式的定義是不合適的

不過，終究說，牠回答不了我所提出的問題。因為在那本書中，有的只是某一憲法，即普魯士憲法的特殊內容；因此，牠不能給我們下面這個問題以回答：一般說，憲法的本質及其概念為何？

我假使對一個律師提出這個問題，他會回答：「憲法是國王和他的臣民之君，主重也帝告內一團契約，用以確定一國立法與政府的基本原則

的。」或者，因為世上又有共和憲法的存在，所以他許會給我一個更一般的定義。「憲法是一個國家公佈的根本大法，牠規定着一國內部公共權利的組織。」

但一切這些以及類似的形式的法理上的定義，使我們遠離對我那問題的答案，有如前一個答案一樣。

因為牠們所給我們的都祇是些浮面的描寫，關於憲法如何產生，牠幹些什麼，却沒有解釋牠是什麼。牠們給了我們一些範疇，憑着那些標誌，我們可以表面上與法理上認識一個憲法。但他們沒有告訴我們什麼是憲法的概念，什麼是牠的本質。因此，關於一個憲法之是好是壞，可能或不能，鞏固或不鞏固，他們完全沒有告訴我們什麼。我們要想判斷這些，那我們必須知道一般的憲法的本質。祇有知道了這，我們纔能確定某一特定憲法是否符合這個本質，或者牠究竟是如何與這本質發生了關係的。但是這一個憲法實質，絕沒有為法理的與浮淺的定義所解釋的，這些定義同樣地可以應用到每一張為國家或為國家及其國王所簽署的紙，不問其內容如何，祇叫宣佈為憲法就行了。僅僅是憲法的概念，乃是一切制憲藝術與一切制憲智慧。的來源，這些藝術與智慧，如果我們發見了這個概念，那你們將來可見到，是如此容易從這概念上得出來的。

所以我再重複一句：什麼是憲法？什麼是憲法的本質及其概念？

一個有用的分析方法

我們還沒有這種知識；我們必須一起尋求，去發見答案。爲要發見答案，讓我們應用一個方法，這方法當人們想對某一事物得到明白理解時，應該時常使用的。先生們，這個方法很簡單。那就是：把我們想要理解的某一東西，和某一其他同性質的東西加以比較；然後，儘可能明白與截然地，決定牠們之間雖然相同，却還有那一方面不同。應用着這個方法，那現在要問：憲法與法律之間有什麼不同？

憲法與法律是顯然同性質的。憲法必須具有法律的力量；因此，牠必須也是法律。但牠必須不僅僅是法律，而是較多於法律者。因此二者之間，一定是有所不同的。有幾百件事實可以證明，二者之間存在着明確的異點，憲法一定不僅僅是法律，而是較多於法律的東西。例如，有新的法律通過了，你決計不會覺得不樂的。相反，你知道，差不多每一年，總必須通過或多或少的新法律。可是任何一個新法律，要牠通過了而不因之改變既成的法律關係，那是不可能的。一條新法律，如果絲毫不改變現成的法律秩序，那牠是全無意義的與浮淺的，是不該通過的。這樣，你們對於法律的更改並不覺得不快，並且你們反而把這一般地改變看成爲統治機關的本分理。

但當你們的憲法一被觸動時，你們却憤怒了，叫道：不許碰動憲法！爲什麼有這分別呢？這個分別是如此的不可爭辯的，以致在某些憲法中竟包含着不許任何更動的直接條文；另一些憲法中，訂有這樣的條文：祇當立法機關中三分之二而非簡單的多數通過，纔能加以修改；還有一些憲法，是這樣規定着：立法機關，甚至會同了別政府機關，都不能修改憲法，而祇能提議修改，讓專爲修改憲法而召集的新的人民代表會議實行其事。所有這些事實，證明了，依據一般人的見解，憲法比之於普通的法

律，應認是更和善白、更有力量白、更有價值白。

因此我要再問一聲：憲法與法律有何區別？

對這問題的一個普通答案是：憲法不單是一條法律，牠是國家中的基本法律，和其他任何基本法律一樣。在這個答案中，諸位，真理很可能以模糊的方式隱藏着的。但這方式如此的模糊，以致完全不能達到什麼目的。因爲另一個問題馬上又發生了：法律與基本法律之間有什麼不同？因此，我們沒有比以前前進了一步。我們祇是得到了一個新名稱——基本法律——這名稱對於我們，如果沒有知道基本法律與其他法律的區別之前，那是全無幫助的。

普通法律與基本法律之別

讓我們來看：我們能否作一較深的探索，分析那含在「基本法」這一名稱之下的意思，換句話說，基本法必須在什麼地方與其他法律有所不同，因而有理由被稱爲「基本法？」

基本法必須是：

一 此種法律比任何別普通法律更加深入；這是可以從基本法這一個名稱表示出來的；但牠要作爲基本法，必須又是：

二 恰恰成爲其他法律的基礎，這就是說，基本法必須是其他普通法律的創始，然後能成爲後者的基礎；因此，基本法必須對一切其他的普通法都發生作用；

三 但是某一有基礎的事物，不能任意成爲此物或另一物，牠必須是此而非他。牠的基礎不許牠成爲別樣事物。

祇有那缺乏基礎的，因而是偶然的事物，纔能是此，而或許又能是彼。凡有基礎的一切事物則相反，牠是非此不可的。例如：星球有某種運動。這運動或者是有基礎的，或者不受什麼基礎決定的。如果牠沒有基

礎，那末這運動是偶然的，在任何時候都可能改變方式的。但若牠真有基礎，即如天文學家所說的，太陽的引力乃是這運動的基礎，那末這就確定了：星球的運動是被一個基礎——太陽的吸引力——所決定與調節的，不能夠異於目前的狀態。因此，『基礎』這一名稱，含有必然之意，牠含有這樣的意思：一個主動的活動力，牠必然使那基於牠的任何事物成爲如此這般的情況。

因此，憲法如果是國家的基本法，那末我們必須對牠作更加詳細的界說，或者，如我們所已發見的，牠必須是一個主動的力量，牠必然地要使國中一切其他的法律與司法制度成爲如此這般，因而絕對地不能有異於現有法律的其他法律被通過——這一層，先生們，對於我們却是第一閃的曙光。

現在，先生們，在這國家中可有什麼東西，可有什麼主動的力量，牠能對國中通過的一切法律以此種方式發生影響，即使牠們一般地成爲如此，不得不如此，而且不可能如彼呢？解答了這個問題，我們開始可以見到全部光明了。

一切憲法的基礎

自然，先生們，一國之中是有這種東西的，而此種東西不是別的，祇是那——在某社會中既存的各種力量的真實關係。

某一社會中各種力量的真實關係成爲那個主動發生作用的力量，牠以此種方式決定這一社會的一切法律與司法制度，以致牠們在基本的特徵上，祇能如此而不能如彼。

我將假設一種情景，以便快些弄清楚這個問題。照我將要提出的方式說，這情景誠然很不可能。但是不管這個事實，我們馬上就會看到，這樣的一種情景會在另一種方式中發生。我們所着眼的問題完全不在於如此的

事情是否能夠發生，而僅僅在於從這一假設的局勢中，考察一下這種事情在發生時候所顯露出來的牠們的本質如何。

你們知道，先生們，在普魯士，祇有那些具有法定力量的東西纔刊佈在法典上。這法典在 *Deekerschen Oberhofbuchdruckerei* 中印刷。法律的原稿被藏在某一國家檔案庫裏；印就的法律條文則被保存在別的檔案庫，圖書館與書館中。

現在，讓我們假定，一次可怕火災發生了，好像漢堡所曾發生的那次大火，所有的國家檔案庫、圖書館與書館，聯同 *Deekerschen Oberhofbuchdruckerei* 本身都付之一炬；再讓我們假定，由於各種條件的奇異湊合，同樣的火災在這王國的所有城市中發生了，而且藏有法典本子的所有私家圖書館都被燒去了，因此，在全普魯士，竟沒有一條法律還以可信的形式被保存下來。

在這情形中，這國家的一切法律將被毀滅了，除了通過新法律之外，人們便無法可想了。

先生們，你們可是以爲這時人們可以一任己意去行事，可以通過任何爲他所喜的法律，無論那一種爲他所願有的條文了嗎？讓我們看看。

讓我們假定你們將如此說：法律已經遺失了，我們將通過新的，我們將不再給專制皇朝以牠一向所享有的地位，或者，更甚些，我們將不給牠以任何地位。

一個假定的情形

對於這，那個國王祇叫簡單回答。法律也許會遺失了的，但這算什麼呢？實際上，軍隊服從我們的命令，我叫他們上那裏他們便上那裏去；實際上，軍隊與營房裏的將官們是聽了我的命令，才開放大砲，才將砲兵送

到街上去的；我依靠着這個實際力量，我不怕你們不給我我所想要的那個地位。

你們看，先生們，一位得軍隊與大砲服從的國王——這是憲法的一部分！

或者我假定你們如此說：我們是一千八百萬普魯士人。在這一千八百萬人中，有一些少得幾乎覺察不到的大地主貴族。我們不懂得、爲什麼這微乎其微的地主貴族、能有我們一千八百萬其餘這些人合起來那麼多的勢力；我們也不懂得爲什麼他們應該組成一個貴族院，去平衡那由全國民選舉出來的衆議院的決議，而且當這些決議有關重要，如果他們的幻想要加否決的時候，竟可以否決的。我假定你們會以這樣的腔調來說，我們全都是『貴族』，是主人，我們無需要一個特別的貴族院。

好吧，先生們，這是沒有疑問的，大地主貴族們不能打發他們的農民來反對你們。相反的，他們將全體一致，免使自己不爲他們的農民所打倒。

不過大的地主貴族常能對君王與朝廷施展大的影響，由於這個影響，他們也能派出軍隊與大砲，其輕易有如這個武力就在他們的直接指揮之下似的。

如此，你們可以看出，先生們呀，對國王與朝廷能起作用的一個貴族，——這是憲法的一部分！

或者，讓我相反地假定：君王與貴族決定要重建中世紀式的行會制度，不但像人們在沒多幾年前所試行的一樣，替小的手工業者恢復這制度，而是在這麼大的規模內幹，即像中世紀時候一樣，就是說，要想在一般的社會生產中，因此，在手工工場與機器工廠中都要恢復這制度。你們知道，先生們，在中世紀的行會制度下面，大資本不能生產；大規模的工廠生產，機器生產，是不可能的。因爲在這個制度下面，例如各部門不同

的勞動之間，即使關係最接近的部門之間，都有法律規定了界限存在，沒有一個製造家能獲准結合這樣的兩部門的。製造鍋爐蓋的人不許補孔洞；鐵匠與鎖匠之間打過無窮的官司，爲了他們各自行業的立法；印花匠不許僱用染匠；此外，在行會制度下面，一個製造者所許生產的分量，也是由法律規定的，所以每一城市，每一行業，每一師傅祇許僱用一定的、法律指定的與有限數目的工人。

從這兩點說，你們可以看到，如果在行會制度下面，大規模生產，機器生產，乃至機器體制，不能存在一天。大規模的生產無疑地需要：第一、各有關的不同的勞動部門在大資本的手中結合起來，還有第二、大量生產與自由競爭，這是說，自由與無限制地僱傭工人。

假使不管一切，竟有人企圖在今天採用起行會制度來了，那會搞成個什麼樣子呢？

各種社會力量决定着憲法

在包雪格、伊格爾斯、等等先生，那些從事紡織與絲織的大廠主們，將會關上他們的廠門，讓他們的工人走。甚至那些鐵路局也會這樣幹的。商工業將停頓了。許許多多的手藝師傅，將自願地或者被迫地，裁去他的大批學徒。這一大羣人將蜂擁到馬路上去，討乞麵包與工作。大資產階級將站在他們背後，以自己的勢力來鼓勵他們，以自己的地位來激動他們，用基金來幫助他們——這樣的鬥爭會跟着發生，即使軍隊都不能取勝的。

如此，先生們，你們看見了包雪格與伊格爾斯，一般的大工業家——乃是憲法的一部分。

或者，讓我來假定，政府要採行一個辦法，有害於大銀行家的利益的。譬如說，政府決定國家銀行不許像現在一樣的執行業務；現在，那些大銀行家與大資本家，即使沒有國家銀行的便利，也已控制了所有的錢與

所有的信用，可是唯有他們能將貨單在國家銀行中折現，就是說，只有他們有分在國家銀行中獲得信用貸款；現在假使決定國家銀行不能給這些人以低利放款，應該專門將款子放給窮人，放給中小規模的生產者；因此，必須改組國家銀行，以便適應此目的。那末，諸位先生們，這將引起什麼事呢？

不錯，先生們，這辦法是不會引起暴動的。可是現在這政府却不能採行牠。

因為，先生們，政府有時候需要這麼大量的錢，却又不敢抽稅。在這樣情形中，牠尋出了一條出路，就是吞食未來的基金；這就是，牠舉債，同時發行國庫券來抵償。爲了這，牠就需要銀行家。誠然，國庫券的最大部分終於是要落入全體有產者與食息人這個階級的手中。但要達到這一步往往需要很長一個時間。可是政府却立刻要錢，全數拿到，或分批到手；爲了這，就需要有中人，需要有能力立即墊付全數款項的代理人；他們的責任是把公債券拿了來，逐漸轉入大眾之手，此外，他們又把債券拋入市場，造成人爲的增價，藉以圖利。這些中間人就是那大銀行家們，因此政府現在便不敢和他們爭吵了。

所以，先生們，你們看到，像孟德松、錫克勒等輩的銀行家，以及一般的證券交易所——乃是憲法的一部分！

或者，我假定政府決定公佈一個法律，像中國所有的法律那樣：凡兒子犯了偷竊，罪及其父。這樣的提議是通不過的，因為牠違反了公衆的意識與一般的文化。每一個政府官員，甚至那些樞密院大人們，都會驚訝得舉起手來；甚至貴族院議員們都會發言反對這條法律。因此，先生們，我們可以看到，在某一個限度內，公衆的意識與文化，也是憲法的一部分！

文化與傳統乃社會力量

或者，我假定政府決定去滿足貴族、銀行家、大工業家與大資本家的要求，但剝奪了中等階級與工人的政治自由，那末，先生們，會不會成功呢？

呀，自然囉，先生們，這在一時間是可以成功的；我們已經有機會見到過，這是能够辦到的；後面我們還將在另一機會講到牠。

不過，我假定發生了下一情形：政府所擬的計劃不單單要剝奪中等階級與工人們的政治自由，而還要剝奪他們的人身自由；這就是說，人們提議宣佈這些人不再是自由民，而是地主的農奴與賣身奴隸，有如好幾世紀以前在許多地方所發生的一樣。那末先生們，這會不會成功呢？

不，這是不會成功的，即使國王、貴族與全體大資產階級聯合起來支持這個法律，也還是不會成功的。因爲在此情形中，你們將會說：不！我們寧死不屈！工人們不必等待包雪格與伊格爾斯關廠，就會一擁而至街上，全體中等階級會出來幫助他們，他們的一致抵抗是很難克服的，所以，先生們，你們看，在最極端的例子中，你們全體都是憲法的一部分！

真實憲法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先生們，一個國家的憲法是什麼，這就是：實際存在於那一國家中的各種力量的關係。

但是普通稱之爲憲法的是什麼呢？什麼是法理上的憲法呢？現在，先生們，你們自己看看這究竟是什麼。

這些力量的真實關係寫下在紙上，給予了文字的形式，而且一經這樣寫之後，牠們不再簡單是力量的真實關係，而變成爲法律，司法制度了，誰若反對牠們，誰就得受罰！

先生們，現在對你們是一樣明白的：這些力量的真實關係如何被寫成文字的形式，這形式使那些關係變成爲法理關係。

自然，他們不是這樣寫下來的：包雪格先生是憲法的一部分；孟得格先生是憲法的一部分，等等；他們把所有這些用精妙得多的形式表示出來。

例如，牠如果想規定，在此王國中，少數大工業家與資本家應握有全體中等階級公民、工人、農民合計起來的同樣權力，或更多權力，那他們決計不明白清楚地寫下來的。爲了這目的，一個法律，例如一八四九年的三等級選舉法公佈了，依了這個法，人民被分成三個選舉等級，依納稅的多寡而定，而這納稅額，自然又依他們所有的財產額而定的。

依照政府在一八四九年擬定的正式單子，通過了這一個三等級選舉法之後，那時普魯士共有三，二五五，六〇〇個初選人，他們被分成如下的三個選舉等級：

屬於第一等級者——一五三，八〇八選民。

屬於第二等級者——四〇九，九四五選民。

屬於第三等級者——二，六九一，九五〇選民。

我再說一遍，這些數字是從官方單子中摘引來的。

你們看得到，一五三，八〇八個很富的人，在普魯士擁有與二，六九一，九五〇名中等階級公民、農民與工人同樣多的政治權力；而且，這一五三，八〇八個很富的人與四〇九，九四五個相當富的被歸入第二等級的人，擁有了全民族其他部分人合計起來的政治權力的二倍；而一五三，八〇八個殷富連同了四〇九，九四五個第二等級選民中的半數，就享有了比第二等級的其餘部份與第三等級全體合計更多的政治權力。

階級關係與成文憲法

如此，你們可以看到，這情形如果用下面那樣的粗俗字眼來寫，所得結果是完全一樣的：一位富人所有之政治權力，應及另一公民所有者之十

在此三等級選舉法尚未通過之前，根據一八四八年四月八日的法律，那時實行着一種普及選舉制，在這下面，每一公民，無論貧富，都有平等權利去參預政治，藉以決定國家的意志與目標。在這情形中，先生們，你們看見了我剛纔所說的話被證實了：當你們的所有，人身與產業諸權利不被直接與劇烈侵犯的時候，你們，工人們與中等階級公民們的自由，不幸是那麼容易被剝奪的。你們輕易地放棄了普選權，自從那時以來，就我所知，並沒有進行過鼓動要恢復這個權利。

再，如果想在憲法上規定：少數貴族應享有全體富人，小康與無產者同樣的權力，即享有三等選民合計的，亦即全國民的同樣權力，那末也要避免用這樣通俗的方式來措辭（因爲，先生們，請你們永遠記住，一切公開而明顯的事物都是通俗的）而應該用如下的話來寫：應由古老地主中遴選一貴族院，凡衆議院所通過的一切決議，均需獲得貴族院同意，這樣一來，政權就給了那極少數的地主貴族，他們能够壓倒全國，壓倒所有階級的統一意志。

更次，如果想規定國王個人應該有比三等選民全體，即比全民，甚至連地主貴族在內，有同樣權力，甚至有更多權力，那末可以用如下方式來辦到：

憲法第四十七條這樣寫着：「國王任命軍隊中一切職位」，又據第一百〇八條說：「軍隊不對憲法宣誓。」依照着這一條的方向，其實在原則上正是以此條爲根據的，一個學說被建立起來了。這學說以爲國王對於軍隊的關係，和他對於其餘的國家機關的關係完全不同，他占着一個完全不同的地位；牠以爲國王對軍隊而言，不單是一個國王，而又是某種不同的，絕對特別的，神秘的與不可知的東西，爲此，一個特殊的名稱給造出來了：「Kriegsheer」（戰爭頭領）；爲了這些原故，所以牠以爲衆議院

或國民全體與軍隊無關，不能干涉軍隊的事務與組織，但只能投票表決軍事費用而已。

我們一定要承認，先生們——真理是最先來的！——這個學說在憲法第一百〇八條上有一個不可否認的基礎。因為憲法既然宣佈軍隊，包括國王與軍官們，與其他的國家機關不同，毋需對憲法本身宣誓，那末在原則上，這就承認了軍隊是站在憲法之外，與憲法無共同之點；是完全與國王個人而不與國民有關的了。

國王權力之來源

這個學說一經確定，則國王享有了與全體國民不但同樣的，而且是十倍的政治力量，不管國民的真實力量是十倍、二十倍、五十倍大過於軍隊的力量。這一個表面的矛盾是十分簡單的。

國王的政權工具，那支軍隊，是有組織的，經常動員着的，有紀律的與永遠準備着行動的；國民的權力則相反，不管牠是大得多多，却是無組織的。國民的意志，特別是那為體現這意志所必需的堅決程度，不易為人民自身所承認；因此，沒有誰能確切地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會跟隨着他。同時，人民缺少那些有組織力量的武器，我曾經提到過的那些很重要的憲法支持——大砲。不錯，軍隊是由國家經費來維持的；不錯，軍隊的準備與完成，祇因為有了由社會中發生的科學——物理、技術學、等等。軍隊的存在本身便是市民社會的偉大力量的證明，是科學、技術、工業製造與各種技巧的偉大成功的證明。

君主制下的軍隊作用

不過，在此地我們必須記起羅馬詩人維吉爾的一句詩來：『你們造了他，可不是爲了你們自己！』因爲槍砲總是爲有組織的武力而造的；所以

人民知道，一當發生衝突的時候，你總可以發見這些權力的產品老是反對他們。因此，數量上較小而無組織的力量，常常而且在長時期間，能够征服全體國民那個數量上大得多而無組織的力量，這樣一直要到那個時候：等到小心地領導與培養羣衆，使他們的意志與意識藉各個機會得到成長，那末那個無組織的超等力量才能準備去同那個有組織的力量對抗。

現在我們知道了國家兩種憲法的本質。所謂兩種憲法，一種是真實憲法，即該國存在着的力量的真實關係，還有一種是牠的成文憲法，牠與前者不同，可稱之爲一張紙片。

這是明顯的，真實憲法存在於每一國家與每一時代中。現在有個流行見解，以爲憲法乃現代所特有，這真是再淺薄與再錯誤沒有了。

所以每一個國家在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個真實憲法。爲現代所特有的，不是真實憲法而是成文憲法，是那一張紙頭，這一層很重要，應該清楚地記在心頭。

事實上，在近代，我們差不多在每一國家中都看到一個鬥爭，要爭取一個成文憲法，要將一個國家中的制度與統治辦法所依據的諸原則，規定在一個基本法中，寫在紙上。

現代這一特殊鬥爭的理由是什麼呢？

爲成文憲法而作的現代鬥爭

這是另一個重要問題；祇有解答了這個問題，我們纔能知道如何從事於憲法的草擬；對業已獲得的憲法作何感想，以及對這些憲法採取什麼態度。簡單說，要懂得制憲藝術與一切憲法的智慧，必先知道了這個問題的答案。

所以我問：現代爲獲得成文憲法而作的特殊鬥爭，其理由爲何？

牠是從何發生的？

顯然，祇從這個事實中發生出來，即發生此種鬥爭的國家中，各個力量的真實關係已經發生了變化。假使那關係仍舊不變，假使牠固着於舊形式中，那末這社會不會覺得必須規定一個新的憲法，這是無從想像的。牠將保持舊的憲法；頂多，牠將簡單地結集一下憲法中分散的部分。

一個社會中的力量的真實關係如何變化的？

絕對君主制的演化

讓我們想像一個人口稀薄的中古時代的小國——像差不多所有的古國一樣的——，國那裏面有一個王，還有一批貴族，最大部分土地是屬於他們的。因為那稀少的人口，祇有極不重要的一部分人能從事於工商業，因為人口中的最大多數還需在土地上耕作，出產農產品。因為土地差不多完全為貴族所有，居民從貴族那裏要事做，因此與貴族之間，發生各種不同的關係：家臣、農奴、奴僕、世襲佃戶、等等。所有這些身份關係，表現着那人民對於貴族的同一的從屬的不同程度，而這個從屬關係，強迫着人民以臣僕的資格服役，參加於貴族們的戰爭與爭鬥。貴族以他的產地上的剩餘農產品，在其城堡中維持一些衛隊與武士——各種各類的戰士們。

這個王呢，面對着此種貴族權力，除了貴族們自願跟從他這一點支援之外，並無其他實權，王是很難強迫貴族服從的。此外，國王還能得到當時為數很少，人數又極稀薄的各個市鎮的不足道的一點幫助。

這樣一個小國的憲法該是怎樣的呢？

牠必須符合於該國內諸種力量的真實關係。

那憲法得給那整個的貴族等級以第一的以及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統治的地位。未經貴族同意，君王不能要求一個小錢的捐稅——他對貴族的關係可說是『同等人中的第一位』(Primus inter Pares)。

法。

先生們，這正是普魯士與其他大多數小邦，在中世紀時代所會有的憲法。現在，讓我們假定人口開始迅速地增加了；工業與製造業開始發達了，因而能供給必需的生活資料，使充塞城市的新起的一部分人可以生存了。資本與貨幣財富在資產階級與城市行會的手中開始增殖了。那時將發生什麼事呢？

城市居民不但對貴族獨立，而且是反對貴族的，如今他們增多了，他們的行動於君王有利；這增加了他直接指揮之下的戰士的供給量，也增加了城市公民與生產行家對他的經費援助——他們因封建主進行的不斷戰爭而造成的混亂受到損害；他們渴求秩序與保障，他們要一個有利於商業的統一的司法制度；因此他們願意出人出錢去幫助君王——使他能夠在需要的時候，調遣一支遠較優勢的兵力去壓服貴族軍隊。然後，君王開始逐漸限制貴族的權力。他剝奪了他們從事戰爭的權利。

如果貴族違反了國家的法律，君王就去剷平他們的城堡；最後，經過了一個時期，工業增加了貨幣財富與國家人口到此種地步，竟致君王能夠組成一支常備軍了；君王能夠調動他的隊伍去反對那個統治等級——貴族了……他取消了他們的兩種權利：貴族自身免稅與貴族對社會徵稅。

此地你們見到了，力量的真實關係中發生了變化，如何能在憲法中造成變化，如何興起了絕對專制的制度。

國王無需寫一部新憲法；專制皇朝是太實際了，以致牠不肯花費時間來幹這種勾當。國王手中握着真實的權力工具，握着常備軍——牠構成了我們這社會的真實憲法；并且，經過了一個時期，國王和他的從者們自己會承認這一點，對社會說這是一個『軍事國家』。

再也不能和國王競爭的貴族們，最後放棄了一切想維持他們自己的武裝隊伍的意思。他們忘記了他們以前對於國王的反對，他們忘記了自己以

前和國王平等的地位；他們中間的大多數退隱到自己的田莊上，拿拿年俸，貢獻點稅收，藉以助長國王的尊榮。

資產階級的興起

但是工商業繼續發展，因為牠們繁榮，人口日益增多了。

表面上彷彿這過程還是跟以前一樣對國王有利，使他能增加軍隊。但是最後，市民社會的發展達到了這樣大的規模，以致國王再不能維持他自己的地位，即使隨着市民增加而增加了自己的軍隊，也無法維持其地位了。

稍微摘引幾個數字就會使這層道理弄明白的。

一六五七年，柏林有二萬居民。同時期，軍隊人數在二萬四千與三萬之間。

一八〇三年，柏林已經有了十五萬三千〇七十個居民。一八一九年，即十六年之後，居民增至十九萬二千六百四十六人。同年，常備軍人數為十三萬七千六百三十九名。——你們可以看到：常備軍增加了四倍，但是柏林人口增加了九倍有餘。

而且現在，另外一個甚至更特殊的發展開始了。

一八四六年，柏林人口增加到三十八萬九千三百〇八人——幾乎到了四十萬——合一八一九年人口的一倍。在二十六年間，這個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一倍有餘……

另一方面，一八四六年的常備軍人數祇有十三萬八千八百一十名（一八一九年為十三萬七千六百三十九名）。自從一八一九年以來，差不多沒有增加。市民人口大大增加了，常備軍却不曾跟着增加。

這樣的大增加之後，城市人口開始將自己視作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與此人口的增加同時，財富增加得甚至更大，至於科學，普及教育，公衆

意識、文化——這些，我們知道，也成為憲法之一部分的——也有了同樣巨大的增長。城市居民開始以如下的方式來講話了：『我們再不能是讓國王牽着走的馴順的一羣了；我們要自治，國王一定要在我們所期望的方式中，管理與致力於我們的事情。』

總而言之，社會力量的真實關係又已改變了。換句話說，時機成熟了，要發生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的事了！

你們看，先生們，當初我們認為是假定的與不可能的一種情形，竟然發生了。我們假定過，社會因為火災損失了牠的全部法律。其實這些法律不是為火災而是為一次風暴所摧毀的。

“Das Volk Stand auf.

Der Sturm brach los”.

『人民起來了，暴風雨發生了。』

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的原因

社會經過了一次勝利的革命之後，私權並未被侵，可是一切關於公權的法律，不是被推翻了，就是祇留着暫時性質了，新的法律必須被規定出來。

要起草一部新的與寫成文字的憲法這個要求，便是這樣地發生出來了。國王自己在柏林召集了一次國民大會，為要公佈一部成文憲法，或者，有如後來所說的——人們關於憲法和國王取得協議。

我們現在說到這個問題了：要起草一部能够持久的好憲法，什麼是必要條件？

從我們的全部說明中，很清楚地會得到一個結論：那個必不可缺的條件是：成文憲法必須符合於國內各個力量間的真實的，即現存的關係。如果不做到這一點，那末結果不能避免地要發生不可抑制的衝突。在此衝突

中，成文憲法——那一張紙片——一定要為真實的憲法，即國內諸力量的真實關係所消滅掉。

應該採取怎樣的路徑呢？

人們首先應該做的，不是制成一部成文憲法，而要造成一個真實憲法，這就是說，要在國內諸力量的真實關係中造成一個改變，使於公民有利。

不錯，三月十八日的事變表示出國民的權力業已大過常備軍的力量。在一次長長的與流血的鬥爭之後，軍隊被逼退却了。

不過我已經請你們注意，軍隊力量與國民力量之間的重要差別，這就是，軍隊的力量在數量上雖然較小，可是在某一時期內，却較數量遠超過牠的國民的力量為大。

這個差別，你們應該記得，是從下一事實發生的，即國民的力量是無組織的，而軍隊的力量是有組織的，經常在操練的，能够在任何時候出場去反對國民的，而後者則祇有在大事變的影響之下，在少有的時機中，纔聯合起來行動。

因此，為使三月十八日的勝利對人民不要成爲一次空的，則此勝利時機必須利用來改變軍隊的組織，要改變得使常備軍不再能被國王用作反對國民的工具。

譬如說，一個兵士的服役期間，應該以六個月爲限，因爲這個期間，好多軍事權威認爲已足夠使一個人學習得軍事技術，但不足以養成等級心理。而且這樣短期間的更替，可使軍隊經常地由民間來的人加以更新，因而國王的軍隊可變爲人民的軍隊。

此外，牠還應該規定，所有下級軍官，至少是校尉階級，必須由兵士選舉而非指派，這樣一來，軍官職位可以不讓那些精神上反對人民的人來充任了，可是現在這些軍官的行爲，却使軍隊容易變成王權的盲目工具。

軍隊又應該服從普通的民事法庭，——除了某些單零的純軍事事件之外，——這樣可使軍隊成爲人民的一部分，而非離開人民的，因而發揮階層精神的。

一切爲國防之用的武器，除了爲操練所絕對必需的一些之外，應由人民選舉的民政機關保管。

普魯士君主制爲何保存下來？

所有這些，在一八四八年春夏之時，沒有一件是辦到了的。這樣一來，那末一八四八年十二月的反革命使三月間的勝利變成了沒有意義，還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呢？當然不會了，因爲力量的真實關係既然沒有改變，反動便是不可避免的後果。

國王們比你們有更能幹的人替他們服務呀，我的朋友們！國王的臣僕們不是漂亮的空談家，而人民的公僕們中却有那麼多是能說不能行的。國王的臣僕是些實際的傢伙，他們在本能上懂得什麼是主要的。封·孟吐弗爾先生是講不來話的。但他是位實幹家！一八四八年十二月，當他解散了國民大會，將大砲搬到大街上以後——他立刻接着幹什麼事呢？他寫一部反動憲法嗎？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他知道，他能有工夫去幹這個的。他在一八四八年十二月確實給了你們一部分自由的成文憲法。

但他在十二月裏開始做什麼呢？他的第一個措置是什麼？喲，先生們，你們當然記得的：他開始繳民軍的械，將他們手中的武器拿走了。先生們，你們見到了，一個勝利者，如果想防止衝突在什麼時候再起，那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繳被擊敗者的武器。

在我們分析開頭的時候，我們很費了些力氣纔弄清楚憲法的本質。這在某些人看來，彷彿我們做得過分吃力了些。但現在你們一定已經注意，一經我們把握了這個本質之後，最駭人的後果與結論便前後相接地跟

着來了，現在對於憲法這東西，我們已經有了比別人更好與更清楚的了解了；誠然，我們已經得到了一些結論，和一般人心中所流行的見解是直接相反的。

讓我們略略分析一下這些結論中的某幾個。

我指出過：在一八四八年，人們沒有採行一個必需的辦法，藉以改變國內諸力量的關係，——使軍隊從專制皇朝的工具變成爲人民的工具。

偶然，那時也會有過一個提議，牠指着這個方向而且是這條路上的第一步。這就是史坦因提議，牠的目的要強迫內閣對軍隊發出命令，撤全體反動軍官之職。

但是先生們，你們記得，國民大會剛剛要採納這個提議時，全體資產階級與半個國家便叫喊起來了：『國民大會的任務在於草擬憲法，不在於跟內閣吵架，不要在 unnecessary 的事情上浪費時間，不要干涉行政長官。』

『起草憲法，祇叫起草憲法。』人們大聲疾呼着，彷彿發生了火災。你們看，整個資產階級與半個國家的人，發着這樣的喊聲，絕對地不懂得憲法的本質！

成文憲法必須反映真實的階級關係

起草一部成文的憲法，那是一件頂不重要的事情。如果需要，這可以在三天之內完工的；這件事應該放在最後做的。這件事（在一八四八年）做得太早了，因此是白費了力氣。

要改變國內諸力量的真實關係——要干涉行政權，而且要干涉到這個地步，要切切實實地干涉，以致牠永遠不再能獨立地反對國民意志——這纔是必需的——這纔是應該做的，好讓那部成文的憲法成爲結實不變。

正因爲（那時）的國民大會開始起草成文憲法太早了，人們甚至沒有給牠時間來完成工作，人們用了行政權這個不會破壞的權力來驅散了國民

大會。

第二個結論。假定那個國民大會不會被驅散，而是確實起草了並通過了一部憲法。

這會實質上改變事態嗎？

絕對不會的，先生們！證據便是在事實本身中。國民大會給解散了，但是那國王，利用着那大會留下來的文件，自己來編訂，在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五日頒佈了一部憲法，這就其主要點說，實在也就是國民大會所能通過的憲法了。

這憲法乃國王所欽賜——不是向他勒迫出來的——是他在勝利之後自願欽賜的，這情形，彷彿可以使這憲法更加牢固不變了。

可是不，先生們！完全不可能！假定你們花園裏有棵蘋果樹，如果你在樹上掛上一張標籤，上面寫着：『這是一株梨樹』，蘋果樹是否會由此變成爲梨樹呢？不會的。再如果你集合了你的家人以及縣裏的全體居民，高聲地、行禮如儀地宣誓道：『這是一株梨樹了』，可是那株樹還一仍其舊，待到明年，樹上長的仍舊將是蘋果而非梨子。

憲法亦是如此的。祇叫牠與真實的事態相違反，與力量的真實關係相違反，那末不管牠在一張紙片上如何寫法，一點出入都沒有。

沒有意義的讓步

國王在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五日的那張紙上，作了好些讓步，可是所有這些讓步，都是違背着真實憲法，違背着力量的真實關係——操在國王手裏的權力仍舊沒有損害什麼。爲了這個理由，真實的憲法必須一步一步強加在成文憲法上，兩者間的形影相隨，正像物件運動之按照重力法則一樣。雖然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五日的憲法是由修正委員會通過的，可是國王得加以第一個修正：即一八四九年的三等級選舉法。獲得那由同一選舉法

所產生的二院的幫助，憲法中以後又做了好些改變，一直到一八五〇年，國王才宣誓來擁護憲法。等到他宣誓之後，改變却真正開始了！從一八五〇年以後，每一年都有這樣的改變。沒有一面經過百戰的旗幟像我們的憲法一樣的破爛與百孔千瘡的！

第三個結論。你們知道，先生們，在這個城裏，有一個黨，牠的正式機關報是『人民報』，這個黨，我說，熱烈地監守着這面旗幟的殘餘，我們這破爛的憲法；因此，這個黨自稱為『憲法的忠實信徒』，牠的口號是：『讓我們緊緊抓住憲法！看在上帝面上，抓住這憲法！警察！救命呀！救命呀！憲法要完結了！我們要完結了！』

先生們，不論何時，不論何處，你們遇見了一個黨，牠的口號是這麼一個震頭的請求：『讓我們緊緊抓住憲法呀！』——你們能從這裏引伸出什麼結論來呢？我不是問你們的意向，也不是問你們的願望。我祇問你們的思想：從這情景中你們將得出什麼結論來？

先生們，無需是什麼先知者，你們就會確定地說，這個憲法已經是牠的最後渣滓了；牠是跟死的一般了；再過幾年以後，牠就會不再存在的。

理由很簡單。祇叫成文憲法符合於國內諸力量的關係，這樣的呼聲不會起來的。每個人都會對這樣的憲法遠離三步，小心着別走近了牠。誰都不會想到觸動這樣的憲法；誰如果竟觸動了牠，那末結果一定比未觸動前更加壞的。凡成文憲法符合於真實存在的力量關係，則任何政黨都不會提出這個特別口號來：『緊緊抓住』憲法。這樣的喊聲聽見了，那末這是一個確實的與不可爭的信號，牠告訴你這是個恐怖的呼聲；換句話說，牠證明了成文憲法中定有什麼東西與真實憲法相衝突的，與現存的力量關係相衝突的。無論在什麼地方，祇叫這樣的衝突一存在，成文憲法就必不可免地要死亡的——無論上帝或喊叫都救不了牠！

牠能够被改變——向左或向右——但牠是不能存續的。在一個能思想

的人看來，這一保存憲法的叫喊本身，就表示了這一點。牠能被改得向右傾，即政府將牠這樣一改，使權力投入社會的有組織力量之手。或者相反，社會中的無組織力量起來了，重新表示出牠對有組織力量的超越。在此情形中，憲法被改向左傾，其程度正如前一情形中之向右一樣。不過無論在那一情形中，現在的憲法却總是完了。

起草憲法的藝術與智慧

先生們，假使你們對我剛才頗有榮幸向你們所作的演說，不但仔細地加以分析了，而且還徹底思索了從此所得的一切結論，那末，你們就已獲得了全部的制憲藝術與憲政智慧。

憲法問題，首先不是公理問題而是力量問題；一個國家的真實憲法，存在於該國現存諸般力量的真實的與實際的關係中；一部成文憲法，祇當牠正確地表現着一社會中諸般力量的真實關係時，才是有效而鞏固的——這些原則你們應當記得。

今天，我祇有在軍事力量方面發揮了這些原則，因為第一，時間不允許我分析其他方面；第二，因為軍事力量是一切有組織力量中最有力與最有決定性的。但是你們懂得，同樣分析可以應用到司法行政組織、政府官吏、等等。這些也代表着社會中的有組織的力量。

先生們，請你們好好地記住我的演說，如果將來情勢所逼，你們又能自己制憲了，那末你們會知道如何去應付，並且知道祇有改變了力量的真實關係，而非填滿一張紙片，纔算是真正完成了任務。

在那個時候到來之前，爲了日常生活之用，你們從我的演說中也可以懂得，毋需我再說一句話，你們就可以懂得，現在的新的軍事改革案，即關於武裝軍隊的增加，在他們是何等迫切的事呀，他們要你們在議會中通過牠。你們現在就能用指頭觸及這些提案所從發生的最內在的來源了。

第一卷第七期目錄

時事評論	張家口陷落後的國共和平談判	鶴泉
巴黎和平會議之教訓	海明	
印度臨時政府的成立	康君	
論國民會議	陳人白	
蘇聯的危機及其歷史的回顧	劉少嚴	
美國通貨膨脹與物價管理局的作用	康君譯	
▲物價管理局爲什麼被撤銷▼		
中東的逐鹿場	黃敬存譯	
法國大革命的起因和背景	西岑譯	
中國農業的階級構成	李炎彬譯	
爲古史辨派的第二次反攻再進一解	李季	
論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戲劇	冰夷編譯	
今日的廣西(特約通訊)	陳治華	
編者的話	編者	

第一卷第八期目錄

時事評論	國共和談決裂以後	鶴泉
最近歐洲選舉之透視	海明	
從共和黨勝利到煤礦大罷工	康君	
評中美商約	陳人白	
歐洲的脈搏	劉少嚴	
希臘——巴爾幹的波斯	趙天龍譯	
▲人民世紀之諷刺▼		
巴勒斯坦局勢概觀	仁昌譯	
▲猶太人問題▼		
評李林台爾之『科學與人類的命運』	歐伯	
附論潘光旦的『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法蘭西大革命的民主與獨裁	唐虞世譯	
周末會社大轉變與諸子學說的勃興	稽文甫	
關於易經卦畫起源之研究	劉鈺	
論中世紀戲劇	冰夷編譯	
大柵樓(小說)	巴爾扎克作	
青島剪影(地方通訊)	謝均譯	
	志青	

先生們，這個專制皇朝有牠的實幹的臣僕，不是漂亮的空談家，而是實幹的臣僕——我希望你們也要有這種實幹的人。

【譯者按】本文是依據拉薩爾演詞的英文節譯稿重譯的。這篇文章有什麼價值，對目前中國的前進讀者又有什麼價值，讀者讀完了牠以後已經了然於心，毋需我再來嘮叨了。

斐迪南·拉薩爾在中國不算是太生疏的名字。他是德國十九世紀最有名的工人領袖之一，是有名的政治家與著作家。他與馬克思同時，是後者的朋友，也是他的對頭；是學生，也是剽竊者。不過無論如何，他是個有大天分的人，尤其有他時時樂道的所謂『實幹』才能。在理論上，他有自己的機會主義的學說；不過他也研究過，因而

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譬如在這篇演說中，他就很出色地應用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解釋。

拉薩爾在歷史上自有他的地位；也已經有了他的定評；他成了德國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派的鼻祖，而且在末後，他還和俾斯麥簽訂過極其錯誤的條約；但不能否認的，他大有功於德國工人階級羣衆性的政治鬥爭之成長，尤其有功於他們的組織團聚，因此，在他死後，馬克思還發表了聲明，袒護他，反對資產階級報紙對於這位工人政治家所施的『卑怯的無禮』。

至於拉薩爾關於憲法的這篇演說，那末我們祇能引英文編印者的一句評語就够了：『牠是國際勞工運動的古典文件之一。』

從網球場到巴斯狄爾

米涅著
西岑譯

——法國革命史之一章

三閱會議定於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開幕。先一天舉行宗教儀式以彰盛典。國王、他的家族、他的大臣們，三閱的代表，魚貫而行，從聖母寺走到聖路易寺去聽開幕的彌撒。人們看到如此長期中不曾舉行過的國家大典，自不無興高彩烈之至。這一天從那一方面看起來都像一個佳節。無數的人由各處擁向凡爾塞；天氣是那樣清明；簪仗的行列又是那樣的大事鋪張。每一個人都被音樂的刺激，國王和黨而滿足的表情，皇后的美貌與豐儀，尤其是普遍一致的期望激動起來了。但人們看到一六一四年式的儀注，服裝及各閱行列的順序不無遺憾。僧侶們所著是法衣，博大的外套，頭上戴着方帽，或外罩紫袍，套上細麻布的袖子，走在最前列。貴族緊隨其後，很考究的著上附有背心的黑外衣，衣之週圍鑲以金邊，頸圍花邊領巾，帽子上插有白羽毛，向上翻轉作亨利四世式。樸素的第三閱走在最後，身著黑衣，外加短外套，頸圍棉巾，帽子上沒有羽毛或圈環。在教堂裏，三閱的地位也有同樣的區別。

次日在 Salle des Menus 舉行御前大會。旁聽席佈作圓戲場形，其中充滿了無數的觀衆。代表們按照着一六一四年的秩序介紹就席。僧侶在右，貴族在左，平民的代表則坐御座正前面大廳的末端。從道芬尼(Dauphiné)、從克里比(Crépi in Valois與爾良公爵即由該地選出)、從普洛芬司(Provence)等地方來的代表們，就席時受到熱烈的歡迎。列克爾入場時也是如此。人們對於那些會致力召集三閱會議的人深表敬意。當代表們和大臣們就席之後，君主出現了，後面跟隨了皇后，親王們和一羣輝

煌的扈從。他一落臨全廳頓時充滿了掌聲。路易十六世走到御座前坐下，當他將御帽戴上時，三閱的代表都一齊把帽子戴上。反乎舊習慣的第三閱，毫不遲疑的仿效着貴族和僧侶；第三閱脫帽露頂鞠躬致詞的時代是已經過去了。此時大家都靜悄無聲的期待着君主的演說。人們渴欲明瞭政府對三閱會議的真實態度。它還是意在使此新會議亦步亦趨的仿效着舊時代的一切呢？抑或是讓它在國家窮急時會艱難中克盡其應盡的責任呢？

君主滿帶着情感致詞道：「諸君，我所迫切期待着的一天終於到來了，我於今看到我所光榮治理着的國家，其代表正環集在我的週圍。自三閱會議最後一次集會以還，迄今已停頓多年了。雖此會的召集似已久在廢止之列，我仍毫不遲疑的予以恢復，以期其能為帝國創造新力量並為全國增開幸福的新源泉。」

在此項廣泛諾言之後，僅繼之以對國債問題加以解釋並就撥節開支問題發表聲明。君主不能英敏地指示出三閱會議應遵循的途徑，而只是呼籲各閱一致團結，表示其需熾孔急及其憚於改革，且不能提出任何緩靖人心的方法，而徒然抱怨人心的浮動。但當他以下列言詞結束演講，充份表出其心意時，人們仍報之以熱烈的歡呼。他說：「凡是對公共福利所能期待得到的密切關懷，凡是所能祈求於人民第一友人——君主的，你們可以而且應該期之於朕躬。諸君，行見團結一致的可靠精神將瀰漫於這次會議之中，行見帝國之幸福與繁榮將留下一永可紀念的時代，這便是我心頭最熱烈的希望；一言以蔽之，這也便是我心意公正愛護人民所能期待得到的報

價。」

第一個發言人是掌璽大臣巴倫丁。他的演詞只是對三閣會議及君主的恩意加以補充說明。在發揮過一通長篇大論以後，他終於觸及當前的主要問題。他說：「皇帝陛下在不變更舊時討論方法的前提下，恩准施行雙倍代表制，以加惠於人數最多且負擔捐稅最重的第三閣。雖然按人數表決的方法可產生一致的結果，似最足代表一般的願望，不過皇上希望此新的方式僅由三閣之自由同意予以通過，而由皇上加以批准。但對於此問題不論大家意見如何，對於行將成爲討論主題的各種事項不論大家有何歧見，而對於增稅問題，無疑的會因最高度的和諧精神使三閣趨於一致。」政府對於財政問題並不反對按人數表決，以爲這樣可以更便捷一些；但對於政治問題却贊成按閣表決，以爲這樣可以成爲改革運動較有效的障礙。他們用這種方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補助費，而不讓全國達到他們的目標——改革。掌璽大臣於其限定三閣會議活動範圍的態度中，更顯然地暴露了宮廷的意向。他多少是限定了他們只能質問增稅問題，俾將該案提付表決，並討論一種關於出版的法律，俾限制其範圍，此外還可以從事於民刑法的改革。他排斥其他一切的變更，且用以下的言詞作結道：「一切所要求的都被承認了；皇上並沒有注意那些隨便散播的流言；他已大量的不加深究；對於那些虛偽放肆的格言，有人曾在其掩護之下，試圖以有害的幻想來替皇朝不變的原則，甚至此種表現皇上亦已加以容恕。諸君，你們將會怒斥那些帶有危險性的變革，而公共福利的敵人則力圖使此項變革與必需而美滿的更張混爲一談，實則後者固爲時代之當然產物且正屬皇上之第一願望也。」

此項演詞正表現其對於全國的希望缺乏理解，或者它正是要公開地向全國挑戰。不滿的會衆都把眼睛望着列克爾，期待着從他的口中聽到不同的言辭。他是深孚人望的大臣，曾爭得雙倍代表制，大家都希望他會贊成

按人數表決，這是使第三閣代表人數能以發生實效的唯一方法。但他却以財政大臣的資格，像一個小心翼翼的人一般向會議致詞。他的演說歷三小時之久，只是一篇冗長的預算報告；當會衆已感疲乏，他開始觸及問題焦點時，言詞又極其閃爍，以圖避免黨於宮廷或黨於之民之嫌。

政府本應該澈底認識三閣會議的重要性。單就這會議的恢復而言，本來已經就是一大革命。該會膺全國之熱望，重新出現於舊皇朝正在沒落，只有它纔能够改造國家並提供皇室需要的時代中。時會的艱難，使命的性質，代表的選擇，一切都足以表示出這不是一個納稅人的會議，而是立法者的會議。輿論所提供他們的更生法國的大權，更由公共的決議加以發展，他們從苛政的積弊及民衆的鼓勵中獲得了負擔並完成這一偉大工作的精力。

君主原應該參預他們的工作，這樣纔能以恢他的權力，且藉對革命的親加贊助，纔能保證他自身不致被犧牲於革命之中。倘若他能領導此變革，以公開而堅定的態度確立新新的秩序；倘若他能實現全國的願望，將公民的權利，三閣會議的工作範圍及皇室權力的限制予以確定；倘若他能廢棄其自身的專制權，貴族的平等地位和各團體的特權；一言以蔽之，倘若他能將輿論所企求立法會所執行的各項改革予以完成，則後來所發生的不幸紛爭即可避免。只是君主們從來很少自願讓出一部政權，或充份開明的在政權行將失墜之前自甘退讓的。路易十六世如果未受左右的包圍，而能逕行己意，他或許能以那樣做。但歷次的宮廷會議都呈現出高度的無政府狀態，當三閣會議集議時，竟未採任何步驟，未作任何決定以阻止爭端。路易十六世則經常動搖於內閣（由列克爾領導）與宮廷（由皇后和皇族中的幾個親王領導）之間。

列克爾雖對第三閣的代表人數問題獲得了滿意的結果，但深懼君主的猶疑和宮廷的不滿。他對於危機的重要性認識不夠，以爲只是屬於財政性

質的而非屬於社會性質的，所以靜待着事變的發展以便採取行動，且不思預爲事變開闢道路而徒自詡其能有指導一切事變的希望。他覺得各閣的舊組織已不復能維持了；而三閣獨立存在，各有其否決權，更與改革的遂行及行政的進步相抵觸。他希望經過一番三股力量互相牽制的痛苦經驗以後，減少各閣代表人數，將貴族僧侶代表併爲一院，第三閣的另爲一院，藉此仿行英國式的政府制度。他不曾預見到鬥爭一經開始，他的中間地位立會落空；他不曾預見到半步政策會爲雙方所共棄；他不曾預見到弱者由於頑梗，強者由於貪慾，都會反對這種折衷方案。人們之甘於忍讓，僅只是勝利行將逼臨前的事呵！

宮廷方面不但不願組織三閣會議，且千方百計的想取消其存在。它寧願遭受國內有力團體一時的對抗而不願與一經常會議共分政權。三閣雖立正有利於它的觀點：它完全靠着挑撥三閣的異見來達到阻礙他們行動的目的。由於組織上的缺點，以前歷屆三閣會議從來不曾得到過何種結果；宮廷希望本屆會議或亦將一仍舊貫，因爲貴族和僧侶對於平民所祈求的改革是沒有讓步的意思的。僧侶希望保持其特權與富裕，且明白預見到其所作犧牲將遠較其所得利益爲大。貴族也站在僧侶這一邊，他們此時已恢復了那久經失去的政治上的獨立地位，深覺其所能得之於皇室的，未必能大過於其向人民的讓步。第三閣既幾乎得到全國一致的擁護，新的革命始將開始，他們於是轉而與宮廷聯合，以謀對抗第三閣，亦猶之不久前曾與第三閣聯合以對抗宮廷一般。全然由於利害關係使勢力的結合發生變化，他們此時與宮廷聯合，並不是有愛於宮廷，亦猶之過去袒護人民，其心目中並不會以公共福利爲念一樣。

宮廷不惜一切努力以保持貴族僧侶的此種傾向。此兩閣代表殆已成爲優禮與勾結的目標。在波利那克伯爵夫人 (Countess de Polignac) 家裏曾組織了一個許多要人都在其列的委員會；三閣會議中很多重要代表都被

邀參加。正是這兒把德卜利門尼爾 (De Eprementil) 和德恩特拉克 (De Etralesne) 兩人拉了過去，他們在立法院中或在三閣會議之前原都是自由的熱烈擁護者；但後來却都變成了自由的死敵。各閣代表的衣裳也都是由這兒規定出來的，其處心積慮在於分離他們，起初從儀注上做工夫，隨後用陰謀，最後更使用武力。舊時三閣會議的回憶籠罩着宮廷；他們以爲可以過去管制現在，以軍隊控制巴黎，以貴族的代表約束第三閣的代表，以分離各閣的方法來制馭三閣會議，並恢復那揚貴族抑平民的舊習慣以分離各閣。因此，在第一次會議之後，他們滿以爲未作任何犧牲即已將一切都阻止住了。

五月六日，三閣會議開幕之次日，貴族和僧侶分赴指定的會場各自開會。第三閣因擁有雙倍代表之故，人數特多，會場被指定在國務大廳 (Salle des Etats)，乃在那兒等待着其他兩閣的代表；他們認爲其所處地位尚係臨時性的，其成員的代表資格尚係非正式的，故採取靜觀態度，以待其他兩閣與之聯合。於是一個可紀念的鬥爭開始了，鬥爭的結局將以決定革命之進行或停止。法國未來的命運，全視各閣之分離或重新聯合以爲斷。此項重要問題的發生係導源於代表資格之審查。平民代表很正當的提出，此必須於大會中之行，因爲即使各閣的聯合遭受拒絕，而彼此對於對方代表資格的審查均甚關心，這原是無法否認的；特權階級的主張恰恰相反，他們認爲三閣既各有其獨立之存在，自然應當分別進行審查。他們覺得一度合作之後，將來再也難得保持各閣分離的局面了。

平民的代表們行動時異常週密，審慎而沉着。由於繼續不斷的努力（自然並不是全然不冒險），由於迂緩而不甚確定的成功，由於經常改換鬥爭的方式，他們終於達到了目的。初開始時他們採取靜觀的態度，確是最穩妥最聰明的一條路；在有些時機中，必經懂得如何去等待，然後纔能走向勝利之途。平民的代表是一致的，其總額適佔三閣會議的半數；

貴族的內部却有一些佔在人民方面的反對者；僧侶的大多數係由幾位主教（他們是和平之友）和人數衆多的牧師（他們是教會中的第三閥）所組成，却抱着擁護平民的見解。不耐現狀的心緒終於促成了一種聯合；這正是第三閥所期望的，而這也正是主教們所害怕的，此所以他們不能不於五月十三日挺身而出，自告奮勇的担任調解者。但這種調停工作必然不會有任何結果，因為貴族既不能同意按人數表決，而第三閥亦不能贊成按閥表決。調停會議無效地遷延至五月二十七日，卒由貴族方面宣告破裂，他們聲言擁護分別審查。

調解破裂之後，平民代表決自動宣佈爲代表全國的會議，且邀請僧侶以尊重和平與公共安寧之上帝的名義與之聯合一致。宮廷對於此項步驟感到震驚，乃出而干涉，以冀調停會議之恢復。被指定從事調解的初步委員會負有調停各閥不同意見的責任；委員間的不同意見則由內閣予以調整。這樣一來，三閥會議須視委員會的態度爲轉移，而委員會又須賴宮廷會議爲其裁決者。但此項會議的結局並不比前次的更幸運一些。各閥都在躊躇觀望，那一閥都不願向對方讓步，最後仍因貴族堅持其一切決議而陷於再度破裂。

五週的時間已在無效的磋商中過去了。第三閥看到單獨進行的時機業已到來，再延擱下去將會使國人對之不滿，且將會破壞因特權階級拒與合作而獲得之信仰，乃決定行動起來，於此表現出它在靜觀時期所曾表現的同樣從容與決定。米拉波（Mirabeau）宣稱，巴黎代表有一動議；接着西耶士（Sicis）起而發言，他是一個身體單弱，心地勇敢且由於思想卓越而獲得絕大權威的人，故最適宜於提出建議。他證明各閥聯合之不可能，資格審查之迫不容緩，要求在大會中共同審查之正當，因請會議通過議案，邀約貴族和僧侶代表至國務大廳參加審查，不管他們是否出席。

繼共同審查的步驟以後，又採取了一個更有力的步驟。平民代表已定

於六月十七日進行審查，嗣復根據西耶士的建議，自動改稱爲國民會議。這一閥的人數最多，且其代表資格亦最爲合法，今出之以此項勇敢的步驟，自動宣佈爲全法國的代表，且在其他兩閥未服從審查以前不承認其代表資格，這決定了前此未決的問題，並一變各閥會議而爲全民會議。閥閥制度至是在政治生活中喪失了它的地位，而此爲在私人生活中消滅階級區別的第一步。六月十七日的著名決議殆已孕育了八月四日之夜的胚胎；但他們敢於作此決定還要敢於加以擁護總行，人們很有理由担心他們不易維持那樣的決定。

國民會議的第一項決議乃是一種主權法案。它宣佈立法權的不可分性，不啻是將特權階級置之於其隸屬之下。宮廷因捐稅問題保持着深自抑制的態度。會議宣佈前此課稅的非法，在開會期間暫予承認，會議一經解散即應停徵；同時用穩定公債的方法以恢復資本家的信任心，且指派一給養委員會，以供應人民的需要。

這樣的堅定和遠見喚起了全國的熱情。但那些指導宮廷的人看到分離各閥的政策未收實效，深覺有採取其他步驟以達此目的的必要。他們認爲貴族的反對已無法持續下去，只有皇室的威信纔足以命其繼續保持各國的分立。於是乘着路易十六世到馬萊（Marseilles）去的機會，說其脫離列克爾小心而平和的勸告的影響，並使之採取敵對的步驟。這位君主對於好壞的勸告都一律聽得入耳，今見包圍他的人放棄黨同伐異之見，純以他的皇位利害關係及宗教名義爲言，懇求他出而阻止平民有害的進展，故最後終於讓步，並應允了一切。當即決定君主應盛服以臨會議，取消其決議，命令各閥依照着皇朝的舊制分別集議，且對三閥會議所實行的改革親加裁決。從那時起，幕後會議把持着政府，行動不復保持秘密，而是採取着彰明較著的态度了。他們所議定的計劃，僅由掌璽大臣巴倫丁、達昔伯爵（Count d'Artois）、康蒂親王（Prince de Condé）和孔特親王（Prince de Conti）

這班人來執行。列克爾失去了他的一切影響；他曾向君主提出一項調停計劃，當門爭尚未達到如此互相仇視的程度以前，原可以再來上這一套，但此時已不復可能了。他主張再開一次御前會，在這次大會中宣佈，凡是與賦稅有關的問題可按人數表決，但與私人利益或特權有關的問題則仍按閣表決。這種步驟，因其賦予貴族及僧侶以反對廢除積弊之權，迹近保留弊政，對於平民自屬不利，但繼此而後，下屆的三閣會議或可實現兩院制的形式。列克爾總喜歡採取半步政策，本來應該一氣呵成的政治改革，他却希望由一步步的讓步來達成它。將一切應享權利授給全國人民或任其自行取得的時機已經到來了。他那舉行御前會的計劃，本來已經不充份，却又被新的幕後會議把來作為國家政策的孤注一擲。在後者想來，君主的命令或許能威脅會議，全法國或許會滿意於改革的諾言，他們似乎全然不會想到，此舉可能使皇室冒着不服從的大危險。

孤注一擲的政策通常是來得很突然，致使那些想加以挽回的人都來不及措手。這次的情形却不是如此；他們慢吞吞的從事準備意在阻礙對方的成功。他們生怕大多數的僧侶會與第三閣聯合，承認他們的國民會議；爲着阻礙此項決定性步驟的實現，他們不馬上召集御前會却反而將國務大廳予以封閉，以便在御前會期未屆前停止該會議的活動。他們以君主親臨必須從事各項準備爲口實，藉此掩飾那種既笨拙又不恰當的步驟。那時會議由巴萊（Baillly）主席。這位德行素著的公民，曾經不求而獲得自由黎明期的一切榮譽。他是會議的第一任主席，因其爲巴黎的首席代表，後來且會被任爲該市的第一任市長。同黨的人愛重他，敵人尊敬他，他能將最溫和最開明的德性和最勇敢的責任心合而爲一。六月二十日的晚上，掌璽大臣將停止會議的事通知他，他仍忠於會議的願望，並不怕反抗宮廷。次日到了開會時間，他前往國務大廳，見已爲軍隊所佔據，他對於專制主義的此項行動提出了抗議。這時各代表陸續到來，不滿的情緒益增，大家似乎

都傾向於冒險集會。最憤激的人提議到馬來去，在君主的窗下舉行會議；有人提出網球場，大家都很以爲然，於是各代表乃排隊向網球場進發。巴萊在前領隊，人民亦熱烈隨之而行，甚至兵士們也自告奮勇的隨往護衛，在那個空場中，平民的代表們舉手而立，心頭對所負使命充滿着神聖之感，除了一個人而外，大家都一致宣誓，非至爲法蘭西制定憲法時決不離散。

六月二十日在全國之前所作的莊嚴誓言，繼之以二十二日的重大勝利。會議既被剝奪了經常開會的地方，而網球場又爲親王們所借出，意在於拒絕他們利用，於是他們改借聖路易教堂以爲會所。在這次會議中，大多數僧侶激於愛國的熱情，也來參加了他們的工作。這樣一來，威脅會議的步驟，轉而增加了對方的勇氣，且反促成了原想加以阻止的聯合。這兩大失敗恰成了六月二十三日著名會議的序幕。

御前會終於舉行了。無數的衛兵包圍了三閣會議的議場，只讓代表入內，不許他人闖入。君主全副儀仗而來；會衆於其入場時，一反乎通常的習慣，報之以極度的沉默。他的演說，由於語調的嚴峻引起了極度的不滿，而他正是用這種語調訓示出那爲輿論及會議所反對的一些措施。君主抱怨各閣欠缺團結精神，實則此正出於宮廷的挑撥；他譴責會議的行爲，認爲該會僅足以代表第三閣；他取消會議的一切決議，吩咐各閣仍繼續分別開會，負責進行改革，且限定了改革的範圍；最後他命令三閣會議接受這一切的訓示，倘若再遭違抗，即以解散他們並獨自策劃帝國之福利相威脅。這一幕雷厲風行的活劇，本來極不合時宜，且違背了他的初衷，路易十六世在演過這一幕活劇以後便退出了會場，並命令各閣代表退席。僧侶和貴族的代表如命而退。人民的代表不爲所動，仍舊沉默而奮激的留在他們的席次中。這樣繼續了一些時間之後，米拉波忽起而打破沉默，他說：「諸君，假使專制主義的賞賚不當是一些帶有危險性的東西，那麼，我可

以承認，你們適纔所講到的一切，也許真的是爲了國家的福利。這種悔慢性的獨裁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陳兵耀武，侵犯國家的廟堂，原來是藉以——藉以命令你們安享幸福的！是誰發出這種命令的呢？你們的委托統治者。是誰爲你們製下這種專橫的法律呢？你們的委托統治者；他原應該從你們，諸君，從我們手中接受這一切的，我們原賦有這種政治權利及不可侵犯的祭司地位；總之一句話，我們是受着二千五百萬人的囑託來代謀某種福利，因爲這是爲大家所公認，且爲大家所授予所接受的。可是你們的討論自由却已經遭到束縛了；會議已經被軍事力量包圍了！國家的敵人在什麼地方呢？難道卡蒂林[●]已經到了我們門前嗎？我要求你們不要放棄自身的尊嚴和立法權力，要篤守着自己所作的誓言，非至憲法制定時，你們切不可離散。」

大禮官看見會議未散，走進去把君主的命令向他們重述了一遍。

米拉波向他喊道：『去告訴你的主人，我們是受命於人民而來的，除非用刺刀決不能將我們趕走。』

西耶士從容不迫的加上一句道：『你們昨天怎樣，今天仍舊是那個老樣。讓我們繼續討論吧。』

會議充滿着決心和榮譽感，開始照常討論。根據着卡謨 (Cato) 的動議，他們決定堅持其過去所作之決議；更根據着米拉波的動議，議決會議成員的不可侵犯性。

從這一天起，皇室的威權沒落了。法律上的創意權和道德上的力量早已自朝廷方面轉移到會議方面去了。那些力勸君主採此步驟以致挑起反抗的人，不敢去懲罰他們。是日晨本來決定罷免的列克爾，傍晚時仍由皇后和路易十六世加以慰留。這位大臣曾經反對過那樣性質的御前會，且會拒絕出席，因得以在會議中重新恢復其由於態度猶豫而失去的信任。忍辱含垢之時也正是他最得人望之時。由於這次拒絕出席，他變成了會議的同

盟者，後者乃決定予以支持。每一次危機中都需要一個領袖，這領袖便成了那一派的旗幟；當會議與宮廷爭持時，這領袖便是列克爾。

會在聖路易教堂與會議聯合一致的那一部份僧侶，在上述那大會中，又和第三閣的代表併坐在一起；幾天以後，四十七個貴族代表，奧爾良公爵亦在其列，也參加了他們的聯合；宮廷迫不得已只好請貴族和少數僧侶放棄那已歸無效的堅持。六月二十七日共同的大會舉行了。各閣已不復保持其合法的存在，不久也便消滅了。從前大會中嚴格劃分的席次馬上混淆起來了；無謂的優越地位在國民主權之前終於化歸烏有了。

阻止國民會議形成的一切努力現已失效，現在宮廷只有和它聯絡，好來指揮它的行動。只要他們能出之以謹慎而坦白的態度，原也未嘗不能挽回錯誤，使過去所施高壓漸爲人們所淡忘。在某些時機中人們本可以作自動的犧牲；錯過了這時機那便只有俯首接受了。三閣會議初開時，君主本可以自動立憲，現在却不能不從會議方面接受憲法了；倘若他能安於他所處的地位，這地位還有改善之望。但路易十六世的顧問們在從失敗的最初驚訝中回復轉來時，却決心於乞靈皇室威信不生效之後，轉而乞靈於武力。他們使君主這樣設想：王命的欽遵、皇位的安全、國法的尊嚴乃至人民的安寧均有賴於使會議澈底屈服；後者集議於凡爾塞，鄰近巴黎，這兩個城市都是擁護他們的，必須用武力克服他們，把他們遷到別處去或加以解散；時機至爲迫切，須當機立斷以阻止會議的進展，爲貫徹這一方針起見，必須很快地將軍隊調集攏來，方足以彈壓會議并維持巴黎和凡爾塞兩地的秩序。

當此類陰謀正在策動時，國民代表也正在開始進行他們的立法工作，并着手起草全國迫切期待的無可再延的憲法。巴黎及帝國各重要城市的賀信紛至沓來，慶賀他們明敏的舉動，且鼓勵他們繼續致力於改造法蘭西

●Catinine 紀元前一世紀時羅馬的叛徒。——譯者。

的工作。這時軍隊已經大批開到，凡爾塞變成了一座大軍營，國務大廳爲衛兵所包圍，拒絕市民入內。巴黎也被各色軍隊包圍起來，以便於必要時加以圍困或封鎖。砲車正從邊境調來，由外國人組成可絕對服從指揮的警衛旅也出現了，這些廣泛的軍事措施，不啻把一切陰險計劃都和盤托出了。人心浮燥而激動；會議想向君主把這一計劃揭穿，且要求他將軍隊撤去。由於米拉波的建議，他們會於七月九日向君主致送了一封不亢不卑的呈文，但被證明爲毫無結果。路易十六世宣稱，軍隊調遣的必要，他有權作單獨的判斷，且向他們保證，調來的只是一種警戒性質的部隊，欲藉此彈壓騷擾并保護會議而已。他更進一步勸會議遷到諾昂 (Noyon) 或撤遜 (Soissons) 去，這無異於將他們置之兩軍之間，使其失去人民的援助。

巴黎的人民憤激異常；這個大城是一致效忠會議的。威脅着國民代表和他們自身的危險，食物的稀少，迫使之羣趨於暴動之一途。資本家由於利害關係且担心破產；智識份子和中產階級由於愛國熱情；厄於窮困的人民則把他們所受苦難歸咎於特權階級和宮廷，渴望着騷動和變革，這一切人都曾熱烈擁護過革命的事業。騷擾着法蘭西首都的運動，要來加以設想是頗爲不易的。它是從奴役制的靜默與銷沉中興起的；它事實上是激動於其所處地位之新奇，且醉心於自由和熱情而由此的。出版物刺激着輿論，報紙刊佈着會議的論爭，使公衆得以參加（而事實上確已參加）其討論，大家心頭緊聚着的問題，都紛紛在露天場所和街頭提出來共加研討。首都的會議總是在大宮中舉行。公園裏面經常擠滿着羣衆，人來人往，川流不息。一張木桌權充作講壇，誰先站上去誰便是講演者；人們在這兒絮述着國家所遭的危險，且互相激勵以謀對抗。根據着大官方面的動議，業將寺院 (The Prisons of Abbaye) 打開，把那幾個拒絕向人民開火因而被囚的法蘭西衛隊擲彈兵迎接出來。這次的風波並沒有得到結果；以被釋者名義向會議派出的代表團，曾籲請他們注意，但後者却勸他們去乞求君主的哀憐。他們只好仍回獄中，這纔得到恩宥。從此這一旅武裝最齊全且最勇敢的

的法蘭西衛兵使站到人民方面去了。

富宮廷調駐軍隊於凡爾塞、塞佛列 (Sèvres)、戰神廣場 (Champ de Mars) 及聖丹尼 (Saint Denis) 等地滿以爲足以執行預定計劃時，巴黎的情勢大致如此。這計劃的實施，始於七月十一日列克爾被逐，內閣改組之時。新委的閣員計爲布洛格尼元帥 (Marshal de Broglie)、加尼松涅爾 (la Galissonnière)、浮古揚公爵 (duke de la Vauguyon)、布列台爾男爵 (Baron de Breteuil) 和那知事浮隆 (Foulon) 等，以代替舊閣中的派色迦 (Puysegur)、蒙特茂林 (Montmorin)、羅澤尼 (Luzerne)、畢·卜尼斯特 (Saint Priest) 和列克爾。列氏於七月十一日午餐時接到君主的手諭，促其立即離國。他很從容地吃完了午餐，一點未露聲色，便和他的夫人一同上車，好像是要到聖阿默爾 (Saint Omer) 去一樣，就這樣一直向布魯塞爾進發。

次日 (七月十二星期日) 午後四時光景，列克爾被罷免與出亡的消息傳至巴黎。這一着被認爲是陰謀的發動，而此項陰謀的一切準備則早已被人看出。沒有多久全城便陷入極端混亂的狀態中；一羣羣的人從各處聚集攏來；得到這消息而湧至大宮的人總在一萬以上，準備着有所動作，但不知如何着手。一個年青人名叫德斯冒靈 (Camille Desmouins)，比別人更勇敢，是羣衆演說家之一，他跳上了桌子，手上拿着手槍，高聲宣佈道：「公民們，切不要再袖手觀望了；列克爾被免職，對於一切愛國者不啻是一聲聖巴妥羅繆的鐘聲！即在今天晚上，瑞士營和日爾曼營的兵士便會從戰神廣場出發來屠殺我們；我們只有一條生路，那便是拿起武器來！」這一番話受到聽衆熱烈的喝采。他提議大家的帽子上應加上標記，

● 一五七二年法太后 Catherine de Medicis 命人於 Saint Bartholomew 日 (八月二十四日) 的午夜，以鳴鐘爲號，將巴黎的新教徒屠殺殆盡——譯者。

以便於互相識別、互相救護。他喊道：『還是用代表希望的綠色呢？還是用代表辛辛那圖^①式自由秩序的紅色呢？』大家都異口同聲的喊道：『綠色！綠色！』他跳下了桌子，把一枝小樹枝縛在帽上。所有的人都來模倣他，宮中的栗樹幾乎葉爲之禿。於是大家亂轟轟地擁到彫刻家庫爾修(Curtius)的家裏去。

他們把列克爾和奧爾良公爵(後者將遭放逐之說，業已紛傳國外)的半身像，鑄以綉紗，抬到街上去遊行。這一行人經過聖馬丁(Saint Martin)、聖丹尼及聖霍洛列(Saint Honoré)等街，越走下去人數越增多。一路逢人便強迫他們脫帽。路上遇到巡邏騎兵，他們強使同行以爲護衛。遊行的隊伍這樣浩浩蕩蕩的來到范丹廣場(Place Vendôme)，抬着兩個半身像在路易十四的銅像前環行了兩週。近衛軍的一個支隊想將暴衆驅散，但反被一陣石子趕跑了；羣衆繼續前行，到達路易十五廣場。他們在那兒遭到隆伯斯克親王(Prince de Lambec)所率龍騎兵的攻擊；經過短時間的對抗以後，他們的隊形大亂；一個抬像的人和一個法蘭西衛軍的兵士被殺了。羣衆被驅散，一部份向碼頭邊逃去，一部份退至附近的大街，其餘的人慌忙奔過托倫橋(Pont Tournant)投向小宮(Tuileries)方面去。隆伯斯克親王率領着他的騎兵，用出鞘的刺刀將他們趕至公園中，并向那些手無寸鐵的人民突施襲擊。這些人原在那兒和平散步，與這次遊行毫無關涉。在這次突襲中一個老年人爲刺刀所傷；羣衆用公園中的椅子自衛，且紛紛奔避到小巷中去；沒有一個人不憤怒填膺；武裝起來的呼聲立即傳遍各處，大宮和小宮，城內和近郊都響徹着這種呼聲。

我們已經說過，那一旅法蘭西衛軍是傾向於人民方面的，因此受命留駐營中。隆伯斯克親王生怕會積極活動起來，又派五十名龍騎兵駐守在恩唐街(Chaussée-d'Antin)，正當他們營房對面。這一旅人本來已不滿於類似囚犯的處境，於今又見龍騎兵出現在他們前面，不幾天，他們之間

還發生過衝突，仇人見面自然愈覺憤懣。他們想馬上拿起武器來，軍官們硬軟兼施的用盡了手段，纔把他們穩住。有幾個從外面回來的弟兄，把小宮前的攻擊和他們同伴死去一人的消息帶給他們，這時他們再也忍耐不住了：於是各自拿起武器，打開了大門，在營房進口處排成了作戰的陣勢，向對方喊道：『誰？』——『近衛軍。』——『你們擁護第三閥嗎？』——

『我們擁護指揮我們的人。』法蘭西衛軍遂向他們開槍，對方死了兩個，傷了三個，其餘的紛紛逃去。他們於是上着刺刀，快步趕至路易十五廣場，置身於小宮和遊樂廣場(Champs Elysees)之間，亦即是軍隊和人民之間，當晚他們一直保持著這位置不會移動。戰神廣場的軍隊立即受命前進。當他們到達遊樂廣場時，法蘭西衛軍向他們開槍迎擊。他們原是迫使對方應戰，但對方却不肯還手：小瑞士人(Fetches Suisse)這一旅首先作則，其他各旅也都學了它的榜樣。軍官在絕望狀態中下令退却，一直退到奔洛特柵欄(Grille de Charlot)之前，再由那兒馬上撤至戰神廣場。法蘭西衛軍既倒戈，而外國軍隊也甚至明顯拒絕開到首都去，這使宮廷計劃終於失敗了。

傍晚時人民羣集於市政廳前，要求敲警鐘，召集各區會議，并把市民武裝起來。一些選舉人在市政廳中召集會議，把政權取入自己手中。在這暴動時期中，由於勇敢、謹慎而積極，他們會對市民同胞及自由事業盡過很大的責任；但在初舉事的混亂情形下，他們簡直費盡了氣力纔能使大家聽從他們的話。騷亂達於極點；每一個人都憑着個人的衝動而行。善良的公民和可疑的人物混在一起，後者正想利用暴動的機會去搶劫財物、擾亂秩序。政府僱來舉辦公共工程的一批工人們，其中大部份連食住的條件都不週全，他們縱火焚燒柵欄、騷擾街市、搶劫住民，被人錫以盜匪之名。

① Cincinnati 係古代羅馬共和國的英雄，於該城危急時出任獨裁者，十六

日內打敗進犯的異族，使羅馬轉危爲安，功成後仍退歸田野——譯者。

十二、十三兩晚，簡直完全在騷亂和驚怖中度了過去。

列克爾的去職，不僅將首都投入激盪不安的狀態中，即在凡爾塞和會議中，影響亦自不淺。會議對於這事件感到同樣的驚訝和不满。代表們一早就到了國務大廳；他們態度很陰鬱，但他們的沉默與其說是由於沮喪，毋寧說是由於憤激。有一個代表後來說：『在開會時，大家聽取關於決議案的一些補充說明，悽然無聲，其實他們并不曾注意那正在宣讀着的演說詞，而只是各自在心頭盤算着。』孟尼爾 (Mounier) 首先發言；他表示反對撤換那為全國所愛戴的大臣，且對繼任人選加以抨擊。他提議呈請君主將列克爾召還，告以暴力方式會伴來何種危險，武力解決會致何種不幸，并告以會議對這種不名譽的國家政策的破產，表示嚴重的抗議。會議中的情緒本來已經很緊張，現在聽到這一番話，大家都鼓掌贊成。托倫達爾 (Lally-Tollendal) 原係列克爾的好友之一，這時面帶怒容的走上講台，對那位被放逐的大臣作了一篇長而雄辯的讚詞。大家都用深切的注意傾聽他所說的一切；他的哀愁也便是公衆的哀愁；列克爾的事業現在已變成全國人的事業了。貴族此時也站在第三閣這一邊，這不知是由於感到共同一致的危險，還是由於再持異議恐召來與宮廷同樣的責難，抑或是由於服從一致的衝動都難說定。

貴族代表維勞伯爵 (Count de Virieu) 便是一例，他說：『會議之召集，目的既在於立憲，讓我們制訂憲法吧；讓我們加強相互間的團結吧；讓我們重申六月十七日的決議，且加以確認和尊崇吧；讓我們共同維護同月二十日所作的有名決議吧。讓我們大家，是的，大家，聯合一致的各閣，對目前唯一能拯救帝國的那些著名的決議宣誓效忠吧。』洛歇浮科爾公爵 (Due de la Roche-foucauld) 再加上一句道：『必須從事制憲，否則我們便失去了代表的資格。』當巴黎起事時，焚毀柵欄，選民集議於市政廳，首都陷於混亂以及軍隊預備攻擊市民或彼此間準備互相屠殺的險

惡消息，相繼傳至會議，這種團結一致的態度乃趨於堅定。此時會議中響徹着一致的呼聲：『我們把短期分裂的回憶忘去吧！讓我們一致努力救國吧！』於是立即派定一個代表團，由八個巴黎代表組成，前往覲見君主。會議的主席，偉恩城大主教 (The archbishop of Vienne) 親自領着他們入宮。代表團向君主陳述着首都所遭的危險及調開軍隊由民軍維持該城秩序的必要性；倘君主接受此項要求，便可以派一個代表團到巴黎去，傳達此項安定人心的消息。但這些代表却帶着一種不能令人滿意的答覆回到會議中來。

現在會議看到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宮廷方面的計劃是無可更改的了。他們不但不氣餒，且反而更堅定，乃馬上一致通過決議，宣佈君主現任之各大臣及其一切顧問，不論其職位如何，都應對現行局勢負責全責；他們進一步通過議案，對列克爾及其他被斥逐的大臣深表遺憾；他們決定堅持撤退駐軍和組織民軍的要求；他們將國家公債置之於法蘭西信譽保證之下，且堅持其過去所作之一切決議。繼這些步驟以後，又採取了一個最後的且同等重要的步驟；他們預計入晚以後國務大廳或將為軍隊所佔，以達阻開會議的目的，乃決定經常在那兒開會以待後命。他們派定了一部份代表值夜，另一部份於次日清晨前往替換。為使可敬的偉恩城大主教能以節勞起見，特指定一個副主席，以便在此非常時期中予以襄助。拉斐特被選為晚會的主席。這件事簡直毫無異議的通過了；留在原來席次中的代表，眼見是那麼沉默，但特別鎮定而從容。正由於這些步驟，這種共同引導的神情，正由於這些決議，這種一致的熱誠，這種持續不變的良知，這種不屈不撓的行爲，終於使會議漸能應付其危機，担当其使命。

十三日，巴黎的暴動已帶有更正規的性質。人民一早就擁到市政廳；那兒和各教堂的警鐘都敲了起來；街上在擊鼓召喚市民集合。公共的廣場上萬頭攢動。大官義勇隊、小官義勇隊、巴塞黑 (Basoches) 義勇隊以及

亞克布士(Arquebuse)義勇隊等名稱的民軍組織起來了。各區也在開會，議決每區設二百民軍以資防衛。所缺少的只是武器，只要那兒有點希望可以找到，大家莫不熱心去尋找。槍匠和刀劍匠那兒所能找到的武器，都被他們搜去，不過都出了收據給物主收執。他們又向市政廳請求發給武器。選舉人仍在那兒開會，縱然申明沒有也不生效力，他們一定要選舉人負責設法。選舉人於是推出該城的首腦商會長傅列塞爾(Fresselles)向羣衆發言，只有他最明瞭首都的軍事狀態，且他的人望在這困難頭也有莫大的助力。羣衆於其致詞時報之以高聲歡呼：他說：『我的朋友們，我是你們的父老；你們放心好了。』市政廳內更組織了一個長駐委員會，負維持公安之責。

差不多即在同時，據說藏有大批穀物的修士院(Maison des Lazaristes)被搶了；Garde Meuble 也被人打開去搜尋舊武器，并且好幾家槍械店也遭劫了。那些最大的暴行均未爲羣衆所預聞；他們採取了放任的態度，那時大家似乎都在怒不可遏。但這也只是一時的狂熱和漠不關心。羣衆隨即把那些可疑的人解除了武裝；從修士院中搜出的穀物，都被堆放到市場(Halle)上去；沒有一家人家被搶，并且一車車的食物、家具、器皿都在城門前被扣留下來，齊堆到格列夫廣場去，那兒簡直變成了一個大倉庫。市政廳前的羣衆與時俱增，高聲索取武裝。這時已經快一點鐘了。商會長當衆宣佈，小查理(Charleville)的工廠馬上會送一萬二千枝槍來，不久還會有三萬餘枝續到。

這使人民稍安一時，常駐委員會正好靜下來完成組織民軍的任務。計劃的起草、討論、通過、付印和公佈，這種種手續不到四個鐘頭便齊備了。這計劃規定，巴黎民軍暫增至四萬八千人以待後命。所有市民都要在名冊上登記；每區置民軍一營；每營設置一些官長；道蒙特公爵(Duc d'Aumont)被推爲民軍指揮官，他要求二十四小時的考慮。同時沙爾侯

爵(Marquise de la Salle)被推爲副指揮官。青色的帽章被易爲紅藍二色，這是該城的特別標誌。這一切都是幾小時以內的工作。各區對該委員會的措置均表同意。大官和小官中的職員、醫科學生、巡查兵、還有比較上更重要的法蘭西衛軍，都甘願爲會議效奔走。巡邏隊開始組成了，經常在各街巡行。

人民不耐煩的等待着商會長諾言的兌現，但一枝槍也沒有到；近黃昏了，他們生恐軍隊會於夜間舉行第二次的襲擊。有人企圖將約近五千磅的火藥秘密運出巴黎，被人民在各柵欄前截獲，這消息一傳出，大家頓時覺得是被人出賣了。但不久運到了幾個大木箱，上面貼有大砲的籤條。羣衆見之，騷擾頓息。及至打開一看，裏面全是舊布和碎木片。到處響徹着叛逆的呼聲，中間且雜以對委員會和商會長的怨言與恐嚇。後者向羣衆辯護，申稱他自己也受騙了；且爲了爭取時間或是爲了將羣衆打發開起見，把他們遣到 Charveux 去搜求武器。及至摸了一個空以後，羣衆盛怒而狐疑的轉回來。委員會此時深覺除鑄造刀矛外，實在別無他法來武裝巴黎并祛除人民的猜惑；於是立即下令趕製五萬具。爲了避免前一夜的暴行起見，當晚全城點得通明，且派巡邏兵巡查各處。

頭一天不會得到武器的人民，次日一早又趕去向委員會請領，且指摘他們上一天拒不發給和搜求不力的不是處。委員會又派人四出搜求，迄無結果；小查理工廠既不會送來，Charveux 也不會找到，而軍械庫又空無所有。

人們至此不復以辯解爲滿足，且越發相信他們是受騙了。於是成羣結隊的趕到殘廢軍人院，那兒原藏有大量的武器，儘管戰神廣場駐有重兵，但他們仍不憚冒險，雖經院長松布耐爾(M. de Sombreuil)向之央告，仍一直衝入院中，把藏在地窖內的二萬五千枝槍找了出來，并歡聲載道的將那些槍枝、刀劍、大砲列隊運走了。大砲分別安放在近郊的入口處，小

宮前面以及渡口和橋頭，以便保衛首都對抗那些隨時都有入侵可能的軍隊。

甚至那天早晨即已傳來警訊，駐在聖丹尼的幾旅人已經開動，而巴斯狄爾的大砲也已經指向聖安托尼街。委員會馬上遣人去調查真象；派出幾隊民軍向城市間該端佈防，并派遣一個代表團往見巴斯狄爾總監，勸他將砲位移開，不要採取敵對的行動。這警訊，再加上由這堡壘而引起的恐懼，因其掩護苛政而引起的憎恨及在暴動時佔領此卓越據點不使落入敵手的重要性，把一般人的視線都吸引到這方面來。從早上九時直到下午二時，全巴黎唯一的集合口號是『到巴斯狄爾去！到巴斯狄爾去！』市民成羣結隊的帶着槍矛和刺刀紛紛從各處擁到那兒。包圍巴斯狄爾的羣衆數量相當的多；堡壘上佈着守兵，吊橋高高扯起，儼然像戰時一樣。

Saint Louis de la Culture區的代表圖理歐(Thuriot de la Rosière)出而要求和總監勞萊(De Launay)進行談判。當進見時，他勸告總監移轉砲位方向。總監答覆說，這些砲是一直安放在城堡上的，他無權加以移動；并且在聽到城中人發生驚擾的消息以後，他已經將砲位向後撤退了幾步，從砲眼中移開。在經過一番口舌以後，圖理歐終於得到了深入堡壘的允許，以便實地考察他們內部的情形，是否真像總監所說的那樣，足以令城內人安心無慮。當他行進時，看見三尊大砲正瞄準着通向堡壘前面廣場的大道，準備向那些企圖進襲的人加以掃射。大約有四十個瑞士兵和八十個殘廢軍人武裝待發。圖理歐用祖國和榮譽的名義，向他們及當地指揮部發出呼籲，勸他們不要甘爲人民的公敵。官兵一致向他保證，若非遭到攻擊，誓不使用他們的武器。圖理歐於是登上城堡，看見從各方聚來無數的人，聖安托尼郊區的居民也正成羣結隊的蜂擁而至。外面的人見他沒有轉來，已在鼓噪着要求將他放出。爲使人民安心起見，他出現在城堡的胸牆上，備受軍械庫坪中人民的高聲歡呼。他隨即回到羣衆中，把此行結果報

告他們以後，續向委員會而去。

但不耐煩的羣衆現在却鼓噪着要將巴斯狄爾包圍起來。『巴斯狄爾！把巴斯狄爾拿過來！』的呼聲時起。後來有兩個最勇敢且最有決心的人跳到衛兵室的房子上去，用大斧去砍吊橋的鐵索。守兵喝令他們退去，且以開槍相恫嚇；但他們置之不理，終於將鐵索砍斷，放下吊橋，衝了上去，羣衆均尾隨其後。到了第二道吊橋邊，他們又用同樣的方法，去砍鐵索。守軍這時便開了鎗想將他們驅散。雖然他們終於回復了攻勢，但經過數小時之久，他們的努力始終被阻遏在第二道吊橋的前面，這吊橋的通道全爲堡壘內不停的火力所控制。羣衆爲頑強的抵抗所激怒，試用大斧劈門且縱火焚燒衛兵室。守軍乃用葡萄彈舉行謀殺式的射擊，圍攻者死傷無數。他們的決心只有變得更堅強，并且愛立(Elie)和胡林(Hulin)這兩個勇敢的人始終站在他們前面，更增強了他們的鬥志，故能一致怒氣填膺的繼續圍攻。

市政廳中的委員會，處在一種極度焦慮的情形之下。在他們看起來，巴斯狄爾的圍攻似乎是一種輕舉妄動。他們不斷接到堡壘前發生不幸事件的消息。但他們既怕軍隊獲得最後的勝利；而繼續圍攻的羣衆向之強索軍火，又使他們非常頭痛。因爲他們究竟交不出他們所沒有的東西，羣衆都把他們看作叛逆。委員會曾兩次派遣代表團，以求敵對行爲之中止，并請總監將守護該地段的責任交托於市民之手；但在騷動之中，吶喊聲和槍聲響成一片，使得他們簡直震耳欲聾。第三次代表團派出時，帶了一面鼓和一面旗，極易於識別，但也沒有結果；雙方都不願加以理睬。市政廳中的委員會，儘管怎樣努力怎樣活動，仍爲民衆所猜疑。商會長更引起極度的不信任。一個人說：『他日來已經驅過我們多次了。』另一個人接着說：『他侈談掘壕進攻；其實他只是想爭取時間，好使我們貽誤時機罷了。』這時一個老年人喊道：『夥伴們，你們何必去睬那些叛徒呢？隨着我前進

吧！不消兩個鐘頭便可以把巴斯狄爾拿過來！」

經過四小時以上的圍攻，當法蘭西衛軍帶着大砲到來時，戰鬥始告結束。這批軍隊一開到，馬上改變了戰鬥的全貌。守軍乃自動要求總監屈伏。這不幸的勞萊，有鑒於等待着他的噩運，想把整個堡壘和毗連區域一齊炸毀，使自己葬身於廢墟之中。他手上拿着點燃的火柴，絕望的向火藥庫走去。守軍阻住了他，在平台上樹起白旗，并將鎗口朝下，以示停戰。但圍攻者仍繼續挺進，高呼「放下吊橋來！」一個瑞士軍官從女牆上向民衆提議，以允許他們自由退出堡壘為投降條件。羣衆鼓噪着說：「不行！不行！」這個軍官又提出以保他們生命為條件。大部份圍攻者答覆道：「放下吊橋來，誰也不會傷害你們的。」由於這保證，門也開了，吊橋也放下了，羣衆一齊擁進了巴斯狄爾。領導羣衆的人原希望使總監、瑞士兵和殘廢軍人不至遭到復仇的傷害；但各處都響遍了這樣的呼聲：「把他們交出來！把他們交出來！他們向市民同胞開鎗，非把他們吊死不可！」總監、幾個瑞士兵和殘廢軍人，終於從那些想保護他們的人的身旁扯過來，被切齒痛恨的羣衆處死了。

常駐委員會對於戰鬥的結果毫無所知。他們的會議廳忽為盛怒的羣衆所侵入，商會長和那些選舉人頓時感到威脅。傅烈塞爾面色蒼白，舉止慌張，開始覺得他們所處的地位有些不妙。他成了最猛烈的責難和威脅的對象，人們要他離開會議廳到市民大會的會場上去。四週圍都在喊着「讓他來，讓他跟着我們來」的呼聲，傅烈塞爾答道：「這太過了！既然他們要這樣辦，我們就走吧；讓我們一同到我所預期的那兒去吧。」他們還沒有走到大會堂，便被格利夫廣場的一片歡呼聲吸引住了。「勝利！勝利！自由！」的呼聲遠遠傳來，這表示巴斯狄爾的征服者業已來到了。他們人聲嘈雜，且擁有人生怖的儀仗，立即擁進了大會堂。那些最特出的人物，頭上戴着桂冠，被人抬着遊行。約有一千五百人以上為之護衛，這些人眼

睛發光，頭髮散亂，手上拿着各色武器，你推我擁的擠入會場，把地板都踏陷了。一個人手上拿着巴斯狄爾的鑰匙和旗幟；另一個人把巴斯狄爾的規章挑在刺刀上；第三個人更野蠻得可怕，他把總監屍體上的假髮舉在帶血的手上。巴斯狄爾征服者的行列，採取着這樣的隊形，後面跟隨了將碼頭都填滿了的廣大羣衆，浩浩蕩蕩的進入市政廳，向委員會告捷，并決定殘餘罪犯的命運。少數人希望將他們交給委員會去處理，但其餘的人却高聲呼喊道：「罪犯沒有生存的餘地！向市民同胞開鎗的人沒有生存餘地！」民軍指揮沙爾，選舉人摩勞 (Moreau de Saint-Méry) 和勇敢的愛立力為排解，纔得到一致的寬宥。

現在輪到不幸的傅列塞爾了。據說在勞萊那兒發現了一封信，人們早就疑他參預逆謀，果經證實。他在那封信上寫道：「我用帽草和諾言愚弄着巴黎人，延至黃昏，你們便可以得到增援了。」羣衆馬上趕到他的辦公室。比較溫和的人主張把他逮捕起來，關到小宮裁判所裏面去；但其餘的人反對這樣辦，主張應該把他送到大宮去，在那兒加以審訊。大家都滿意這樣做法，到處都響徹着「送到大宮去！送到大宮去！」的呼聲。傅列塞爾從容答道：「諸位，好，就這樣辦，讓我們到大宮去。」他一面說一面下了台階，從羣衆中走過去，大家讓開路隨之而行，沒有對他施行非禮。但走到柏利梯爾碼頭 (Quay Pelletier) 的角上，一個陌生人衝上前來，用手鎗將他殺了。

巴黎人在路上截獲了幾封信，担心這天晚上會遭到襲擊，於是在經過戰爭、騷擾、爭辯和復仇這幾幕活劇以後，又準備起而迎敵。全城人口都參加了鞏固城防的工作；他們建築障礙物、開掘戰壕、毀壞路面、打製刀矛、鑄造子彈。婦女們把石子搬到屋頂上去，以備軍隊經過時向之投擲。國民軍派出佈崗；巴黎城儼然變成了一大鑄造廠和一大軍營，整夜的時間都費在加緊武裝上以待戰鬥。

巴黎的暴動已經達到如此酷烈，經常而且嚴重的程度，這時凡爾塞在幹些什麼呢？宮廷方面仍在準備實施其反對首都和會議的計劃。執行期定在十四日的晚上。內閣領袖布利台爾男爵答應在三天之內恢復皇室的威信。環集巴黎的大軍由布洛格利元帥(Marshal de Broglie)任指揮之責，他賦有無限的大權。君主預備在十五這一天重申六月二十三日的宣言，強迫會議通過之後則予以解散。這宣言印了五萬份，準備散發全國；且爲了應付急需起見，增發了一千多萬佛郎的紙幣。巴黎的運動不僅不足以改變宮廷的觀點，且反而使他們愈加堅持。直到最後的頃間，他們仍以爲這只是驟發的騷擾，不難彈壓下去；他們既不信其能有持久力，也不信其能以成功，居民區能以抵敵大軍，這在他們看起來，似乎是絕不可能的事。

會議已接到關於此類計劃的報告。兩天以來，他們在極度焦慮和震恐的狀態下，不斷的舉行集會。巴黎經過的情形大部不爲他們所知。一時聽人說，巴黎發生了總暴動，全城的人正向凡爾塞進發；一時又聽說軍隊正在向首都進攻。他們似乎聽到大砲聲，忙把耳朵貼地，以證實是否無誤。十四日傍晚，聽說君主打算於夜間離去，將會議置之於外國僱備軍的掌握之中。這最後的警訊并非毫無根據。車馬是早經準備好了的，君主的侍衛在幾天以前便已端整了行裝。此外，在橘園(Orangerie)中也正醞釀着確足驚人的事件；人們正在用美酒和諛詞來激勵部隊的長征。一切都預示着決定性的時機已經到了。

儘管危險是愈益迫近且愈益加增，會議仍舊堅持着最初的決議，不爲所動。首先提出請求撤兵的米拉波，現在計劃着組織另一代表團。這代表團正出發時，諾亞爾子爵(Vicomte Noailles)恰從巴黎轉來，他把暴動的進展，殘廢軍人院的遭劫，人民業已武裝，巴斯狄爾業被包圍的消息，報告了會議。另一代表維姆芬(Wimfen)也把他親身經歷的危險作了一個補充報告，并確言人民的憤怒已隨其冒險精神以俱增。會議提出設置信

差，每半小時送達一次消息。

甘尼爾(M. M. Ganilh)和班卡兒(Bancaudes Isarts)二人乃是市政廳方面派至會議的代表，證實了適纔會議所聽到的一切。他們把選舉人爲着確保首都的秩序與安全所採取的各項步驟，巴斯狄爾前面所發生的不幸事件，代表團進見總監的不得要領，一一報告了會議，且告訴他們，守軍已向堡壘邊圍羣衆開槍屠殺。會議接到這樣報告以後，羣憤激，馬上派出第二次的代表團，將這痛心消息通知君主。第一次的代表團帶回來的是一種不能令人滿意的答覆；這時已經是晚間十點鐘。君主在得知這些不幸事件——這似乎是更重大事件的前導——以後，面部帶着感動的表情。他自其所處傀儡地位掙扎着向代表們說道：『你們帶來巴黎不幸事件的可怕消息，簡直使我十分痛心。要說頒給軍隊的命令是這些不幸事件的導因，那是很難想像的。』我對第一次代表團的答覆，你們是已經知道了的；此外我無可補充。』這答覆包括以下兩點：應允將戰神廣場駐軍調出巴黎；下令命一般軍官負指揮民軍之責。這種步驟絕不足以挽救當前的危局，且會議對之既難同意亦不能予以信任。

不久以後，朵爾梅遜(D'Ormesson)和杜波特(Dupont)兩代表向會議宣佈了攻下巴斯狄爾及勞萊、傅列塞爾二人被殺的消息。有人提議派遣第三次的代表團向君主主要求撤軍。唐勒尼(Clement Tonnerre)說道：『不，聽他們竟夜磋商去吧；君主們也應該像其他的人一樣，必須付些代價去換取經驗。』會議便這樣度過了一宵。次日清晨，乃派遣另一代表團去謁見君主，告以延不撤軍所將召致的一切不幸。將出發時，米拉波止住他們道：『告訴他，圍困我們的外國流氓羣，昨天會從親王們，宮主們，寵倖者們那兒接受到慰問、愛撫、勳和餽贈；告訴他，這些外國的徒黨們當晚饜足了黃金和美酒，從他們不敬的歌聲中預示着法蘭西的奴服，并祈求着國民會議的解散；告訴他，在他的宮中，那些廷臣們正在野蠻的樂』

聲中起舞，這正是聖巴安羅繆大屠殺的前奏曲！告訴他，他的祖先亨利，這正是他想取法的人，曾在各國引起光榮的回憶，因為他包圍巴黎時仍肯將食物送入城中，而路易的那些野蠻顧問們，却把商人運入城中的穀物從忠順而饑餓的巴黎運開去。」

正在這個時候君主到來了。良科爾特公爵 (Duke de Liancourt)，因其善於鑑別寶石而得到接近君主的機會，當天晚上會乘機把法蘭西衛軍倒戈及巴斯狄爾被攻陷的消息報告了君主。他聽到那些大臣不肯讓他知道的消息以後，不禁驚詫的喊道：『這是一種叛亂呀！』『不是的，陛下，這是一種革命。』這位卓越的公民，於是把宮廷計劃使他所陷入的險境；人民的恐怖和憤激以及軍隊的不滿完全告訴了他，他於是決定親自出席會議，將自己的真意盡情相示。君主蒞臨的消息，起初會引起大家的歡欣鼓舞。米拉波向他的同事表示，不宜過早的加以頌揚。他說：『等君主將我們期之於他的善意宣示出來時，再去頌揚他不遲。我們同胞正在巴黎流血。讓不幸的人民代表，以一種沉痛的表情作為君主的見面禮；人民的沉默正是君主的教訓。』

會議回復了三天來始終不會離開過它的陰鬱氣氛。君主入來時不會帶着侍衛，僅由他的兄弟陪伴着。會議起初報之以極度的沉默；但當君主告訴他們，他和國家休戚相共，且因信賴臣民的親愛和忠悃，他已下令撤退巴黎凡爾塞兩地的駐軍；當他吐出 *Eh bien, Cast moi qui me fie à vous* 這動人的詞句時，博得了全場的歡呼聲。代表們同時起立，將他伴送到宮中去。

這消息在巴黎和凡爾塞佈滿了歡樂的空氣，兩地重獲保證的人民，都驟然由怨艾一變而為感奮。路易十六世既回復了本初，深覺親往首都以安定人心，重新獲致人民的愛戴，及由此協和民衆的政權，乃是極關重要的步驟。他向會議宣佈，即將召回列克爾，並於次日前往巴黎。會議先派

了一個百人團到首都去。他們會備受熱烈的歡迎。百人團中的巴萊和拉斐特二人，前者被委為巴黎市長，後者被委為民軍總司令。巴萊的膺選，係因其曾經長期煩勞的擔任過會議的主席，拉斐則由於他那光榮而愛國的行動。他是華盛頓的友人之一，又是美國獨立運動的要角之一，回國之後，他最先提起三閣會議，且和少數貴族參加到會議這方面來，從此以後，表明出他是革命的最熱心戰士之一。

二十七日，這兩個新的軍政首長率領了市政府的人員和民軍往迎君主。巴萊上前致詞道：『陛下，我將善良巴黎城的鑰匙呈獻御前；這便是當年獻給亨利四世的原物；他曾經重新得到人民；現在却是人民重新得到君主。』從路易十五廣場到市政廳，君主係行於國民軍夾道護衛之中，他們多排成三行或四行，以槍、矛、鐮刀、棍棒等物為武器。他們的外貌仍然很陰鬱，除頻呼『國家萬歲』而外，沒有喊其他的口號。路易十六世下車時，從巴萊手中接過三色帽章，不常侍衛，由羣衆環繞着他，很放心的走進市政廳，這時到處響高喊着『路易萬歲』的呼聲。重新和解的工作完成了，路易十六世受到人們最深的愛戴。於批准民選的軍政首長之後，他回到凡爾塞去，那兒的人因鑒於前此的衝突，對於他此行是否成功，頗感焦慮。國民會議在通達巴黎的大道上迎接他，一直把他伴送到宮前，等在那兒的皇后和王子們馬上投奔到他們懷中去了。

反對革命的大臣們以及製定高壓計劃的那批人都退出了宮廷。達若伯爵和他的兩個兒子，康蒂親王和孔特親王，再還有波涅拉克 (Polignac) 一家人，隨帶着無數的車輛出國去了。他們在都靈 (Turin) 住下，不久卡隆列 (Calonne) 便在那兒和達若伯爵及康蒂親王取得了聯繫，且成了他們的代理人。這乃是第一批流亡者的開始。這些僑居國外的親王們，馬上着手在國內製造內戰，在國外進行歐洲同盟的組織，以反對法蘭西。

列克爾得意揚揚的回來了。這是他一生中光榮的頂點，很少有幾個人

可下載
但不能顯示

只是封建積弊的聖巴妥羅邁之夜而已。它把封建制度的渣滓打掃去了；把人身從奴役制的殘餘中解放了出來，把財產從領主的債務下，圍獵的損害下及什一稅的誅求下解放了出來。由於代表私權殘餘的領主法庭被取消，公權的原則乃得以確立；由於買賣地方官聯的停止，不受收買的公道乃有實現的可能。這是由私人支配一切的社會秩序向國民支配一切的社會秩序的一大轉變。那一晚改變了全帝國的面貌；它使所有法國人一律平等；使任何人從此都可以受任公職；使大家都油然而生財產屬諸己有，為自身利益而黽勉將事的觀念。那一晚雖是十四日暴動的結果，但和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它使人民成為社會的主人，猶之十四日的暴動使人民成為政府的主人一樣，它使人民於破壞舊的組織制度之餘，能以進而準備新的組織制度。

革命進展極速，在很短的時期以內得到了極重大的結果；假使沒有遭受到攻擊，它或許還不會發展得如此迅速，如此完全。每一次的深閉固拒都變為促成新勝利的導因；它打破了陰謀，推翻了威權，戰勝了武力；截至此時為止，專制皇朝的全部建築物，由於領導者的錯誤，終於於土崩瓦解了。六月十七日我們曾經親眼看到三閣區分的消滅，和三閣會議一變而為國民會議；六月二十三日，皇室的精神影響業已失墜；七月十四日併其物質權力也失墜了；前者為會議所承襲，後者則為人民所承襲；最後，八月十四日乃把革命的第一階段完成了。我們剛剛所通過的這階段，和其他階段截然不同；在其短促過程中，武力被移轉了，一切準備性的變革都完成了。下一階段乃是新制度由討論到確立的時期；在這時期中，會議已由破壞性的一變而為建設性的了。（本章完）

本誌創刊號目錄

創辦宗旨

時評 撲朔迷離之東北問題
英內閣訪印團與印度問題
伊期問題在安理會上的喜劇

論五四運動之劃時代的意義
△關於民主問題的意見▽

中國如何民主化
現階段的民主主義
怎樣實現民主政治
民主與特權
民主意見

印度尼西亞的命運

聯合國憲章與殖民地人民

本社同人

康君 孟元 鶴皋 陳人白

郭紹虞 李季 林漢達 胡山源 索非 竹雲龍 康君譯

古史辨的解毒劑

老子的哲學及其社會思想
論古代希臘羅馬的戲劇
英國詩歌發展的三個階段
論社會思想

中西文化不同的基礎

戰後世界婦女的動態及其前途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

悲憤的歡笑（小說）

補白 佛拉提米爾論中國的民主主義

母系氏族怎樣移轉為父系氏族

真與偽 社會的祕密 論實驗科學之生父

編輯室談話

李季

歐伯

盧寧著·冰夷譯

英C.考特威爾著·朱維基譯

童止齋

唐虞世

碧雲

李毓鏞

謝少翁

一封表示憤懣不平的歷史信件

伊里奇論托爾斯泰思想的矛盾

編者

中國農業的階級構成

天野元之助著
李炎彬譯

二 由階級相異看來的土地分配

一 土地分配之概觀

再回轉來看土地所有之分配吧。在目前尚無可靠的涉及全中國的由階級不同所看到的土地所有狀況調查表，所以我們只能由局部的調查，來作一個大概的推定。於此，在陶直夫薛暮橋君等之推算表之外，引用吳文暉氏整理過的推定表。它以雅西尤諾夫氏所調查的北滿農村土地的分配，作為整個墾殖區狀況之代表，又推計全國公有耕地及集團地主所有耕地為一億畝，將私有耕地面積計算為十二億畝，把這些調查資料做基礎來作成階級不同的全國土地分配狀況表。

全國土地分配推定表

種別	戶數	所有耕地		旱地地帶		水田地帶	
		(百萬戶)	(百萬畝)	戶數	%	戶數	%
地主	1.8	5	22	2	1.8	5	7
富農	5.2	7	35	6	3	6	6
中農	15.3	33	100	18	50	21	35
貧農、傭農及其他	50.8	66	255	45	41	40	55
合計	73.0	100	1,100	100	100	100	100

現在，假令依從上表的話，那麼，不過佔總戶數三%的地主，却擁有

全部耕地二六%；更以富農合併來算，顯示了如下的土地所有之不平衡：即對於總戶數一〇%的人們，集中了全部耕地五三%，而整個耕地的二二%却分散在總戶數六八%的多數者之手。

【備攷】吳文暉『現代中國土地問題之探究』『新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第四期，民國廿四年三月。

【附記】構成上記推定數字之基礎的各種報告的分類標準，是以村戶的富力為基準，再加上傭傭關係的斟酌而決定之。

即先在調查地普通農家中，看它有多少家族，它們經營着若干自有地，或租佃怎樣的土地並考慮其生活情形，一切有財力能營中等生活而不僱傭他人且又不被別人僱傭的人，概視之為中農。

其次，僱傭長工及短工而超過該地普通農戶之必要的忙工數，且其耕地超過中農之標準的為富農。耕地面積有中農之兩倍乃至其以上的農戶，不問它的僱傭如何，概視之為富農。

一切耕地面積不及中農之標準，在耕作以外如不靠工錢及其他之收入就不能生活的，總稱之為貧農。

所有耕地的大部分或全部租給他人而收租金者，總稱之為收租地主。所有耕地的大部分或全部由僱傭勞動耕作而自己又不參加農業勞動的，則稱之為經營地主。

自己沒有生產手段，靠出賣勞動力而代別人耕作的，或者自己有僅少的土地，為半靠出賣勞動力而代別人耕作的，像這樣生活的農民，概視之為僱農。（農村復興委員會各省農村調查及陳翰笙『廣東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等）誠然，前揭之推定表，只不過是給與一個概觀。從農業地理上看來，

因旱地地帶與水田地帶（前揭表下欄參攷），因自然產物地帶與商品產物地帶等等而有很大的不同；再，在時間上看來，因土地保有的集中、分散，亦顯現若干的差異。那麼，在這兒我們從比較可信的局地的資料，來窺探它的相貌吧。

二 河北省的土地分配

這些地方的平均氣溫，在攝氏十二度上下。每年降水量，只有五二一耗，若有適度的降雨，土地頗能豐收，如果沒有雨的話，則乾涸而半沙漠化，飢饉立刻就會襲擊而來。從而，這些地方幾乎和旱地一般，灌溉稀少。因氣候關係，土地大多在兩年可以收穫三次（產物畝指數河北省一二二·六）。產物多以自然產物之播種為主，如冬麥，高粱，粟，玉蜀黍等糧食，而商品產物棉花、落花生、麻等，也在逐漸增大中。

民國十九年夏，北平社會調查所及南京社會科學研究所所在河北（中部）保定十個代表村莊進行了共同調查。依據這個調查，佔總戶數不足四％的地主（在鄉）保有整個耕地的一三％強，若再加上富農，則不足一二％的人們佔有了整個耕地四一％強，而在總戶數中佔六五％以上的貧農及僱農所有地，却不足二六％。此處，他們為了一戶僅有六·六畝些少的耕地而被束縛於土地之上，且以其廉價的勞動力出賣給地主及富農等，來維持他們艱苦的生活。

河北保定十村土地分配表（民國十九年）

種別	戶數		所有面積		相當一戶所有面積	
	(戶)	%	(畝)	%	(畝)	(畝)
地主	五八	三·七	一五,八二五	一三·四	一,八八五	二八·五
富農	一,一五	九·〇	一五,〇二二	一三·九	一,三〇三	一六·三
中農	一,五六一	一三·一	一〇五,〇〇〇	三三·八	一,三三二	一七·二

貧農及備農	合計	平均
一,〇三〇	一,一五八	一,一六六
六五,一〇	一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
八,六六六	一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平均	一,一六六	一,一六六

【備攷】陳翰笙 Chen Han-Seng, The Present Agrarian Problem in China, 1933.

又，我們還可拿張培剛所整理過的上表之一部——清苑縣（保定）三村五百農家階級不同的土地所有狀況表——以供參攷。

河北清苑三村土地分配表（民國十九年）

種別	地主	富農	中農	貧農	備農	農戶數合		所有田畝數合
						計(百分)	計(畝)	
(無土地者)	—	—	—	—	—	六	六	—
一畝未滿	—	—	—	六	六	—	—	—
一—四·九畝	—	—	—	六	六	—	—	—
五—九·九畝	—	—	—	六	六	—	—	—
一〇—一九·九	—	—	—	六	六	—	—	—
二〇—四九·九	—	—	—	六	六	—	—	—
五〇—九九·九	—	—	—	六	六	—	—	—
一〇〇—一九九·九	—	—	—	六	六	—	—	—
二〇〇畝以上	—	—	—	六	六	—	—	—
戶數	一	一	一	一	一	—	—	—
百分比	—	—	—	—	—	—	—	—
所有田畝數	九,九〇〇	一五,六〇〇	二七,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	—	—
百分比	一四	二二	三六	二五	一四	—	—	—
相當一戶所有田畝數	五八,三三	五八,六七	二〇,一八	七,七一	二,〇一	—	—	—

【備放】X爲不足〇、〇五%。張培剛『清苑的農家經濟』『社會科學雜誌』第七卷第一期民國廿五年三月。

三 河南省的土地分配

其次，在河南北部平原區之輝縣，與前記保定同樣，是位於巴克氏所謂『冬麥高粱區』之北邊，這裏如左表所示，在鄉地主擁有土地較之保定更多（如果將不在村外地主之所有地一、五五三·五畝合計的話，則達全部耕地之三九%——著者）而貧農及僱農的所有耕地則更少。

河南輝縣四村土地分配表（民國廿一年）

種別	戶數	所有田畝數	相當一戶的所有面積
地主	1,215	11,711畝	9.6畝
富農	1,481	11,071畝	7.4畝
中農	1,041	11,871畝	11.4畝
貧農及僱農	1,411	1,771畝	1.2畝
其他村戶	11	10畝	0.9畝
合計	5,159	48,434畝	9.4畝
		平均	9.4畝

【備放】農村復興委員會『河南省農村調查』民國廿三年七月。

即在此地，僅有四%強的在鄉地主，却保有全部耕地的二七%強。更以富農併算，一二%強的人們擁有四八%的耕地，而貧農以下的村戶，佔全體約六三%，只不過有土地一八%。在四村十九戶地主中，其中一戶擁有一、〇六〇畝之土地，幾佔地主所有地之半，其他多數地主，多未滿百畝。又，富農的所有地較多，約從三十畝到百畝之間，像這樣的耕地分配之不均衡，使多數農民耕地不足之現狀，更爲尖銳化，貧農的土地飢饉，成爲顯著的事實顯現着。

農村復興委員會除豫北輝縣之外，同時還調查豫中許昌五村四五八戶

，豫西南鎮平六村三五七戶。這三縣的村戶中，貧農的比例皆達到五五%以上，在商業及高利貸比較的佔優勢的許昌（此地是有名的美國烟葉產地），貧農佔總村戶中之六六%，僱農的比例，皆爲二%到三%，依據工作之有無而徬徨在貧農之間。富農的比例，最高爲輝縣。在豫北的新鄉與滑縣一帶，富農經營比較中，南部發達。近幾年來，在鄉地主因受土匪的威脅，多移居城鎮中，所以地主的比例在相對的減少；特別如許昌，稍有田產的地主，大半移居於城內，在鄉地主只不過佔村戶的一%而已。再者，在無農業生產與關係的村戶之中，六%以上是小販、苦力、手工業者、或當兵；在生活上，是比較貧農與僱農更無保障。

更進一步來考察各縣階級間的土地分配，如前所述，許昌稍大的地主，因爲是不住在村裏的，所以在鄉地主的耕地，僅有三·一一%，普通只二三十畝左右，最多的，約爲七八十畝地。富農多在三十畝到七十畝，它佔全部耕地的一八·六七%，中農則爲三〇·四%，貧農則爲四五·八二%，在這裏農村階級間的地權之集中，並不顯著，故中農的地位比較優越；可是，這僅限於村內居民及除掉不在地主的土地所有來講。輝縣的情形，既如上述，關於鎮平，不用說，比起許昌輝縣的地權集中度更高。——即地主所有地佔六七·一五%，中農（一〇·〇七%）與貧農（二·六九%）合併達二二·七六%，富農所有地，在此處甚爲寥寥，比較其他兩縣不甚發達，只不過佔八·六%而已。因此，鎮平在鄉地主的勢力最大，百畝以上的所有地主，大體佔一半，他們多住在離縣城十里的大榆樹村。還有可注意的一點，是鎮平的富農及中農所有地特別少，因此地長年爲土匪蟻踞，農田往往歸於荒蕪，而這些荒地的所有權，遂成爲逐漸歸於少數人手中的主要原因（參攷農村復興委員會『河南農村調查』）。

四 廣西省的土地分配

我們再轉過來看與上述地方土地分配情形酷似的廣西省。這裏由東北到西南一條綫以北，是巴克教授所謂『西南水稻區』，以南是所謂『水稻二期產區』，全年平均氣溫在攝氏二二度上下，年降雨量在一千四百至二千耗之間。水田比例為六四%（一季稻田六五%，二季稻田三五%）旱地比例為三六%，一年可收穫兩次（產物畝指數一二四·一）但是，這地方的農民，因受技術的落後與封建的社會之制約，產物以自然產物之稻、包粟、甘藷等種植最多。自耕農約佔四六%左右（廣西師範專科學校調查廣西省統計局調查）

現據廣西師範專科學校同省二十二縣四十八村的調查，則表示如下：較諸河南輝縣的分配更不平均，總農戶三%強的地主擁有全部耕地約二九%，如果再加上富農來算，則在約佔一〇%的人手中，集中了五一%的耕地；反之，約有全部耕地的二一%分散在總戶數的七〇%的貧農之中，顯示着所有耕地一戶僅二·七畝之寡少。

廣西二十二縣四十八村土地分配表(民國廿三年)

種別	戶數	所有田畝數		相當一戶		相當一戶	
		戶	%	畝	%	畝	%
地主	三	三	八·四	三六·九	七五·三	三六·九	
富農	一七三	八·四	五·四	三三·三	一〇〇·九	三三·三	
中農	五五七	三〇·六	六·七	二二·〇	一一·一	二六·六	
貧農	一、八八四	六九·六	五·〇	一〇·八	二·七	五·六	
合計	二、七〇六	一〇〇·〇	三三·九	一〇〇·〇	平均一八·九	平均一〇·一	

【備攷】本表僱農除外，在地主平均使用田畝中，省略純粹收租地主，薛暮橋『廣西農村經濟調查』民國廿三年。

即在九二戶地主所有地中，比起一、八八四戶貧農所有地，和五五七戶中農所有地，乃至一七三戶富農所有地都更大，那耕地的七四·七%（

如將不在地主部分也算進去的話，則為八〇%以上）將其租佃，已很明白的表現着水田地帶鮮明的收租地主色彩，也就因此，使佔五八%自耕農，佔七二·九%自耕兼佃農和佔九五·一%佃農，都屬於生活痛苦貧農階層。（『廣西農村經濟調查』）

再看無地農戶的狀況，東南各縣（蒼梧區），其中尤以位於西江（鬱江）之南的容縣，北流鬱林、岑溪、陸川、博白等縣，農產豐富，人烟稠密，因有如上記地權異常集中之故，無地農戶佔總農戶五〇%到六〇%；而在接近湖南東北的各縣（桂林區）無地農戶總數約為三〇%；中部柳江區，南部邕寧區則更減少，為一五至二〇%（薛暮橋、劉端生『廣西農村經濟調查』『中國農村』創刊號民國廿三年十一月）

現在藉劉端生氏蒼梧、桂林、思恩三縣農村調查來看，則更為明瞭化。這個調查，採取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蒼梧縣與封建色彩還濃厚的思恩縣，及介在這兩者之間的桂林縣，由此可見廣西現階段各地的經濟發展狀況

廣西三縣二十二村土地分配表(民國廿三年)

種別	倉梧六村		桂林九村		思恩七村	
	戶數	%	戶數	%	戶數	%
無地	四九·二	二四·五	八·三	二四·五	八·三	二四·五
五畝未滿	三二·一	九·七	二四·五	六·七	三四·八	一一·〇
五—九畝	七·七	七·四	一八·一	二二·七	二六·九	二二·二
一〇—一九畝	五·〇	一〇·一	一八·八	二六·一	二〇·六	三〇·三
二〇—二九畝	二·二	七·七	七·四	一七·一	五·〇	一一·九
三〇—四九畝	〇·七	三·八	四·二	一四·七	三·五	一六·一
五〇畝以上	三·一	一六·五	二·五	二二·七	〇·九	七·五

【備攷】劉端生『廣西蒼梧思恩桂林三縣農村調查報告表』民國廿三年四月

正因這個表，它顯示了經濟發展程度的高漲，同時也是土地的集中與階級的分化之日益尖銳化的絕好資料。

五 江蘇省的土地分配

其次，是揚子江下游，這裏被稱為中國最肥沃的地帶，讓我們來攷察這被巴克教授譽之為『揚子水稻小麥區』的揚子江三角洲。這些地方全年平均氣溫，約在攝氏十五度左右，每年的雨量在一千至一千五百耗之間。一年兩收（江蘇省產物畝指數一六七·一）的米與小麥是農產物的兩大宗，而棉花及桑的產額也不少。這兒比起上述各地，土地以更可驚的程度集中於地主之手。即以被視為江南東部地方代表的無錫二十村調查來看它顯示着如下的不均衡的分配：總戶數約六%的在地主保有全部耕地四七%強，六九%以上的貧農及僱農，僅有耕地的一四%。

江蘇無錫二十村土地分配表（民國十八年）

種 別	戶 數	所有田畝數	相當一戶所有面積
地主	五九戶	五·七% 三、二一七畝	四七·三% 五四·五畝
富農	五八	五·六% 一、二〇六	一七·七% 二〇·八
中農	二〇五	一九·八% 一、四一八	二〇·八% 六·九
貧農及僱農	七一三	六八·九% 九六五	一四·二% 一·四
合 計	一、〇三五	一〇〇·〇% 六、八〇六	一〇〇·〇% 平均六·六

【備攷】陳翰笙 Chen-Han-Seng, The Present Agrarian Problem in China, 1933.

民國廿二年農村復興委員會，進行過離無錫不遠的常熟七村一五四戶的調查，它的情形如下：

江蘇常熟七村土地分配表（民國廿二年）

種 別	戶 數	所有田畝數	相當一戶所有面積
地主	二戶	一·三% 九〇·〇畝	二八·二% 四五·〇畝
富農	三	一·九% 一〇〇·〇	三一·三% 三三·三
中農	三九	二五·三% 五六·〇	一七·六% 一·四
貧農	一〇一	六五·六% 七一·五	二二·四% 〇·七
其他村戶	九	五·九% 一·七	〇·五% 〇·二
合 計	一五四	一〇〇·〇% 三一九·二	一〇〇·〇% 平均二·〇

【備攷】農村復興委員會『江蘇省農村調查』民國廿三年七月。

由這個表看來，好像地主的土地集中並不怎樣高，可是在該報告中也說道：『近來因都市的膨脹及農村的枯竭的情形日益尖銳化，遂使中等的土地很少住在農村之中。』很明白的，在這個報告裏缺少不在地主的部分，才能有這種結果。爲了矯正這個表，我們可參攷張益圃氏農地使用田畝之統計（張益圃『江蘇的土地分配和租佃制度』『中國農村』第一卷第八期民國廿四年五月），他計算地主實際所有畝數爲一、〇二四·一畝，各階級的土地分配比率，地主爲八一·七%，富農爲八·〇%，中農爲四·五%，貧農爲五·七%，其他的村戶爲〇·一%。那麼，居住在村中的人們，七四%爲佃農，若合起自耕農及佃農的話，實達總村戶之八六%，租佃關係是如何的發達，由此可見一斑。

【附記】這兒所說的佃農，多係指田面所有權者；因在這些地方的土地所有，有所謂『田底』與『田面』之分。

再看一下揚子江北岸新漲沙地的啓東。此處不出沙地的一般法則，即土地多爲少數地主及胥吏所佔有，大地主是非常發達的（全縣耕地的六〇%以上爲崇明地主所有。）同時，土地生產力很強，土壤適宜於棉作，且近上海、南通等工業區，所以農產物皆商品化，因而也使富農頗爲發達。

江蘇啓東八村土地分配表(民國廿二年)

種別	戶數	所有田畝數	相當一戶所有面積
地主	二戶	〇·五% 一六五·〇畝	九·二% 八二·五畝
富農	二六	七·二% 一、〇四二·一	四〇·一
中農	一一三	三一·四% 四六一·〇	二五·八 四·一
貧農	二〇八	五七·八% 一一三·四	六·四 〇·五
其他村戶	一一	三·一% 三·〇	〇·二 〇·三
合計	三六〇	一〇〇·〇% 一、七八四·五	一〇〇·〇 平均五·〇

〔備攷〕農村復興委員會「江蘇省農村調查」。

由本表看來，在鄉地主僅有兩戶，其所有耕地不過一六五畝；其總經營地四、六二九·九畝對村戶總所有地一、七八四·五畝算來，差額為二、八四五·四畝。這些土地可推定為大體是不在及村外地主之所有地。那裏，可知上記八村全部耕地的六五%，是集中在地主之手。這些都將在本文第四節大土地所有問題一項中談到的。啓東縣不僅住着持有八千四百畝的大地主，全縣的大部分土地，據說多為其對江崇明島地主所有，在上列的八村調查之中，總村戶三六〇戶裏有二五二戶——即達七〇%為自耕農，如以自耕農及佃農合算，則將為七七%。

在這些地方，如前表所知的一般，可以看到富農的地位。即二六戶的富農(七·二%)持有二、〇四〇畝(五八·四%)，然在事實上為二二·五%)，成為「啓東農村之最堅強的支持者。」〔據縣款產處主任王文愷先生所述，約佔農村人口一五%，他們大都自己有充分的田地，一面自己參加耕作，一面僱用若干工資勞動者來從事大部分的工作。這些富農有時還兼做商人，而且多數兼營高利貸事業……不過這些富農近年來因農產價格跌落之故，經濟方面也頗受打擊，如啓東出產很多的大蒜，往常是出口

大宗，自東北淪陷以後，主要出路頓成問題，每年要損失到二十萬元，因此這種農產跌價頗影響到富農經營底前途。〕(農村復興委員會「江蘇省農村調查」)

如前記一般，因地主與富農的土地集中，遂使中農及貧農所有地成為可憐縮小，三一%餘的中農只不過有二六%(實際為九、九六%)的田畝，五八%的貧農只不過有六%強(實際為二·四五%)的田畝。相當於一戶的平均所有地，中農為四·〇八畝，貧農為〇·五五畝的樣子，大多數的農民需要土地，在農村中是極其深刻的現象。

〔附記〕此處和江南各地所見到的情形一樣，土地所有權分「田底」與「田面」兩種。例如新漲沙地，多作為私人或公家地主(譬如說教育局)的園地，招收佃農來耕種，一千步(四·一六六畝)最高為一百二十元，最低為六十元)三年內付清，實「田面」給佃戶並發給「寫地摺」。有「田底」的業主，都持有公家或私人的「戶摺」。像這種「田面」，俗稱為「崇劃田」或「議租地」，這種「崇劃田」的佃戶，是有永佃權的，雖然在幾年之內付不出租佃金，地主也不能隨便收回土地。田面的價格比較田底要高，它可以買賣和抵押(農村復興委員會「江蘇省農村調查」)。即在啓東(當然也一樣)農村，一般農民的土地需要，是由這種田面、田底的所有關係來調節的；它一方面使佃農束縛於耕地之上，另一方面確立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六 浙江省的土地分配

再考察浙江省東部的龍游縣。這些地方是山區中的一縣，山地已經在大體上被開墾了，或為梯田，或植竹木。現在我們來看它境內的產物，在東鄉水稻比較多，豆、麥次之，西鄉水稻、豆、麥皆生產，北鄉比較的為平原地帶，以產米最多，反之，在南鄉者僅生產米、麥、蕃薯、黍、及菽

等雜糧。再者，竹子因氣候關係，是非的茂盛，二年採伐一次，作為造紙的原料。

浙江龍游八村土地分配表(民國廿二年)

種 別	戶 數	所有田畝數	相當一戶所有面積
地主	三	七、三三	二、四二
富農	一	五、六六	五、六六
中農	五	四、六六	九、三三
貧農及僱農	一	一、七九	一、七九
其他村戶	一	五、六三	五、六三
合 計	三	二、九五	二、九五

【備攷】農村復興委員會『浙江省農村調查』民國廿三年七月，因報告上一八戶所有田畝數量五、四九·九畝，而其使用田畝數為三、九〇六·九畝。

我們現以同鄉八村的調查來看，如上表所示，七%强的地主擁有土地的七三%，其中且有一千畝以上的地主。即全部農民所有的田畝，不及地主所有的一半；貧農及僱農雖佔總村戶五九%，而在土地上僅有七%——即相當於一戶的分有地平均為一·八四畝那樣的零碎耕地。這種對立太甚，是頗值得我們加以注意的。而這些村戶之中，有一〇六戶是佃農，九四戶自耕農兼佃農，約計二百戶——總村戶的六三%，係由租借大大小小土地來營生的。在此處亦大體相當於土地之二成，分為『田底』與『田面』，永佃地租佃金徵收二八%，普通地租佃金徵收五六%。

然在同省崇德縣九村調查之結果，與上表所示有若干的差異。

浙江崇德縣九村分配表(民國廿二年)

種 別	戶 數	所有田畝數	相當一戶所有面積
-----	-----	-------	----------

種 別	戶 數	所有田畝數	相當一戶所有面積
地主	九	三、三六	三、七六
富農	三	〇、七〇	二、八〇
中農	六	二、四、六	四、〇六
貧農及僱農	三	九、九、八	三、三三
其他村戶	一	一、八、七	一、八、七
合 計	二	一、〇、〇	一、〇、〇

【備攷】上記所有田畝數之外，四六一·二五畝推定為不在村外地主所有地。農村復興委員會『浙江省農村調查』。

即二%强的地主，約佔有二三%的土地（如將不在地主的所有地合併計算，則為三〇二八%）。二五%的中農，約有三五%强的土地；六八%的貧農及僱農，則有三六%强的土地；土地分配的不均，再沒有像這樣利害的了。然而，這裏素以蠶桑業著名的，幾年前『一般農民靠蠶桑的收入，來維持他們的生活』的，今日因絲綢業之急激的衰落，把他們打擊到悲慘的境地。

浙江崇德縣二八〇戶蠶桑業收入表

種 別	民國十七年	民國廿二年
蠶桑業收入合計	一七、〇五七、〇〇(元)	七、四四八、〇〇(元)
相當於一戶的收入	六一、一三	二六、六〇

【備攷】本表由上記調查戶數之中，收集以蠶桑為副業的二八〇戶得來的統計。農村復興委員會『浙江省農村調查』。

七 廣東省的土地分配

最後，來攷察廣東省吧。此處是巴克教授所謂『水稻二期產區』，在熱帶圈內，降雨量從一千二百到八百耗之間，一年可以有兩次收穫到三次收穫。（廣東省產物畝指數一四四）、

這裏的土地分配，已如第一章第二節族田項下攷察的一般，集團地主極多，但私人地主的所在地也不少。因此，據番禺十村的調查，人們是完全與土地分離的。總農戶九二三戶之中，有四八〇戶（富農一九戶，中農五二戶，貧農三二六戶，僱農八三戶）是如此情形的——即達五二%左右。從而借進土地的農家，在番禺六十九村的調查中，幾達總農戶的七七%。

廣東番禺十村土地分配表(民國廿二年)

種別	戶數	所有田畝數		相當一戶所有面積	
		(畝)	(畝)	(畝)	(畝)
富農	一〇七	一一·六	一、二二·〇	四九·六	一一·三三
中農	一九三	二〇·九	六八九·八	二八·三	三·五七
貧農	五四〇	五八·五	五四〇·五	二二·一	一·〇〇
僱農	八三	九·〇	—	—	—
合計	九二三	一〇〇·〇	二、四四二·三	一〇〇·〇	平均二·六五

〔備攷〕陳翰笙『廣東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民國廿三年十二月。

同上地方各階級所有耕地比率表(民國廿二年)

種別	富農	中農	貧農	傭農	合計
無地	一七·八%	二七·〇%	六〇·四%	一〇〇·〇%	五二·〇%
五畝以下	二五·二	四九·七	三五·七	—	三四·二
五·一—一〇畝	二五·二	一八·一	三三·三	—	八·七
一〇·一—二〇畝	一五·九	五·二	〇·六	—	三·三
二〇·一—三〇畝	七·五	—	—	—	〇·九
三〇·一—五〇畝	四·七	—	—	—	〇·五
五〇畝以上	三·七	—	—	—	〇·四
合計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備攷〕陳翰笙『廣東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

如所看到的一般，在這裏的地主的土地所有是很顯著的，直接耕種的佃農，並非一切皆可列入於貧農範疇之中，富農四六·七%，中農六一·一%（貧農七八·三%）皆租借或大或小的土地來耕佃。再，就那租佃面積說，富農佔其耕作面積的五九·二%，中農佔七〇·三%，貧農佔八二·八%。

像這樣的情形，很清楚的表白了土地分配的異常的不平均。又，關於他們的土地所有狀況，可參看陳翰笙氏進行的十代表村之調查。這些地方的地主，我們已經談過，在此暫且擱置一邊，佔總農戶約一二%的富農，具有全部農戶所有地約五〇%，而二一%的中農，僅有二八%強的農地，至於那五九%的貧農，只不過有二二%。如果包含那些地主在其他村內所有地（耕種面積認為是相等的）來再檢討各個階級之土地分配時，富農的耕地部分，則為二一·一%，中農的部分，為二二·〇%，貧農的部分，實僅有九·一%。

這樣情形之下，農戶的五二%，完全是沒有土地。擁有三十畝以上的農戶，實不足一%，五畝未滿的農戶，却佔三四%。富農之中一六%，只有耕地二十畝以上，中農及貧農，沒有一家有一二十畝以上的土地的。中農一半，僅各有不滿五畝之地，六〇%的貧農，完全沒有土地。如果平均比較一戶之所有面積的話，都是很少的，貧農不過一畝，中農不足四畝，富農也只有十一畝。大家都感到土地之缺乏。同時，與私人以及集團地主土地所有相聯接的，是使租佃制度顯著的發達。

在此，我把以上諸表加以整理而告一段落，將它在下一節——由土地所有來考察土地分配中之敘述，再加以討論。

〔本節完〕

大 塙 樓

〔續完〕

巴爾扎克作
謝均譯

『我把遺囑帶走；打開來纔曉得墨埃夫人委託我做遺囑執行人。她把所有的財產都送給了方墩的醫院，只有幾件特殊的遺物除外。但這些是她規定大塙樓的；她指定，從她死那天起五十年，我要把房子保存得跟她死的時候一樣；無論誰都不許進去，一點兒也不許修理，甚至還撥出一筆錢來雇人看守，要是覺得必要，以期切實照她意思執行。五十年終了，如果夫人的遺囑已如願以行，房子就歸我底繼承人，因為您知道，公證人是不能接收遺產的。要不然，大塙樓就歸別人得，但他們得遵行遺囑附件所載的條件，那附件要到所說的五十年終了纔准公開。遺囑的執行倒沒有讓人非議過，所以——』

說到這裏，不等話完，瘦長的公證人便滿面春風地瞥我一眼，我於是恭維他幾句，弄得他喜歡極了。

『先生』我說，『你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使我彷彿真見了那位要死的太太，臉兒比被還白；兩眼一閃一閃的，嚇壞我了；我今晚準要夢見她。但是遺囑規定得那麼奇特，你一定猜出幾分緣故了罷。』

『先生』他假裝謙虛說，『人家賞我鑽石，我絕不能隨便批評他底行為。』然而我立刻就使那拘謹的方墩公證人打開了話匣子，他一面說了許多題外的話，一面告訴我那些有見識的政界人士對此事的觀感，這些人底斷語在方墩就是定讞呢。但那些觀感是如此之矛盾，如此之漫亂，以至我要睡着了，他底有根有據的敘述於我却索然無味。公證人，那當然是慣於聽自個兒講話，慣於勉強他底事主和聽眾聽他的，他底語調平板而且單調。把我好奇心都趕跑了。

『啊哈！許多人哪，先生，』他跟我談到結論了，『活五十五歲還不够；但是再說一句！』並且神情詭秘地，他把右手的食指放在鼻尖上，彷彿說：『專心聽我講』，——『而其實呢，其實呢，』他添說着『人一定活不到六十。』

我關上門，因為公證人自以為頗聰明的這最後一着，已把我從恍惚中驚醒了回來；於是我坐到安樂椅裏，腳擱到壁爐的柴架上。從雷瑙先生平舖直敘的說話推展開去，我立刻沉入了賴德克里甫夫人^①式的想像，那時我底門，在一個女人手的熟練操持之下，轉開來了。出現的是女店主，一個紅臉龐的壯健的女人，脾氣很好，可惜選錯了職業：她是弗朗德司人，應當畫在籐鈕斯^②底畫裏的。

『啊，先生，』她說，『雷瑙先生一定跟你說了大塙樓的故事罷？』

『說了，勒巴太媽。』

『他跟你說了什麼來？』

我複述了幾句墨埃夫人陰沉的故事。聽到每一句，女店主都伸了頸子望我，使着那一手老闍娘特有的觀言察色，竭力迎合的本領——這，既不似特務似的過敏，偵探似的機詐，也不似商人似的狡猾。

『親愛的勒巴太太，』我說完了又加上，『你一定知道得更多是不是？不

^① 賴德克里甫夫人 (Mrs. Radcliffe) 是十八世紀的英國小說家。她所寫的，多是人生陰暗的一面，恐怖的一面。代表作是『烏杜耳福底神祕』(The Mysteries of Udolpho)。

^② 籐鈕斯 (David Teniers) 十七世紀比利時弗朗德司地方的畫家。

然你何以上這兒來呢？」

「喲！憑我這種老實女人發的誓，跟我勒巴的姓一般真——」

「別發誓；你底眼睛很大，够容一個秘密。你認得墨埃爵爺呀。他是哪一路的人？」

「你真會逼話！墨埃爵爺是上流人，你再也望不到他頂，他長的那麼高；一位挺氣派的老爺，從辟茄地來的，我們老說，他底頭總離不開帽子的。他件件事都賞點小費，生怕麻煩了別人。你瞧，他多靈。我們女人家也覺得他不討厭。」

「就因爲他靈？」我問。

「可以這麼說，」她說。「你知道，先生，男人總得有點什麼長處，據他們說，纔要得到墨埃夫人哪，不是我要菲薄別家姑娘，她真是本地頂有錢頂標緻的姑娘。差不離兒她一年就進兩萬法郎。合城的人都參加過她婚禮的。新娘又秀又俏，真是個難得的嬌人。嗨！那時候他們是多好的一對兒呵！」

「他們一起過得很如意嗎？」

「哎呀！如不如意，誰都說不上來；因爲你想得到的，咱們外人跟他們也不沾什麼親。墨埃太太是個心地厚道的女人，很隨和，有時丈夫性子躁，她只好耐一耐；不過他雖有點眼高，我們總不討厭他。你瞧，那種事就是他幹的了；男人家一下子發了跡，你知道就——」

「但是，一定有什麼事故，墨埃爵爺兩口子纔那麼猝然分開的罷？」

「我說不出有什麼事故，先生。這我一點都不知道。」

「哈！你這麼說，我愈信你一定知道了。」

「哎，先生，我知道的統告訴你好了。方纔我一見雷璫先生到你屋去，我就想到他會給你講墨埃太太大塌樓的事兒。因此我也想來跟您攀談攀談，我看您很能體諒人，告訴您話，不會跟我這幾個從不損人的窮婆子找麻煩來的，可我還覺着良心不安。直到如今我還沒有敢跟這兒的人說過，他們都

是些快嘴貨。先生，我也從沒有客人在店裏待過你這麼久，好讓我跟他講一萬五千法郎的故事。」

「親愛的勒巴太太，」我說，打斷了她底滔滔，「要是你一信託反而拘束我，那我千萬還是不要信託的好。」

「別担心，」她說，攔住我；「你聽着罷。」

她那麼急，我於是想，殷勤的女店主所說的秘密，我怕只我一個人纔知道，其實未必罷，我便聽下去了。

「先生，」她開場了，「從前皇上^①把西班牙的^②或者別國的俘虜押到這兒來，政府出錢，要我供膳宿，當時有個年青的西班牙人，憑了發的誓^③也給送到了方墩。雖然發過誓，他每天還得上副司令那兒去報到。他是個西班牙大公哩！不折不扣的！他有什麼「果」跟什麼「基亞」的名字，彷彿是「跋果·德·弗海基亞」。登記簿上寫得他名字；你若高興，可以去看。他在西班牙人裏，算得個漂亮小伙子了，人家都說西班牙男人醜。他高只五呎二三，可是挺結壯；一雙小手兒，他很愛護的——唉！可惜你沒見着他；他跟女人一樣，把手一天別刷無數次；他有一頭烏黑的長髮，發亮的眼睛；彷彿紫銅色的皮膚，我很喜歡那種皮色。他穿一身那麼細料的亞麻衣裳，我從沒有見誰穿過，雖然我還侍候過公主，還有別人，譬如像拜唐將軍啦，亞布項代公爵夫婦啦，德加日大人啦，以及西班牙國主。他喫得不多；他態度很溫和，很有禮，我跟他再也不會生氣的。哦！我很疼他呢，即使他一天說不到四個字，要跟他聊幾句都辦不到；誰要跟他叛談，他答也不答；他們

① 一八〇四年五月，拿破侖稱帝；同年十二月，行加冕禮。

② 一八〇八年春，拿破侖逼西班牙王退位；六月，委其兄爲西班牙王。西班牙人得英軍之助，起而反抗。十一月，拿氏率軍二十五萬，侵入西班牙；十二月初，攻陷西京瑪德里。

③ 這是指俘虜暫時開釋時，必須申明決不逃走的誓言。

都這種怪性子，這種絕脾氣，聽說。他日課唸得像牧師一樣好，按時去行聖餐禮，做禱告。他坐在哪兒呢？後來我們留心了：原來離墨城太太特設的神壇兩步路光景。他第一回到教堂揀座位，誰都想不到這之中會有什麼意思，況且他從來沒有把臉掉開經本，可憐的孩子！晚上，先生，他當到山上殘堡間散步。那是這可憐人唯一的娛樂了；在那兒他思念着家鄉。他們說西班牙什麼都沒有，只有山。

『他到這兒不久，就開始在外面逗留得很晚。非半夜不回，教我們很着急；但我們對他底怪僻漸漸也慣了；他既願帶了開門鑰匙去，我們就不等他了。他住在我們兵營街的房子裏。後來馬夫來說，有一夜，他牽馬去喝水，彷彿見了西班牙大公在河裏遠遠地游出去，活像一條魚。他回來我便教他當心大葉藻兒；他聽說被人見到在水裏，似乎不大高興。終於，先生，有一天，或者不如說一天早晨，在他屋裏找不着人了；他沒有回來。仔細到處搜，我纔在他抽屜裏找到一張字條，那兒有五十根他們叫做『黑鯊魚』的西班牙金條，抵得五千法郎；還有直一萬法郎的鑽石在密封的小匣子裏。字條上說，要是他不回來，就把這筆錢和鑽石遺贈我們，只請我們得到東西後，爲他底逃生感謝上帝。那時候我男人還活着，便出去尋他。這點最有意思了：他帶回來西班牙人底衣服，他找到衣服是在木棚裏，一塊大石底下，臨河，在宮堡旁邊，幾乎正對着大壩樓。』

『我丈夫到那兒去得很早，所以沒人看見他；他讀過字條就把衣服燒了，我們照弗海基亞老爺底話推測，他一定逃走了。副司令派全隊憲兵去追他，可是天曉得！總捉不到。勒巴相信西班牙人是自個兒淹死的。至於我呢，先生，我不這麼想；我倒以爲她跟墨城太太的事有瓜葛，因爲羅撒妮告訴我，她底女主人極想陪葬的十字架，是烏木鑲銀的；哪，弗海基亞先生先前往這兒，就有過一個烏木鑲銀的，我後來找它也找不着。那末，請問，先生，果真西班牙人這一萬五千法郎我不必不安，而本當歸我麼？』

『自然。不過你從不想問問羅撒妮？』我問她。

『啊！想問，當然囉，先生。可你信嗎？那姑娘真是守口如瓶。她知道好些事，但要她講可不成。』

跟我再談一會，女店主便走了，讓我沉入了朦朧幽晦的思索，浪漫的幻想，沉入了宗教的恐懼，宛然夜間走進陰森的教堂，遠見遠處高大的拱頂下一線微光，有個模糊的身影過來，或者衣裾袈裟蟋蟀的響，那種使人心驚胆戰，使人透不過氣來的猛烈的情緒。大壩樓以及它離離的野草，嚴封的窗子，生鏽的鐵作物，緊閉的門，蕭條的空屋，都條然以幻想的形態出現在我眼前。我極想把那所神秘的住宅了解澈底，但須先尋出那陰沉的故事的中心，那死了三個人的悲劇的中心。依我看來，在方墩現在羅撒妮最關重要的人了。我若細細觀察她，便可以尋出些深隱着秘密的痕跡，不論她圓臉上現着怎樣紅潤的光采。她心裏的成分，不是後悔，便是希望；她底態度表示她藏着秘密，就和虔誠的教徒死命禱告，或者女人殺了嬰兒，又老聽見他死時的哭聲一樣。雖然如此，她底姿態却毫不造作，十分自然，她底憨笑也了無犯罪的影子，你只消看一眼她充盈的上身，頂着紅藍格子的頭帕，再套上白地紫條的外衣，你便會斷定她一定無辜。

『不成，』我想，『要是大壩樓整個故事我不知道，我絕不離開方墩爲達到目的起見，我要跟羅撒妮攀交情，如果必需的話。』

『羅撒妮麼？』我說，一個晚上。

『什麼，先生？』

『你沒有出閣罷？』

她有點喫驚。

『哦！要是我想自討苦喫，我不會找不到男人！』她說着，一笑。

她馬上抑制了心裏的激情；因爲所有的女人，上自高貴的夫人，下至旅店的女僕，都有一種特殊的自制力。

「你這麼活潑動人，哪會沒人求婚呢。可是，請問，羅撒妮，爲什麼你一離開墨城夫人就來旅館做事？她沒留點錢給你麼？」

「嗯，留了的！可是我底差事在方墩是頂好的了，先生。」

這答詞是法官和律師叫做「綏供」的那一種。我覺得羅撒妮在那浪漫故事裏占的是棋盤中央的位子；他處於事實和關係的核心；我覺得她緊連着線索；這局面與平常不同，不是籠絡一下便可探得真情的了；這姑娘心裏藏着故事的末一章；所以，從那時起，羅撒妮就成了我注意的對象。由於研究這姑娘的功力，我看到她，跟我們最注目的女人一樣，有許多長處：整齊，勤謹，端莊——走路絕不說話；她也有我們期望女人隨時隨地都保有的，一切魅力。在公證人來訪後兩星期，我向羅撒妮說，在一個夜裏，或者不如說一個清晨的好，因爲是一大早：

「你知道墨城太太的，統告訴我罷。」

「啊，這別問我，俄轄斯先生！」她惶恐地回答。

她美麗的臉陰沉了，慘爛的顏色消褪了，兩眼也失了溫潤的無辜的光采。但我還堅求。

「唉，」她接續說，「你既不肯放手，我也只好告訴你了；但是保守秘密。」

「當然，當然，親愛的姑娘，我要用做賊一般的謹慎，來保守全部秘密，那是世界上頂道地的謹慎了。」

「要是這於你都一樣，」她說，「我倒覺得用你自己的謹慎好。」

說到這兒，她整一下頭帕，放出講故事人的神氣；因爲講故事必須有沉着安詳的態度。頂好聽的故事都是在某個時刻，坐在桌旁講的，像我們現在這樣。沒有人會站着或餓着肚子而說出好故事的。但若須老老實實，把羅撒妮冗贅的說話重複一遍，恐怕一大部書也難以寫完。現在，因爲她散漫地給我說的事實，正如兩極數間的比例中項一般，是介乎公證人和勒巴太太說的

話之間的一個連環，我必須用幾句話重述出來。因此我就節縮了。

墨城夫人在大瑯樓的房間在樓下。一間小壁櫥，大約四呎深，嵌在牆裏，做爲衣櫥之用。在我們要說的事故發生的那一晚之前，前三個月，墨城夫人病轉重，她丈夫便讓她獨自在房裏，自己睡到樓上去了。他晚上一向要到俱樂部看看報，跟地方上的鄉紳談談國事，但不知怎的，在我們所說的那晚，他回來遲了兩小時。妻子以爲他早已回家，上床睡了。然而法蘭西底出征惹起了一場熱烈的議論；打彈子的規則又嚴，害他輸了四十法郎，這筆錢在方墩可算大了，因爲那地方人人都省下錢儲着，風氣也崇尚節儉，也許節儉是真正的幸福之本，但巴黎人哪會懂得呢。

先前有一時期，墨城夫人問羅撒妮太太上床沒有就够了；待他聽了這姑娘始終是肯定的回稟，立即便以出自習慣和信任的敏捷，走到自己屋裏。但那晚回家，他忽一轉念，想到墨城夫人房裏，告訴她他底失利，也許想藉此得少許安慰。晚餐時，他看見墨城夫人打扮得很艷；所以他從俱樂部回來時，他跟自己說，妻病好了，復原了；不過做丈夫的人縱然事事留神，而他底注意却遲了一點。沒有喊羅撒妮，她正在廚房忙呢，又看到廚子跟車夫在打費心的「布悅司克」^①，墨城夫人便把燈籠放在櫃腳照着，逕自向妻子底房走來。他底脚步，很容易辨別的，在走廊拱頂下發出回音。當他旋着妻子房門上的把手那一瞬間，他彷彿聽見我方纔仔細說過的壁櫥底門響了；然而待他進去，墨城夫人却獨自站在火前。丈夫天真地推想，是羅撒妮在櫥裏；可是，奇極了，傳到耳裏的好像鐵鏟，使他猜疑起來；他注視妻，發覺她眼裏有種倉皇的，難以形容的神色。

「你回家很遲呵，」她說。

那聲音，平常是那麼純淨和平的，他此時聽來似乎微微變了。他不答。而那時羅撒妮進房來了。這於他無異一個霹靂。他在房裏踱了起來，從這個

① 一種紙牌。

窗到那個，一步一步的，兩臂交疊着。

『你聽到什麼壞消息，還是你不大舒服呢？』妻怯怯地問他，一面羅撒妮給她卸粧。

他不答。

『你走罷，』墨垓夫人向使女說；『我自己來裹捲髮紙。』

她單從丈夫臉色便料到不好，她請他離開，讓她一個人待着。等羅撒妮走了，或者是以爲走了，因爲她在走廊停了片響，墨垓夫人便到妻面前，冷冷地對她說：

『夫人，壁櫥裏有人麼？』

她鎮靜地望着丈夫，直截答道：

『沒有，大人。』

那『沒有』刺了墨垓大人底心，因爲他不相信；然而他覺得，那時妻顯得比任何時候都清白而神聖。他起身去開壁櫥門；墨垓夫人拉住他的手，教他停下，戚然望他，聲音激動地說：

『想想，如果你找不出人，我們之間一切都完了！』

妻神態上一種無名的莊嚴，又喚起了這紳士對她的敬重，而且使他下了一個大決心，這決心若演上舞台，一定不朽的了。

『不，』他說，『我不那麼做了，約瑟芬。其實任怎麼說，我們都該從此分手的。聽着；我知道你靈魂的純潔，我知道你過着聖徒的生活，你寧死也不肯犯道德的過錯的。』

聽這些話時，墨垓夫人眼光迫切地望着丈夫。

『看，這兒是你底十字架；在上帝面前給我起誓，說那兒沒有人，我便信你，再不去開那扇門了。』

墨垓夫人拿十字架說：

『我起誓。』

『大聲一點，』丈夫說，『跟着我再唸一遍：一我在上帝面前起誓，非開壁櫥裏沒有人。』

她從容地把這些話再唸一遍。

『好，』墨垓大人冷冷地說。沉默了一會之後：『這玩藝兒倒怪精緻的，我還不知道你有呢，』他說，察看着烏木鑲銀，雕刻很精細的十字架。

『我在杜草維埃的店裏看見了它；是他去年，俘虜隊經過方墩的時候，從西班牙和尙買來的。』

『哦！』墨垓大人說，把十字架給回釘上。他扯扯鈴。羅撒妮沒有等着他。墨垓大人疾忙走去找她，引她到下臨花園的窗口，低聲向她說：

『我知道戈翰甫洛要娶你，因爲窮，你們不能在一起，你跟他說過，非他當了石匠師傅你不嫁他。好，去找他罷，教他帶着刮刀和別的工具來。不要驚動他家裏人，除他而外；你底運氣比你巴望的還高呢。頂要緊的，出門去別嚷嚷，不然——』

他皺皺眉。羅撒妮出發了，他又叫她回來。

『這兒，拿我底開門鑰匙去，』他說。

『約旺！』墨垓大人在走廊上大吼。

約旺是馬車夫，也是他底心腹，離開了『布悅司克』，應聲而來。

『睡去，你們統統，』主人說，向他走去。然後又加一句，可是悄悄地：『等他們都睡了，睡『着』了，你懂罷，來報告我。』

墨垓大人一壁吩咐，一壁還望得見妻子，沈靜地回到爐前她那兒，跟她談起彈子和俱樂部之議論來。待羅撒妮回家，她看見爵爺夫妻竟談得很融洽哩。前不久，這位先生把樓下待客的屋子統刷過一次。方墩泥灰是很少的，運費又抬高了好些價錢；所以他買了一大批，明知無論剩多少，都不愁找不到主顧的。這一設備使他要進行的計劃得以實現。

『戈翰甫洛來了，大人，』羅撒妮悄悄說。

『叫他進來，』辟茄地的紳士大聲回答。

墨埃夫人一見石匠，臉就變色。

『戈翰甫洛，』她底丈夫說，『車房去搬些磚頭來，要够砌上這個壁欄門；剩下的泥灰統用完都可以，只要牆砌好。』接着，教羅撒妮和工匠到他面前，他低聲說：『聽着，戈翰甫洛，今晚睡這兒罷。可是明早你就可以領護照出國，到我指定的城去了。我給你六千法郎旅行。你在那個城得待十年；若嫌膩了，不妨搬到別的城市去，只消同一個國就成。你打巴黎走，在那兒等我。我在那兒給你開保單，等你回來格外再送你六千法郎，要是你守了約的話。至於你，羅撒妮，送你一萬法郎，你結婚那天兌現，只要你嫁戈翰甫洛便好；可是，要結婚就得少開口，不然可沒有嫁奩費。』

『羅撒妮，』墨埃夫人說，『來，給我理一下頭髮。』

丈夫安靜地走過來走過去，一面望着門，石工，和妻，但猜忌的心臉上一點不露。戈翰甫洛感激得滿嘴恭維；墨埃夫人得了一個機會，那時工匠纔砌了兩三塊磚，而丈夫又在房間那一頭，她於是向羅撒妮說：

『一年一千法郎給你，孩子，只要你教戈翰甫洛在底下留道縫。——去幫幫他忙罷，』她平靜地大聲地說。

爵爺和夫人在戈翰甫洛砌門的當兒都一言不發。這種緘默是丈夫一心算計好的，他怕妻子藉口說雙關的話；而在墨埃夫人呢，緘默則比較妥當，或者可以顯得自己胸有成竹。牆築到一半，靈捷的泥水匠乘紳士一轉身，便把鋤敲一下門上的一格玻璃。這一敲教墨埃夫人曉得羅撒妮的信帶到了。一剎那間，三個人統看見一個男子底臉，幽暗而且沉鬱，烏黑的頭髮，發亮的眼睛。乘丈夫沒有回身，可憐的女人便同這客人點點頭，這動作向他暗指着：

『希望！』

到四點鐘，天方破曉，因為時已九月，工作纔告成。石匠待在屋裏，有

約旺監視着，墨埃大人則在妻底寢室裏睡。早上起床，他不經意地說：

『啊！那末我得去公署去辦護照了。』

他戴上帽子，走向門去，又回來拿了十字架。妻子歡喜得分明發抖了。

『他到杜草維埃店裏去，』她想。

紳士剛走，墨埃夫人就扯鈴叫羅撒妮來；她發狂地喊：

『鋤；鋤頭！去！我知道，昨晚戈翰甫洛很懂事；挖個窟窿，再堵好還來得及。』

一轉眼羅撒妮便給女主人拿來一把小鋤頭，她便以無比的熱切，動手來破壞這座牆。待她掘鬆了好幾塊磚，退後一步，正要掄下更重的一鋤，那時際她忽然發覺墨埃夫人在背後；她暈了。

『把太太扶上床去，』紳士說，冷冷地。

隄防着，一走就會發生的事，他曾給妻子設了一個圈套；他自己呢，只給地方長官寫了信，打發了人找杜草維埃罷了。房裏的風波纔平，那珠寶商人就趕到了。

『杜草維埃，』墨埃大人說，『你從路過的西班牙人買過十字架麼？』

『沒有，老爺。』

『很好；謝謝你，』他說，向妻狠狠盯一眼。——『約旺，』他添說着，轉身向他底心腹男僕，『我底飯開到太太房裏來；她病了，病不好我不能離開她。』

殘忍的人伴着妻住了二十天；在第一天，砌起的壁欄裏有一陣鬧，約瑟芬想給那將死的不知名的人哀求他，他回答了，沒有允許她，却說出一句話來：

『你在十字架前起過誓了，說是那兒沒有人。』

三十三年春，舊歲除夕譯完。

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覆譯完。

廣東現狀

(地方通訊)

江明蔚

一 農村一瞥

A 淪陷期間的土地強制集中與戰爭的破壞

在抗戰期間，由於敵僞的長久盤據，在廣東淪陷區一帶，特別是珠江三角洲附近各縣的農村，出現了一種特殊的現象，那就是強制的土地集中。在淪陷期間，不論是聲威顯赫的大漢奸，或是這些大漢奸手下的狐羆狗黨，都一一憑藉其特殊的勢力，強制兼併民田。他們或是採用武力的掠奪，或是以賤價收買。他們兼併的對象，大多數是貧農，小部分不依附其權勢的中農。至於富農，他們是很少觸犯的。因為大多數的富農與他們要不是有親戚的關係，便是「知心的朋友」。

抗戰勝利後，政府對於這些威風一時的大漢奸在淪陷期間霸佔得來的田地，有許多雖然已經發還人民，但也有許多是沒有下文的。尤其是當日橫行於鄉間的小丑們所兼併得來的土地，可以說是沒有誰敢侵犯的，因為這些小丑們大多數都能逃之法網之外，而且，他們在鄉村中很快的恢復了當日的權勢，他們大多數現在都已充當鄉村的要職，如鄉村長，鄉警察隊長……等等。因此，被兼併的固然不敢告發，而我們的政府也無時間來清

這些小事的。

當然，在今天，這種強制的土地兼併的情形不會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但無可否認的，這是造成今日農村破落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至於說到戰爭對於農村經濟的破壞，雖然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統計，但我們相信那一定是很慘酷的，就一般的情形來說，現在那些還有土地可耕的農民（富農除外）他們大多數缺乏耕牛，種籽和肥料，甚至連普通的農具，他們也是感到缺乏的。至如桑田區域（西江中順一帶）的情形，更為慘重，他們除了受到戰爭的破壞之外，同時由於過去日本人的壟斷絲業的國外貿易，而造成廣東絲業的不景氣，因而大多數的桑田都自動加予毀壞而改植甘蔗。這種改植的趨勢，一直到今日，還依然不斷地擴大着。

B 租佃制度與高利貸

在廣東，租佃制度是普遍地存在着的，大經營的農業生產可以說是很少。大土地所有者多數都是將大部份的土地分租給佃農，而自己祇耕種小部分的土地。甚至全不從事耕種，而祇安居在大城市裏收租度活。至於佃農，則分為兩等，即有小量的土地，而其收入不足以維持生活的佃農和全無土地的佃農。在佃農與土地所有者

之間，還有一個經紀性質的中間階級存在着，這就是所謂「二路地主」。大土地所有者是很少親自管理租佃的業務的，他們都是將土地大批一起租給「二路地主」，然後由「二路地主」將土地分割租給佃農。因此，土地的租額便分成了兩重。第一重是地主租給「二路地主」的租額。這大約的在收成總數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之間。而由「二路地主」租給佃農的租額，則在百分之五十左右。但實際上，一般的租額都不是按照收入的數量而定，而是預先訂明一定的數額的。例如在珠江三角洲一帶，高田每畝每年谷租是五百斤左右，低田則約為二百五十斤。（在珠江三角洲，一般的習慣都是將土地分為高低兩種的。）因此，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是不幸遇着災荒，佃農便合該倒楣了。如同今年春旱早遭失收，便不知有多少佃農在這種租佃制度下被絞殺了的（全省受災的縣份共七十七縣）。最近高要的一個佃農，因為無法完納租額，在十一月五日建國日報上發表了一封訴苦的信件，他說：「今年雨水這麼遲，在四月始得插秧，收穫便受很大影響，……現在每畝祇不過二十斤的谷禾而已，而他們却要我繳納二百五十斤，這樣叫我們農民怎樣過活呢？他們割回下播的種籽，我已去了二十五斤，牛租需要一百斤，還有五十斤要繳補牛工……」啊！這可怕的地租！

至於高利貸在農村中的猖狂的情形，更是使人不寒而慄，尤其是在今天，當大多數的農民正陷於水深火熱的時候，鄉村高利貸者也就更形活躍，在農村中，借貸並不是一件易事，首先貸方必須交納與貸款相當數值

的抵押品；如屋契，田契之類，然後才能夠得到貸款的。因此，那些兩手空空的貧農便沒有資格求貸於高利貸者之門，貸款的利息，以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情形而言，大約是月息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有些甚至還超出百分之三十以上。目前鄉村中的最大高利貸者是中國農民銀行和廣東省銀行，直至目前為止，牠們在全省境內所貸出的款項合共約為二十億元之鉅，以中國農民銀行來說，自卅五年一月至十月，牠在番禺、南海、順德、中山等十五縣中，共貸出農業貸款約為十二億三千六百萬，其中南海佔最多數，約為一億四千萬，番禺次之，為一億三千六百萬。至於牠們的借貸條件和利息，比之一般鄉村高利貸者，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中國農民銀行規定祇有『合法的』團體才得申請借貸，而且規定每戶貸款總額不得超過六萬元以上……等等。在利息方面，中國農民銀行訂定為月息百分之三十，這與一般的高利貸的利息是相去無幾的。而在這裏，我們實在看不見所謂『救濟農村』的銀行農業貸款與一般的高利貸之間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實在說，銀行的農業貸款祇不過是取得國家形式的一種高利貸吧了。最後，我們還須要指出一個事實，即農民因投身於借貸關係中而陷於完全破產的，大不乏人。關於這方面，雖然目前缺乏一個實際的統計數字，但根據廣東省銀行的貸款逾期不能清還的數字（計欠二千八百萬元）看來，我們相信這一事實是普遍地存在的。

C 繁重的賦稅及其他

自從政府宣佈恢復田賦征實之後，加在耕農身上的負擔，又不知重了幾許，廣東省的田賦征實是從八月開始的。本年度全省征實的數額為五百萬石，借征一百五十萬石，合共四百五十萬石，全省九十餘縣，平均每縣負擔約為五萬石，但若加上地方政府的各項征借和攤派，那末每縣平均最低限度要負擔十萬石。若以目前時值計算，折合國幣約為三億五千萬，這樣繁重的賦稅，雖然名目上是由田主負責完納，但實際上全是由耕農負擔的。因為地主可以加租以抵銷其交納給政府的各項賦稅的。除此之外，鄉村土霸惡棍的無理抽剝和勒索，以及催征員兵的無理須索茶水費……等等，都是直接壓在耕農的頭上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再加上目前農村購買力的特殊的低落和各種天災人禍等。於是，使得那些本來已經受了嚴重創傷的農民，便無法得到喘息的機會了。

目前，大多數的農民都被逼拋棄土地（另一方面便意味着土地的集中），而冒險地向別處流浪。以順德一縣來說，鄉村的逃亡人口便有二十萬之多。從理論上說，土地的集中與農村人口的逃亡正是農村經濟向資本主義轉化的必然的過程。但，這必須與城市工業的發展與工業人口的增加相伴而行，才能完成此一轉化過程。然而不幸得很，我們今天的城市工業却正在苟延殘喘，奄奄待斃呢！（關於工業方面，作者在下面將加予詳細的報導）因此，城市工業便不能容納從鄉村來的逃亡客，因而這些逃亡客之唯一的謀生之路便祇剩下『捱而走險』和『餓死』這兩條路了。在今天，餓斃路旁的人口是日

漸地在增加的。以廣州市來說，十月份掩屍隊埋掩的餓屍便有五百二十八具。至於目前搶劫事件之多，也是嚇人聽聞的。甚至於廣東政府當局在其一篇文告中也不能不承認如下的事實。即『毗鄰剿匪部隊地區，時有匪徒潛伏盤據，搶船，劫車，殺人，勒索情事，不斷發生，而毗鄰部隊竟置若罔聞，至匪風日熾，劫案頻仍……』。至於晚近收復時候各地所發生的搶劫事件，當然亦不是偶然的。

D 二五減租的悲喜劇

當耕農正陷於貧病交迫，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時候，我們政府所能給予他們的唯一的安慰就是推行二五減租。本來，二五減租是與田賦豁免同時在三十四年度舉辦的。但在三十四年度，田賦是免除了（事實上也不能不免除，因為大多數淪陷區的土地登記冊籍都已失散）。而二五減租却沒有付之實行。這原因，據社會處（執行二五減租的機關）代表李載伯說是由於『奉令過遲，時間限制』所致。因此，廣東的二五減租便延遲至今年度才得付之施行。

自從推行二五減租以來，為時將已一年，但成績怎樣呢？官方的報導祇說全省有五十餘縣已成立二五減租委員會。但對於減租委員會的實際工作情形却不提及半句，而且却以『時間關係，尚未收到各項成績報告』（李載伯氏在十一月某日二五減租座談會上的話）為遁辭而推卸責任。但不論怎樣，事實仍然擺在我們眼前，我們的『減租委員』對於減租的工作，根本就不曾作了絲毫。

我們知道，減租委員的分子雖說是由政府人員，鄉紳地主和耕農三方面組織而成，但實際上掌握減租委員會的大權的却是地主階級。這是事實。而對於這一事實，官方也是承認的。例如李載伯便說：『減租委員會多為地主控制』，而田糧處代表葉昭明也說：『各縣減租的機構多為地主方面操縱』等等，但，地主階級為什麼能夠操縱減租委員會呢？這當然不是『由於農民的知識水準低落，既不能完全接受政府宣傳的法意』（李載伯語）所能解釋的。這原因主要的是由於執行二五減租的行政人員的『利令智昏』所使然。而事實上也正是這樣，大多數的政府人員，都是被地主們的金錢弄花了眼睛，或被地主們的豐富的筵席，香醇的美酒麻醉了心靈的。而在他們看來，減租委員會的設立祇不過是為他們打開了另一新的『生財之道』吧了！因此，也祇有因為這樣，地主們才有機會操縱減租委員會，因而若要他們來執行減租，那真有如『與虎謀皮』的一樣艱難了。而所謂『二五減租』也就變成了一張空頭支票。

二 工業近況

我們當然還記得，在勝利來臨的時候，我們是如何熱情地去迎接牠的到來的。因為那時我們每一個人都以為隨着軍事的勝利，一百年來列強加在我們身上的經濟枷鎖將從此解除，而我們的工商業也將從此另闢一新的天地了。但是不幸得很目前的事實正與我們的願望相反。我們當日的民族工業之美麗的黃金夢，不但沒有隨勝利的到來而現實，反之，當日迎接勝利的鞭炮，却變成

了牠的葬禮。是的，抗日戰爭曾粉碎了某些帝國主義的經濟枷鎖，但同時，牠也加強了另一些帝國主義者對我們的經濟的束縛。而且，這一新的更強有力的經濟枷鎖，一旦間便將我們整個民族工業的各個部門絞殺了。

在以前，珠江流域本來是大英帝國在中國的經濟勢力範圍。但現在，無疑地英國是被排斥在這範圍之外了。目前，不但是中國屬下的珠江流域，就是大英帝國統治下的香港，都已變成美國商品浪潮的泛濫地帶。據香港海關的統計，在九月份輸入香港的貨值六億三千萬元，美國貨毫不客氣地坐在第一把交椅上。至於在廣東方面，海關雖然沒有公佈輸入品的數值和國別的統計。但從市面上美國貨充斥的情形看來，我們也毫無疑義地確信着今日的廣東市場是美國貨佔支配的市場。

與這同時，美國資本在廣東也很快的找到了牠的從事生產事業及交通事業的地盤。關於這點，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粵漢鐵路和廣九鐵路的『美化』。據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廣東分署總代表馬鈿的談話，自卅五年二月起，用以恢復廣九粵漢兩鐵路之器材，已點收者有機車十八輛，卡車一千三百輛，枕木二十四萬條，路軌四萬五千條。至於用以和這些器材交換的是些什麼東西，那當然是不得而知的。但據說由美國方面派來的該二鐵路各部門服務的人員多已抵達廣州。而由此看來，則這些鐵路的『美化』工作，無疑地是早已完成了。若說到美國在廣東的各種生產事業的投資計劃，馬鈿先生在他的談話中告訴我們，在農業方面，他們正準備修理珠江及其支流沿河的各基圍，及供給耕牛，農業物資，和農具等等

。在工業方面，他們已決定供給廣東省使用的電機有二千五百匹電機一部，五百匹電機兩部，及六百匹發電單位一副。從這種種部署看來，廣東的全部『美化』是必然地實現的了。這，無怪乎馬鈿先生很得意地說：『粵省的善後，（不，是『美化』啊！）經已一切佈置妥當，祇待向前途邁進耳！』

但是，當美國的經濟巨掌正緊緊地握着中國南方市場的時候，我們的民營工業的景況到底是怎樣的呢？

舉例說，廣州是廣東省紡織業的中心，全市共有大小紡織廠四百餘家。其中鐵機約三百餘架，木機二千餘架，全市紡織工人十萬餘。每日平均產量為六千九百匹。在抗戰勝利後，這一工業部門曾經一度蓬勃發展，尤其是在卅五年春夏間，因為產品大量外銷的原故，更顯得大有前途。但不幸，好景並不常在，自從香港政府禁運紗布出口之後，再加上受到棉紗配給制度的影響，全市的紡織工業便一落千丈。至今本市大半紡織工廠均告停工。而還能繼續開工的，祇不過是全體紡織廠的百分之二十而已。再如佛山的紡織手工業，目前也顯得十分蕭條冷落。這，我們可以從織機的訂購的情形看得出來。在卅五年三四月間，每架織機約值五萬元，而訂購者絡繹不絕；但現在，雖然每架織機的市價已降低到四萬元，但再過問了也無人。至於絲業方面（這也是今日廣東民營工業的不景氣的最好例子之一）的情形，也是一樣地壞透的。舉例說，順德本是廣東絲業的中心，在民國十八年，即絲業的黃金時期，全市共有絲廠二百家，每年外銷的數量為十萬包（每包一市担），但現有的絲

廠還不及黃金時代的六分之一，而本年外銷數量，據最近海關的統計，祇不過是當時的百分之二三吧了。但與民營工業的衰落情形相反，在獨佔的公營工業方面，目前雖然有許多僅可以維持其收支平衡，但有些却是日漸地向繁榮的，例如廣東實業公司的紡織廠，在本年十月以前，僅開精紡五百六百錠，平均每日出產二十支棉紗八九條。但現在，已增開至一萬錠，而日產竟達十二條以上。由這種相反情形看來，似乎不論中國的工業基礎是怎樣的薄弱，而今天中國工業的發展的確是趨向於一種獨佔的形式。

當然，這種工業的獨佔形式並不是純粹的中國種，而是中國官僚資本與外國金融資本合流的產兒。無疑的，在今天，這種合流早已取得一種公開的形式了。（例如廣東省政府在其『五年計劃』中，被列為第一個主要的經費來源便是美國的建設貸金和美國救濟款。）

三 政治舞台上的種種醜態

A 行政機構的腐化與貪污

由於廣東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的懸殊，文化水準的懸殊，和語言系統的大相逕庭，因而便形成了許多的地方派別。這些地方派別大類可分為中路派（珠江三角洲），東江流（東江流域和潮汕），西江派（西江流域），北江派（北江流域），南路流（南部各地），和瓊崖派（海南島）等六大派。這些派別在廣東政治舞台上，常互相角逐，而牠們權勢的得失，全視乎其與中央的關係而定。設如某派當權，牠們必先安置其派系人員於全省大小行政機構，藉以擴充其勢力並鞏固之。因此，

每逢『轉朝換代』的時候，我們便可以看到大批的地方行政人員，被撤職的撤職，查辦的查辦，檢舉的檢舉等等的情事的發生。舉例說，自從羅卓英氏（羅氏為東江人）執政以來，據民政廳的統計，自去年九月起至本年八月止，全省縣市局長更調者共九十一人，其中撤職查辦者七人，撤職者五人，免職者十人，調職者十四人，辭職者十四人，另候任用者三十八人，這樣的人事大變動，其內中底蘊，當然是地方派系的互不相容。再如廣東省實業公司自羅楚材（羅主席的私人）接充總經理之後，為時不及一月，即以『變更機構，緊縮支出』為題，裁去該公司職員一百四十餘名，而另以大批新人員補充各職，以至釀成裁員風潮。這件事，很露骨地表現出廣東地方派系的傾軋情形，是達到了怎樣緊張的程度，而這也正合乎廣東人的一句口頭禪，即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

因為省行政系統，自上而下，全由『自己』一家』把持的緣故，於是高高在上者，便可以憑藉其下屬的『擁護』而得以維持其權勢；而在下者，因為有上司包庇的原故，也就無法無天，為所欲爲了。在今天，官雖有大小之分，而其貪污，賄賂，則到處皆然，好似『為官不貪』，那真的不算是官，而是蠢才哩！據民政廳的統計，自去年九月起至今年某月止，被民衆控告的二十九個縣長（約佔全省的三分之一）當中，貪污者佔二十六人，縱庇烟賭者佔二名；被控鄉鎮長一百六十名中，貪污者佔九十名，包庇烟賭者十八，聚賭搶劫者二十名，至於那些無人敢控告，因而也就無人加以『統計』的貪

污官員，當然更不在少數。但，我們祇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已就可以使我們想像得知目前廣東的貪污風氣，是如何的普遍啊！

B 『民主』的把戲

在全國上下一致高唱民主的時候，在廣東所表現出來的民主，不啻是『民主』的諷刺。以省參議長的選舉而言，傳說當選為參議長的林翼中氏是由中央預先指派的，因為中央方面恐怕東江派一手操縱廣東的政治，所以才指定林氏（林氏為南路派中聲望較著者且與中央的感情甚佳云云）為參議長，以監視東江派的。對於這一傳說，若我們引證於目前各派系間的角逐，則無疑地是有牠的正確性的。至於說到選舉，那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現在所有各級民意機關的參議員，他們之被當選，全是由於賄賂和收買得來的，即是說，他們都是『豬仔議員』。據一般的估計，參加省參議長競選的人，平均每人得花上三四億元的『活動費』。而甚至於一個小小的縣參議員，他們的競選的『活動費』也須千萬元呢！不消說，由賄賂和收買『選舉』出來的參議員，當然不能算得是真正的民意代表，而且恰恰相反，這些參議員的一言一動，大多是違反民意的。例如赤溪縣參議黃漢源先生，便是一個『擁有黨羽千人，縱兵殃民，掠劫財物，輪姦婦女』（十一月六日建國日報）的『英雄好漢』，這樣的一個『英雄好漢』，其不能代表民意當然是無容置疑的。提起這位黃漢源先生，真是笑話百出，先是赤溪縣受其毒害的民衆，乘黃氏來廣州參加省參議長競選的時候，控黃氏於法院，因此黃即於廣州被捕。但為時不過十數天，黃即獲釋，且逃之大吉，（據說黃已回到赤溪，設法懲罰這班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的無知小民去了）事後，行營主任張發奎氏才發表談話說黃『既為參議員，即不應隨便拘捕，既拘捕即不應隨便釋放，』由此，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黃漢源先生是個參議員！

投稿簡章

一、本誌宗旨在發揚自由研究學術之精神，故採取絕對公開態度——凡關於各種學術思想：如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藝理論等，以及中國歷史發展法則，中國社會經濟性質，農業經濟，土地問題，各國社會政治經濟史及其現狀之研究並文藝作品等均所歡迎。

二、賜稿請以一萬字為限。如有必要須超過此限度者，請先向本社接洽。

三、賜稿務必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譯稿請附原文或指明出處。

四、稿費概用現金。從優奉酬。

五、凡稿件本社在必要時，有權修改。如不欲修改者，請在稿末註明。

六、來稿經本誌揭載後，版權即為本誌所有。作者如欲保留版權，請預先聲明。

但本誌將來出版彙刊時，仍得採入。

七、稿末務請註明最近通訊處。

八、來稿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六號本誌編輯部。

本誌外埠經銷處

南京各 大書局 衡陽文華書局
 蘇州蘇州雜誌公司 廣州各大書局
 常州復興書社 香港各大書局
 杭州東南圖書公司 廣西桂林·南寧·柳州各書局
 溫州各 大書局 昆明明書局
 北平各 大書局 重慶各大書局
 天津各 大書局 成都各大書局
 濟陽弘濶書局 青島青島雜誌公司
 漢口各大書局 開封黃河書局
 長沙大公書局 福州立達書局

求真雜誌

第九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出版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每月一日出版

本期定價式千元

編輯者

求真雜誌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上海南京路六六號 求真雜誌社

印刷者

上海中正路六四九號 中國科學圖書公司

總經售處

上海山東路二二二號 五洲書報社

本埠

各大書店報攤均售

▲不許轉載▼

廣告價目表

等級	地位	全	面半	面四分之一
超等	封底之外面	三十萬元	十七萬元	
特等	封面之裏及正文首篇之前	二十萬元	十二萬元	
普通	正文之後(插頁)	十二萬元	七萬元	四萬元

一 廣告費請先惠付

二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價目另議

三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中國印刷紙版股份有限公司

專印

銀行簿記 表據單冊

中西支票 文具用品

外埠

代客報關運輸

地址 上海康定路三二九弄

電話 二三五二二號

電報掛號 三〇二五號

郵政儲金滙業局

服務大眾之銀行

郵政儲金

便利穩固

郵政匯兌

簡捷省費

人壽保險

安家防老

經辦南洋 澳洲 紐西 蘭及 美洲 等埠
華僑滙款 迅速妥當 專差送府 上

分局

九江 上海 天津 北平 汕頭 西安 曲江 吉安 成都 永安 青島 長沙 昆明 杭州

南昌 香港 重慶 柳州 南京 桂林 梅縣 開封 貴陽 湘潭 福州 廣州 漢口 漳州 衡陽 龍泉 寶雞 濟南 瀘州 蘭州 贛州

全國二千餘所郵局代辦本局各種業務